定西孤儿院纪事：实录饥饿的绝境
作者：杨显惠

《定西孤儿院纪事》 序

《定西孤儿院纪事》 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这部《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的绝境”，“夹边沟”是一批 “右派分子”的流放地，“定西专区”是 1960 年左右的“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作者在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其实，对中国当代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右派”的遭遇和 1960 年“大饥荒 ”的灾难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为什么这些作品会一次次冲破人们的心理疆界？这是因为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是作家虚构不出来的。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的故事，使惨绝人寰的灾难变得具体可感，将之铭刻在我们的情感记忆中，不再容易被任何人用抽象的数字和话语所模糊遮盖，逼迫要继续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我们常说，文学的力量在于虚构，但在这样的真实面前，你会觉得一切虚构都失去了力量。

这些年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断被窄化、僵化、庸俗化，以至于它 “写真实”的能力被许多人所质疑。杨显惠的作品再次向人们显示了，当代作家继续使用写实手法可能达到的表现力和穿透力，以及在有大量触目惊心的历史现实尚未被文学有力地表现、甚至被刻意遮蔽的当下环境中，这种手法的不可替代性。

《定西孤儿院纪事》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杨显惠，1946 年出生于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天津。

1965 年由兰州二中上山下乡赴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安西县小宛农场。1971 年入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1975 年在甘肃省农垦局酒泉农垦中学做教师。1981 年调往河北省大清河盐场工作。1988 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

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夹边沟记事》、《告别夹边沟》等书。短篇小说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中国小说学会奖、《上海文学》奖。 本书经由《上海文学》杂志全文连载完毕。

《定西孤儿院纪事》 作品相关

作品相关

上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大饥荒是共和国历史上无法回避的一页。“定西专区”是“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与曾作为关押右派劳改农场的夹边沟一样，这又是一个政治灾难之下底层受苦人的“绝境之地”。小说共由 22 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组成，以如实录般的叙述，将一个个遗孤家庭从忍受饥饿到家破人亡的悲剧，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的故事，使那场灾难变得具体可感，逼迫要继续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 全书的叙述方式都是老老实实地在讲故事，叙述的语气沉抑而低缓，人间的至痛至惨极富张力地震撼了每一个读者。

UnRegistered

多年来，杨显惠穿行于戈壁大漠之间，揭开历史的尘封，挖掘真相，既为了告慰地下的亡灵，更为了让历史不再重演。他的立场十分鲜明：我为什么二十多年不改初衷，旨在张扬人性和人道主义情。人道主义的核心是人的尊严，当我们面对成千上万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卑微而弱小的蝼蚁般的生命，作何感想？中国缺少愤怒的作家，这是中国文学的悲哀！

1．作者在西北生活多年，本书讲述的亦是发生在甘肃的故事，加之《夹边沟记事》的影响，估计会在当地产生较大的反响。西北地区特别是甘肃地区是发货的重点地区。

2．本书 22 个故事在重点文学期刊《上海文学》全文连载，每期一个故事，跨越 2004－2006 三个年，反响热烈。如此跨年度的小说连载较为少见，说明本作品非同一般的价值。上海以周边地区亦是发货重点。

3．作者知名作家，现居天津，为天津作协专职作家。京津地区页可重点发货。

4．作者 4 月中下旬计划自行前往兰州、酒泉、定西地区签名售书，需提前备货。

5．媒体宣传将在“五一”前后陆续展开，目前正在联系《南方周末》的专题。

《定西孤儿院纪事》 图书目录

目录

《定西孤儿院纪事》 第一部分

《定西孤儿院纪事》 独庄子(1)

UnRegistered

独庄子

黄家岔梁的蚰蜒小路上走下来一个人。

黄家岔梁是条绵延数十里的大山梁，南北向横亘在通渭县寺子川乡境内。黄家岔梁仅仅是这条梁在黄家岔村附近这一段的名称.黄家岔村北边和南边的山梁人们分段叫做毛刺湾梁、黄家湾梁、朱坡湾梁和鸭儿湾梁。这条梁的脊背比较平缓宽阔都开垦成了农田，而两边的山坡很陡，且有很多条倾斜而下的山岗和山沟，就像下垂的百褶裙。那些大的皱褶延伸到梁顶的地方往往形成一个较为平缓的塆子，这样的地方大都有个村庄，分别叫毛刺湾村，黄家岔村，朱婆湾村……

这条梁的东边和西边各有一条并行不悖几十里长的大山梁，东边的山梁有一个总名称董家山，西边的山梁也有个总名称段家梁。董家山和黄家岔梁中间是一条巨大的山沟叫董家沟。从黄家岔梁上看董家山的沟沟壑壑，一座一座的院落掩隐在一片一片的绿荫里，在午后的蜃气中若隐若显，若幻若真。

10 月中旬天已经很凉了，山坡地上的庄稼都收完了，地都犁过耙过了。树叶变黄了，草也黄了，只有一条一条的冬麦地绿茵茵生气勃勃的。已经是深秋了，太阳晒在身上也不暖和了，但是从黄家岔梁上走下来的这个人的脸上却淌着油腻的汗水。他不年轻了，一顶土苍苍的蓝色布帽遮不住鬓角上的白发。他穿着毛衣，怀里抱着一件绿色军大衣。黑皮鞋和裤腿上沾满了尘土。

他不熟悉这里的路。他已经快下到坡底了，山坡上有很多横的斜的人踏下的羊走下的蚰蜒小路，他站下来观察，似在选择该往哪边走。后来他横着翻过了一道小山岗，终于看见了山脚下的一座院落，才又滑着蹭着下到两道山岗之间的沟里，往那个院落走下去。

接近院落的时候，他就听见了狗叫，还看见一条狗在院子中间跳来跳去，仰着头狺狺地叫。狗叫声中一个小姑娘从靠着山坡的屋檐下跑了出来，站在院子中间看他，接着又走出一个老奶奶也仰着脸看他。

这个行人看见了狗和人，但他没出声，快速地下坡走到那个院子旁边。这时他的视线被院墙挡住了，他又绕到门口去。院门向着董家山的方向，关着的。

这是个独庄子（注 1），庄子建在两条不大的岗子中间的小塆子里。塆子里有几棵大柳树，树那边是一道雨水冲下的山水沟。庄子门口有一条小路延伸到山水沟里，沟不深，沟坡的半截有一个比笸箩大不了多少的水坑，周围是人工用石头砌成的坝。这是一眼泉，渗出的水很少，看样子也就只够这一户人家使用。泉那边才是淌雨水的山水沟。

山水沟往东延伸不足百公尺就突然变深变宽了，和巨大的董家沟连在一起了，山水沟两旁的山岗变成了平缓的坡地。坡地里种着冬麦。有几块地种过洋芋，已经犁过了也耙过了，地边上堆着黑黑的洋芋杆杆。

这个人又看了一眼院门，把手里的军大衣和一个人造革书包放在山水沟边上，然后沿着一条小路往下走，走到山水沟的又宽又深的沟口上，对着巨大的董家沟站着，看对面的董家山。后来他又在冬麦地里走来走去，并走进了耙过的洋芋地里。他像是在寻找什么，走走停停，时而仰着脸思考什么。很久之后他终于拍了拍手往回走，回到独庄子门口。他看见院门还关着，就又下了那道山水沟，从泉里撩水洗了洗手，捧着喝了几口，然后眼睛顺着泉边的一条路看，看那条小路下到山水沟底，又上了对面的山坡；那小路弯弯曲曲从山坡上往黄家岔梁攀援而去。

他的眼睛对着小路看了很久，当他再回头的时候看见院门开了，一个六七十岁的白头发老奶奶站在门口，身旁还怯怯地站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

那个人笑了一下，喊着问，大娘，这达是黄沟吧？

就是黄沟。这位客人，你在这达转着找啥哩？

那人不回答，又问，这达就住你一家人吗？

啊，这是个独庄子。你是从那达来的？你找啥哩？

没找啥，就是看一下。大娘，这门前头的地越来越少了。

就是呀，我们刚来的时间地还宽着哩，这些年山水把地冲走了。

你们是啥时间迁到这里来的？

二十年了吧。将将承包的时间我们就来了。队长说哩，这达有十几垧（注 2）地你们种去吧，我和老汉（注 3）就来了。那时间我们三口人。老汉说，这坡根里地气热，种啥啥成……

你们将将来的时候这达还有房子吧？

没了，那早就没了！那学大寨哩，队长叫拆过平掉了。喂，我说你，你是哪达的人，你怎么知道这达的事情？

那人犹豫了一下说，大娘，我原先在这达住过，就是这达的人。

老奶奶很久没说话，楞楞地站着，后来突然就尖叫了一声：

天爷呀，你是展家的后人呀……

啊，我就是展家的后人，我叫展金元，我大叫……

《定西孤儿院纪事》 独庄子(2)

知道，知道。哎呀呀，你是稀客呀！快，快进家，进家了喝口水……老奶奶很热情，也很激动，一连声地邀请，还对身旁的小姑娘说，快叫大大。但小姑娘认生，不叫，紧着往老奶奶身后躲。

进了院子，又进了房子，老奶奶又叫展金元上炕。展金元也不客气地上了炕。老奶奶一边问这问那，一边又打发小姑娘去叫爷爷。老奶奶说，老汉拉柴去了，两边的塄子里还有些洋芋杆杆没拉回来。老奶奶在地下忙乱，把一个自制的小茶炉端过来放在炕头上。这是个薄铁皮做的桶桶，里头套了泥，炉口就两寸大，放在一个铁皮做成的盘子里。她又从台阶上拿来一束剁得很整齐的树枝点着放进炉膛，把一个白色但已经熏黑了的小茶缸倒上水坐上，放上茶叶。把一碟冰糖放在炕桌上。

金元，你说你叫金元？老奶奶又从灶房里端来一碟花馍放在炕桌上，她自己才在炕头坐下说，你先填补几口馍馍，你是远路上来的吧？等老汉来了，我再做饭。金元说，不要做饭，不要做饭，我吃些馍馍就行。在毛刺湾吃下饭的，在黄家岔坐了一会儿就过来了，还饱着哩。大娘，我打问些事，过一会儿还要到寺子川去哩。老奶奶说不知你问啥事哩？金元说，大娘，我想问的是你们搬到黄沟来是啥时间？怎么把房子落到这达了？我记得我家的老庄（注 3）在下头平坦的地方哩，你们咋不在平坦的地方盖庄廓？老奶奶说，对着哩，你家的老庄是在下头哩。我们盖房房的时间，你们的老庄连印印都看不见了，人们还说你家的院子里埋下人着哩，老汉说，我们还是避开亡灵吧，就把房房盖这达了。

茶已经煮好了，老奶奶往一个茶盅里放冰糖，再倒上茶，说，金元，你喝茶，你走渴了。这时，院里脚步声响，老奶奶又说，老汉来了。

一连声的跺脚，还有拍打衣裳的声音，金元要下炕，一个老汉进来挡住了：不要动，不要动。你是稀客！稀客！老汉也上炕了，老奶奶又放个茶盅在炕桌上，倒上茶。老奶奶说，这是展家的后人，在黄沟住下的。老汉说，知道了，我知道了。小孙女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了。早就听说过，你们一家人就剩一个娃娃一个老奶奶了，娃娃的名字叫金元……

我就是金元。你还记得我的名字？

长相记不清了，人还记着哩。我那时年轻，不操心旁人家的事，但还记得你娘的样子，瘦瘦的，黄黄的脸，领着个五六岁的娃娃，大老远的从黄沟到黄家岔的食堂打饭。那时间吃食堂，公社化……1959 年我们一家人逃荒去了新疆，过两年回来，就听说你家剩一个娃娃

了，还有个老奶奶，叫亲戚领走了，几十年没有消息。将才小孙女一说，我就想是你来了。你今年多大？

五十岁。

现在在哪达？

在酒泉。

酒泉的哪达？

农场，在一个农场当农工，种地着哩。

你的情况咋相（注 4）？

凑合着好着哩。和这边一样，农场也承包土地了。我和女人承包了六十亩地，种啤酒大麦——就是做啤酒的大麦。

收入还好吗？

一年和一年不一样？种好了，市场价好了，一年能收入个两万；市场价格下来了，也就收入个一万元吧……

一万元！不好了还能收入一万？那就好得很呀！我们这达两年也收入不了一万元。

不一样，农场和家里种庄稼的方式不一样。农场种经济作物，啥值钱种啥。家里还是种麦子种洋芋，一斤麦子五角，一亩就是打上四百斤，不是才二百元吗，还有成本哩……

老人喝茶，沉默良久改变了话题：金元，这些年你没来过黄沟吧？

这是第一趟。66 年和 76 年到过寺子川，看姑父和娘娘（注 5）。两次我都要来黄沟，想把我大我爷往好埋一下，娘娘挡住了；娘娘说你去做啥哩？老庄都叫人平掉了，你爷和你大的坟都找不到了……

老人说，噢，看来你这趟来是给老汉迁坟来了？

有这想法。我大下场（注 6）时说过，叫我把爷爷埋好。几十年了，大的话在我心里装了几十年了，我现在也快老了，想着这次来把事办了。

老人又停顿了一下说，你还记得你爷你大埋在哪达了吗？

不记得，不是我埋的。娘娘说埋在菜园里了，还有我妹子。

老人放下手中的茶盅，看着展金元的眼睛说，金元，这事你怕是办不成了。六十年代学大寨，生产队把你家的老庄平了，种成地了。现在连个印印都没了。

我将才也看了，的确我也认不出来哪达是我家的老庄，那达是菜园。我爷和我大埋在庄后的菜园里了。我就认出来了那八棵柳树；那时候才茶盅那么粗，是土改以后分了地，打院墙时我爷种上的；现在水缸一样粗了。还认出水泉来了，我在那里提过水……

老人说，当年的事你还记得吗？

《定西孤儿院纪事》 独庄子(3)

记得一些，有些记不清了。那时间我才七岁。

你爷你大怎么下场的，还记得吗？

这事我记得清楚楚的，烧成灰也忘不掉。

能说一下吗？

那说起来就长了，怕是来不及了，我还要去寺子川哩。我计划下的今天到黄沟看一下，看能找着我爷我大的坟不，然后赶到寺子川的娘娘家去。

你非要今晚上赶到寺子川吗？晚一天不中吗？

晚一天……

不要走了，不要走了。今晚上站（注 7）我家，明早起来消消停停走，饭时候就到了。我问你，你今天怎么来的？

我从通渭城里出来坐的去会宁县的班车，在沙家湾下车又换上会宁去静宁的车到了党家岘子。到党家岘子就没车了，步行走到万家壑岘，再到刘家湾，到毛刺湾，再到黄家岔，再到黄沟。

我估计你就是从党家岘子来的，你经过黄家岔了嘛！你已经走了四十里路了，翻山越岭的，今天就缓下吧。寺子川二十里超过了，你们不走长路的人，猛一下走长了，腿痛哩。

也就二十里路，我攒劲儿走一下，天黑就到了。

你看你看，你还是见外嘛。你为啥攒劲儿走哩？你今晚站下，明天起来了消消停停走不好吗？再说，这里是你的老家嘛，我们也是乡亲嘛，我老汉实心实意留你哩……

盛情难却，展金元犹豫犹豫同意了。他说，老大大，那就要麻烦你了……

这有啥麻烦的。你是贵客，想请还请不到哩。再说，我着实想听你说一下你的家事。

要说我家的事呀，那还得从头说，可那时间的事情，有些记得，有些不记得了，有些记是记得，但当时搞不懂是咋回事。就拿我大上洮河来说，我记不清是啥时间走的，只记得那时候吃食堂了，我娘天天三顿往黄家岔食堂里去打饭，那时我大就不在家了。我问过娘，我大哪去了，这么长时间了，咋还不回来？我娘就光说你大上洮河了。上洮河做啥，娘也没给我说清楚。还有，我实在也记不清从啥时候开始饿肚子的，只记得一开始吃食堂，我娘从黄家岔提回来的是馍馍，有白面馍馍，有糜面馍馍，能吃饱。后来就光提回来洋芋疙瘩汤，清汤，就吃不饱了。再后来是麸皮汤，后来连麸皮汤也没了，我娘不去打饭了。我娘说食堂没粮了，食堂散伙了。队里没粮了，家里就更是没粮了！在我的记忆里，吃食堂的那两年，庄稼黄了的时候，队上就派很多人来收我家地里的庄稼，在我家门口的场上碾场。场碾完了，粮食全叫牲口驮走了，一颗粮都不给我家留，就留下些麦草和谷衣。因此上食堂一散伙家里就没粮吃，我娘就拿谷衣煮汤全家人喝，再就是剥榆树皮煮汤喝。喝了几天树皮汤，有一天我二爸跟我爷我奶和我娘说，我们逃荒去吧，蹲在家里饿死哩。我爷不逃荒去，我爷说到哪里逃荒去，政府的政策是一样的，这里没粮吃了，外头也就没吃的了，你往哪达逃荒去！我娘一听二爸说逃荒去，吓了一跳，说这一大家人的，老的老小的小，怎么要馍馍去？等一等吧，政府看着饿死人了，还不放粮吗？二爸说，放粮，你等着放粮哩吗？上头的公购粮征不够着哩，谁给你放粮哩！家里没粮吃，我娘也心慌得很，惆怅得很，但她坚决不同意逃荒要馍馍去。她跟二爸说，就是要馍馍去，也要等你哥回来呀，回来了商量一下呀，哪能说走就走呀！再说大和娘上岁数的人了，眼看着天凉了，能出门吗？还是等你哥回来再看吧。我二爸说，嫂子，你等我哥回来再要馍馍去呀，那你就等吧，我可是要走！说这话的第二天，我二爸就走了，他怕我爷我奶不叫走，悄悄儿一个人走了。

我家那时八口人，爷爷、奶奶、二爸、我大和我娘，我，还有两个妹子。二爸一走，就剩下七口人了，我大还在洮河上。二爸没走的时候，我家还能喝上树皮汤。二爸年轻身体好，二爸到外头跑着剥榆树皮，剥了榆树皮全家充饥。二爸一走，我家连榆树皮都剥不上了！食堂一散伙，人们抢着剥榆树皮，大的厚的榆树皮剥光了！二爸走了以后，我跟着娘去剥榆树皮，只能在人家剥过的树枝子上剥些薄皮皮。树皮剥来后切成小丁丁，炒干，磨碎，煮汤喝。再就是挖草根根——草胡子根根，妈妈草根根辣辣根根，还有骆驼蓬。这些东西拿回来洗净，切碎，炒熟，也磨成面面煮汤喝。除了草根根骆驼蓬，再就是吃谷衣炒面，吃荞皮炒面。荞皮硬得很，那你知道嘛！磨子磨不碎，要炒焦，或是点上火烧，烧黑烧酥了，再磨成炒面。谷衣呀草根呀磨下的炒面扎嗓子，但最难吃的是荞皮，扎嗓子不说还苦得很，还身上长癣，就像牛皮癣，脸上胳膊上身上到处长得一片一片的，痒得很，不停地抠呀抠呀，抠破了流黄水。

《定西孤儿院纪事》 独庄子(4)

食堂散伙才一个月，我爷就下场了。榆树皮草根根谷衣荞皮，这些东西吃了是能充饥，能填满肚子，可肚子胀得把不下来，把屎成了一个难关。通常，我娘给我奶奶掏，我娘也给我和两个妹妹掏。可是爷爷不叫人掏，我奶奶要给我爷爷掏，但爷爷不叫掏。每一次把屎，我爷都拿根棍棍到茅坑去，自己掏。爷爷上罢了茅坑，灰堆上就淌下一滩血。后来爷爷就不吃那些草根根榆树皮了，躺在炕上不动弹。我记得我娘专门煮了一点点扁豆面汤给我爷端去，哭着劝我爷：大，你要吃些呀，不吃饿死哩。我爷不吃，他说，吃上这碗汤也是个死，不吃也是个死，留下这碗汤吧，给我的孙子喝去。一天夜里，大概是半夜时间，我被奶奶说话的声音惊醒了，看见灯亮着，奶奶披着衣裳坐在爷爷身旁喊我娘：金元娘，你醒醒。娘醒了，一轱辘爬起问做啥哩？奶奶说，金元娘，你下炕舀碗浆水（注 8）去。你大将将（注 9）说他口干得很，想喝口浆水。我娘披着衣裳下炕舀了半碗浆水给奶奶。奶奶用一个木勺勺舀着喂浆水汤，爷爷的嘴张着，但奶奶喂了几勺勺，浆水都流到枕头上了。奶奶又叫我娘，说金元娘，你看一下，你大把喝上的浆水吐出来了。奶奶那时间眼睛麻了（注 10），我娘探着身子看了看，嗓子里带出哭音来了，说，娘，我大像是不中了。奶奶呜呜地哭起来，我娘也哭起来。

这天的后半夜，我们一家人再也没睡觉。奶奶和娘一哭，我也哭起来，两个妹妹也哭。我大妹妹那年五岁，小妹妹三岁。他们不知道爷爷下场了，她们被我奶我娘和我的哭声吓哭了。后来，还是奶奶先止住哭说，金元他娘，不要哭了……天明了你到庄里喊几个人来，把你大抬埋了。

我娘说，这没棺材嘛，阿么（注 11）抬埋哩？

奶奶说，这饿死人的年月，阿里（注 12）那么多讲究？把板柜的隔板打掉了装上，抬出去埋了吧。

娘再也没说话。天亮之后，娘就到黄家岔去了。

黄沟到黄家岔的这一截坡坡，我娘过去一个钟头能走来回。这时间我娘的身体瓤了，爬不动山，我娘走的时候跟奶奶说，娘，你不要急，我饭时候就回来了。可是娘走了也就一顿饭的时间，就急匆匆回来了。她的脸上汗津津的，神色慌慌张张的。奶奶惊讶得很，问你这么快回来了？你叫的人哩？娘慌慌张张地说，没找见队长。奶奶说，没找见队长，叫几个庄户人也行嘛。娘说，哪顾上叫人嘛，听说搜粮队进庄了！队长和会计叫公社叫走了，到外庄搜粮去了。奶奶说啥搜粮队？娘说，我也说不清，反正是县上来人了，专区也下来人了，还有公社的干部，到咱队来了，搜粮哩，要把各家的粮食搜走……

奶奶听娘这么一说，也慌了，叹息般地叫了一声天爷，然后说，快！快！你把柜柜里的那几斤粮……

我家原来存着不少陈粮的，有麦子、有扁豆、谷子，把房子地下的板柜装得满满的，可是头一年成立食堂叫队长领着人来背走了，说成立人民公社了，要过共产主义的好日子，家里不叫做饭了。还是我奶奶哭着喊着挖了几碗扁豆，有十几斤，装在一个布抽抽（注 13）里，放在炕上放着的一个炕柜里，和几件旧衣裳放在一搭儿存着，舍不得吃。只是爷爷奶奶吃谷衣吃草根把不下来的时候，我娘才在石窝（注 14）里踏（注 15）碎，煮些清汤叫我爷我奶喝。那汤都不叫我喝，我小妹妹才能喝上两口。扁豆就剩下七八斤了。

我娘把炕柜上的锁开了，拿出装扁豆的抽抽走到院子里去了。一会儿进来对奶奶说，娘，我放在草窑里了，用草埋起来了。奶奶说，好，放在草窑里好。我家的院子里有两间土坯垒下的窑，以前是圈牲口的，一间是放草料的。合作化以后牲口入社了，窑里堆的全是生产队分下的麦草麦衣添炕的（注 16）。但奶奶在炕上坐了一会儿又说，草窑里怕是藏不住吧，人家来了还不先翻草窑吗？娘说，那你说放在哪达呢？奶奶仰着脸瞪着房顶，思考着，良久说，拿来，你把抽抽拿来，放在被窝里，我不信他们连被窝都搜。娘叫了起来：娘，不行呀，被窝里最不保险。我听人说，搜粮队把几家的炕打了（注 17）搜哩，不叫人在炕上坐着。奶

Unregistered

奶惊讶得睁大了眼睛说，是吗？有那么做事的吗？大冬天把炕打了人往哪达睡去？娘说，人家不管你在哪里睡呀！

奶奶不出声了，坐着，但仍在走心思，因为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金元他娘，你把抽抽拿来，我把它揣怀里。他们总不搜身吧！

娘略一思考说，这倒是个好办法。他们来了不砸炕你就在炕上坐着，砸炕你就下来在台阶上坐着。

奶奶把她破烂的大襟棉袄掀开了，把装着扁豆的抽抽塞进怀里了，抱着抽抽坐着。但是，后来娘烧好了草汤全家喝完了，奶奶又不放心地说，金元娘，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来人了叫我下炕，怀里揣着一抽抽扁豆，人家看出来哩。娘说，那你看放到哪里好？奶奶说，我想放在你大的怀里，下场了的人，他们不翻吧！我娘说，这办法好，这办法好。

于是，奶奶又从怀里拿出抽抽来，掀开昨天夜里缮在爷爷身上的一件破布单子，把爷爷硬了的手拉开，把抽抽贴着爷爷的腰放下，然后盖上了布单。一切都做好之后，奶奶看看爷爷，总觉得爷爷的身体有点异常——腰部有点宽，且鼓了起来。她不放心地又揭开了布单，把爷爷的腿抬起来，把抽抽放到爷爷的膝盖下边，拍打着摊平，再放下腿去，再盖上布单。这样一来，连我也看不出爷爷有什么异常了。

《定西孤儿院纪事》　独庄子(5)

然后，我和奶奶、两个妹妹在炕上坐着。我娘忙着切草根根，炒草根根，炒荞皮，推磨……我们全家人忐忑不安地等着搜粮队来搜粮食。关于埋葬爷爷的事，谁也不再提起。

这样子过了三四天，始终也没人来我家搜粮，奶奶有点沉不住气了，说我娘：你去黄家岔看一下，这搜粮队怎么还不来，等得人心急。

娘就又到黄家岔去了。这次娘去的时间长，饭时候才回来。娘进了房子，不等奶奶问话就说，搜粮队走了，没人搜粮了。奶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说，走了吗？走了好，走了好，唉呀，把我吓死了。就剩下几斤粮食了，叫搜走了可怎么活呀！她长长儿出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才又说，也怪了，这工作队怎么没来咱家呢？我娘说，知道咱家没啥粮呗！没油水！奶奶说，那你没找一下干部吗，叫他们派人把你大抬出去？娘说，找了。我这时间才回来，就是找人找的。找不上人。队长不在家，叫公社叫去四五天了，搜粮去了，没回来。听人说这次搜粮是大兵团作战，怕本地的干部抹不开情面，把旁的公社的干部调到黄家岔搜粮，把黄家岔的调到旁的公社搜粮去了。奶奶说，队长不在了再找一下会计嘛，叫会计派个人来嘛。娘说，找了，会计昨天刚回来，会计也调出去搜粮去了。我找到会计说我大下场了，你派几个人把我大抬埋一下，看见会计的娘在炕上坐着哭着哩。原来前两天来的工作队在会计家搜粮没搜出来，逼着叫他娘交出粮食来。他娘说没粮食，人家拿棍子把他娘的腿打折了。会计今早上回来，他娘说你不在家，人家把我的腿打折了。会计说，娘，你不要说了，我在外边也是这样干的。我进去的时候，会计正张罗着找人给他娘治腿，哪顾上咱家的事哩。

奶奶怔怔地坐了一会儿说，你叫几个熟人来一下也行嘛。娘说，我去了十几家，半个村庄都跑过来了，有的家里人跑光了，到外头要馍馍逃荒去了，有的人家院子和房子地下挖得一堆土一堆土的，——搜下粮的——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正收拾房子着哩，谁还有心思管咱家的事！

那咋办呀，你大就这么在炕上停着吗？那臭下哩！

我也没办法，叫不来人嘛。我一个人抬不出去，就是抬出去了还要挖坑哩……娘说。娘坐着缓了一会儿，喝了点水，又说,先这么办吧，我们把大挪一下，挪到凉炕上去，过两天我再找人去。

于是，我娘用力，奶奶帮忙，两个人把爷爷推着翻了两翻，把爷爷从窗跟前滚到上炕上

Unregistered

了。上炕没有烟道，不走火，温度低。

我家原先住两间房，爷爷奶奶和二爸住一间房，娘和我和我妹子睡一间房。二爸出走之后全家挤在一盘炕上睡觉，为的是节省添炕的。以前家里有牲口有羊，有驴粪羊粪，添炕的不缺。公社化以后没牲口没羊了，麦草麦衣少了，我娘也饿软了，拾不下添炕的了。把爷爷翻到上炕上之后，奶奶就睡到窗根去了，那个位置炕最热。我挨着奶奶睡，然后是两个妹妹，然后是我娘。娘那头是爷爷。

又过了三四天，我娘就又去了黄家岔，又没叫上人。娘告诉奶奶，找到队长了，队长说死人太多了，他管不过来，叫自己找人埋去。娘跟奶奶说，黄家岔村口的路上东一个西一个撇着没埋掉的死人，有大人，也有娃娃，人都走不过去。她看了那情景就再也没去叫人。娘说，叫啥人呀，黄家岔的人乱撇着哩，谁到黄沟给你抬埋人来！

奶奶静静地坐了良久才说，那就放着吧，等后人来了再说吧。

奶奶说的后人就是我大。于是我们全家人盼呀盼呀，盼着我大回来。我娘对我和妹妹说，你大回来就好了。我问娘我大回来就有吃的了吗？我娘说，你大会有办法的。

我都记不清了，忍饥挨饿吃草根子吃谷衣的日子又过去了多少，大概是两个月吧，我大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腊月底的日子，也就是 1960 年元月的一天。

我记得特别深刻，那是一天的饭时候，我们一家人在炕上坐着，我娘正要下炕给我们煮汤去，突然院门被人拍得叭叭地响了两声。

我们家几个月没来过人了，连搜粮工作队都没进来，所以门一响全家人都惊了一下，都仰起了脸。连正闹着要吃奶的在我娘怀里闹腾的小妹妹都停止了哭闹。后来门板又响了两声，一个软软的声音喊开门来！娘就说了一声：

你大来了！开门去！

我还有点怀疑，因为这声音有点异常，不像我大的嗓门。我大那时候三十左右做事干脆利落说话嗓门很高……但我听见的声气像是个老汉。可我却毫不迟疑地下炕开门去了。

《定西孤儿院纪事》 独庄子(6)

那时候，我娘的身体已经很羸了，已经不能每天出去给我们拾地软儿挖草根，不能挖妈妈根了。我家两个月当中就吃了奶奶藏下的那七八斤扁豆，再就是谷衣和草根，荞皮。我们吃完了草根汤在炕上坐着，可我娘还要给我们烧汤和添炕，我小妹妹还要吃奶。娘的脸肿得像南瓜一样，脸皮簿得像透明的纸，里头就像是装的水，指头一捅就能捅破，水能淌出来的样子。她在家走路的时候慢腾腾的，要时不时地扶一下门框和墙壁，防止跌倒。

我大回家了，但他根本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他的胡子长得像犯人，脸瘦得变了相，黄蜡蜡的，灰楚楚的，他的棉衣破得像个要馍馍的花子。我不敢认他。倒是他一个一个地叫我和妹妹的名字，抱我，抱妹妹。我大抱小妹妹，小妹妹吓得哭起来，奶奶对我大说，你看你看，这丫头天天喊大哩，你回来了她倒诧（注 18）得不行。

我大说，我走的时候她才一岁嘛。

我大上炕坐下了。我大冻坏了。我娘去烧汤，奶奶和我大说话。我听明白他们说的话了：我大是得了肺病回来的，要不得病还不叫回来哩。他说在工地就知道家乡没饭吃了，因为许多人的家人没饭吃，往工地跑，投靠儿子和丈夫。所有去工地投亲的人都劝他不要回来，说回家就饿死哩。有人还说，通谓县一个姓白的副县长，老娘在家没吃的了，往工地去找儿子，饿死在陇西和渭源交界处的路上了。人们越是劝，我大越是放心不下家里人，硬是走着回来了。它在路上走了五天，白天赶路，夜间就住宿在沿途的农民家里。昨天夜里他住在寺子川一个人家了，今天一早往回赶。

我大还真给全家带来了一些新气象，这天中午我娘烧的榆树皮汤。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

Unregistered

喝到这样香的汤了，榆树皮汤咽起来滑溜溜不扎嗓子，还有点甜味。喝着汤我娘说，这榆树皮炒面是专为我大留下的，她说她猜着我大过年一定要回家来的。我大笑了一下。

我大还真有办法。这天傍晚又喝了一顿榆树皮汤他就出门了，半夜才回来。一阵挖地的声音把我惊醒的。睁开眼，我看见我大和娘把地下的板柜挪开了，挖了个坑，把半口袋啥粮食放进去又埋上了，把板柜又挪回原地方。把挖出的土端出去倒了。后来我大上炕了，在我身旁睡下的时候说，娃娃，我去背了一些糜子，埋下了，还有半口袋胡麻，胡麻放在草窑里了。奶奶在窗根里坐着，担惊得很，一个劲地问，你从哪达背来的？你从哪达背来的？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大睡在炕上起不来了，不停地咳嗽，吐出几口血。我娘拿个瓦盆接血。那血是黑颜色的，一块一块的就像浸住（注 19）了的血豆腐。大的脸黄得像张烧纸。奶奶在窗根里坐着抹眼泪，说，叫你不要出去，不要出去，你偏要出去。挣坏了吧……

我大的脸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笑容：娘，那些粮食够你们吃到春天，草长出来，苜蓿上来……苜蓿上来就饿不死了。

我大再也没有爬起来，他连着咯了两天血就咽气了。咽气之前把我叫到他的身旁说，娃娃，我不中了，有些事要跟你交代一下，你是我们展家的唯有的男子汉。你将来要把你的爷爷埋了。爷爷没棺材，等到你长大了做个棺材，把爷爷埋好。大不中了，没那能力了。我大说着话又咳嗽起来，又吐血，过一会儿不咳嗽了，又对我娘说，那口袋糜子你们先不要动，放好。你们先吃胡麻。你们一点一点拿着吃，糜子你们放好，要把荒年过去。黄家岔的黄福成你们要防着些。我和他一搭给冉家做过活（注 20），那人你们要防着不要叫知道咱家有粮，知道了一颗都剩不下。那人瞎帐得很……

我大下场了，我娘还是没办法把我大抬出去，就像爷爷一样，推到上炕上和爷爷一排放着，脸上盖了一张纸。我们一家人挤在半截炕上睡觉。白天，我娘和我们在炕上坐着取暖，煮谷衣煮草根吃，到了夜里，娘就在爷爷以前喝罐罐茶的茶炉上炒胡麻在石窝里踏胡麻煮汤。胡麻有营养，虽然一次就喝半碗碗，但我的心踏实着哩，知道饿不死了。我娘在妹妹饿得哭的时候总说，不要哭，天黑了给你煮胡麻汤。

我娘不敢白天炒胡麻，也不敢夜里在灶房的炉灶上炒胡麻，爷爷还活着的时候，一看见烟筒冒烟，队上的积极分子就闯进来看锅里煮的啥。

但是，我大没了才七八天的一天的中午，黄福成还是闯进来了，还带着三四个年轻人。那天我娘正在灶房里烧荞皮汤，听见啪啪的打门声，就跑进住房对奶奶说声来人了，然后去开门。门一开，黄福成就进来大声嚷，人家的烟筒都不冒烟，就你家的烟筒冒烟，你家还特殊得很！说着他就直奔灶房揭开了锅盖，但他看见的却是一锅黑糊糊的荞皮汤。这时我娘说，黄队长，你给我说说，谁家的烟筒不冒烟？不冒烟就能把草根煮熟吗？但他不理，对那几个年轻人说，搜！给我搜！那几个人进了住房看见奶奶、妹妹和我在炕上坐着，爷爷和我大在半个炕上躺着，就又出门进了空荡荡的猪圈，进了草窑。

很快，他们就把麦草呀谷草呀从门口撇出来了，把半口袋胡麻翻出来了。我娘急了，扑上去夺，说这胡麻你们不能拿走呀，这是救命的呀！黄福成一脚就把我娘踢倒了，骂，驴日下的！我知道你们家没干好事！你男人一回来，仓库的粮食就少下了！不是你男人偷的才怪了！你说，你男人偷了多少胡麻？还有糜子？糜子藏到哪里了！

我娘哭着不出声。队长又骂：

《定西孤儿院纪事》 独庄子(7)

说不说！你不说吗？搜，给我再搜！搜出来我把你的腿打断哩！

这帮人手里拿着镢头，锨，还有个人拿着一把斧头。他们在院子里这儿捣，那儿砸，听声音，觉出声音不对头就刨。他们把炕洞里都探过了，拿锨把带着火星的添炕的铲出来撒在

Unregistered

院子里。后来又进了房子敲打。终于，他们把板柜下的半口袋糜子也挖出来了。黄福成又喊着骂，没冤枉你们吧，我没冤枉你们吧！我知道就是你们偷队上的粮了！掀过，把炕席掀过！把炕打了，看上炕上藏下粮食没有！

就在他们翻箱倒柜的时间，奶奶已经走到门外去了，坐在台阶上了，就是两个妹妹在炕上坐着。他们把妹妹从炕上撵下来，把爷爷和我大掀到奶奶经常坐的窗根前，然后揭起上炕的席子。

奶奶在台阶上坐着没动，我娘又冲进来了，喊着说，你们不能动死人呀，这不是造孽吗！但他们把我娘推开，细看炕坯有没有动过的痕迹。

他们没打炕，他们没发现藏过什么的痕迹，但他们走出房门之后，又在院子里站着朝四面看着。看着看着，黄福成像是又发现了什么，对坐在台阶上的奶奶说：

你，站起来！

奶奶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拢着两手。黄福成又喊：

把前襟掀起！

奶奶不动弹，奶奶的脸色变了，嘴唇抖起来，想说什么又说不出。黄福成走近两步抓住了奶奶的袖子一拉，把奶奶拢在一起的手拉开了。啪嗒一下，一个书包大小的抽抽从奶奶的大襟底下掉了下来，落在奶奶的小脚上。

黄福成拾起抽抽捏了一下，大骂：

你这个老熊，我说你今天这么老实——在台阶上蹴着！你把胡麻藏在怀里！你为啥不塞在裤裆里！

我也很是惊奇：不知道奶奶什么时间把几斤胡麻塞在怀里的。难道她知道有一天黄福成会来搜粮吗！

奶奶没说话，瞪着黄福成，她的脸色非常难堪，身体就像筛面一样地抖着。但是后来她猛地一跃，突然就抓住了黄福成手里的抽抽，喊着说，这几斤胡麻你要给我留下……

但是黄福成一甩胳膊奶奶就栽倒了。奶奶在地上呼天抢地嚎起来：

天爷呀，你不叫人活了……

黄福成领着人走了，把糜子和胡麻都背走了。他临走还说了几句话：今天就便宜你们了，你们老的老小的小……你儿子单要是不死，我非治他个盗窃公物罪，送到劳改队去……娘和奶奶把炕席铺好把爷爷和我大又翻着滚到上炕上。娘又抱了些麦草把炕烧一烧，把炕添上。这时天黑了，我们就睡了。这天我娘没做晚饭，我们一家人都没心思吃饭。就小妹妹哭着闹，喊饿。娘解开纽扣叫她咂奶，但她咂着咂着又哭起来，娘打了两巴掌，她又咂，咂着咂着睡着了。

第二天我娘也没起来，就在炕上躺着。到了下午，两个妹妹都饿得哭，奶奶颤颤巍巍下了炕，烧谷衣汤。奶奶把汤舀好，一人一碗，我端到炕上，但我娘不喝，把我端的碗推开了。奶奶劝我娘：

金元娘，你要喝上些，你不喝那行哩？

我娘还是不喝，一动不动躺着，一句话也不说。

我娘在炕上躺了两天，这两天都是我奶奶摸索着烧汤，娘一口汤都不喝。第三天早上我娘爬起来了，因为这天夜里我小妹妹死了。小妹妹夜里总哭。没吃没喝的日子把我娘熬干了，她趴在我娘身上咂奶咂不出来就哭。我烦我妹子，娘都起不来了，她还没完没了地咂我娘的奶！我把她从娘怀里抱过来撇在炕角上了。我妹妹就像一只赖猫一样，吱啦吱啦地在墙角上哭着。天亮时不哭了，身体已经硬硬的了。

我娘把小妹妹抱到院子里用一团胡麻草包起来往外抱，身体摇晃着。我怕娘摔倒，跟着娘出去了。娘没摔倒，娘走上几步就站一下，站一下再往前走。走到去董家沟的坡坡上之后回头说了一句：你不要来。她又走了几步，下到董家沟的陡坡上去了，我看不见她了。娘为

Unregistered

啥不叫我过去？我心里这样想着就又往前走了几步。这时我看见娘在陡坡上坐下了，点着了包着妹妹的胡麻草。我的心揪起来了，我娘烧我妹妹呢！前两天妹妹还活着，还要吃的，吃娘的奶，今天就要变成个黑蛋蛋了。我突然心里难受得很，后悔得很，后悔我没叫她吃娘的奶把她饿死了！还是这一年的春季，我跟娘去黄家岔食堂打饭，在路上看见过烧成黑蛋蛋的死娃娃。我很恐惧，问娘为啥要烧死娃娃？娘说怕狗啃了。那为啥不埋上？不叫埋。谁不叫埋？老辈子就这么始下的。那就那么撇着吗？它自己就化掉了。

《定西孤儿院纪事》 独庄子(8)

我娘在陡坡下头坐了好长时间，我妹子都烧成黑蛋蛋了，火早灭了，她还在那达坐着。她的肿得亮晶晶的脸朝着董家沟的深沟大涧，看着沟那边的山山洼洼，看着山山洼洼里的白雪。那正是一年里最冷的日子，大雪把董家山盖住了。董家山的雪蓝盈盈的闪着光，和蓝幽幽的天空都连在一起了，分不清山头和天空了。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坐了有小半天，才弯着腰手触着地站起来，我就赶紧跑回家了。

小妹妹的死像是把娘从睡梦中惊醒了，回到家中她就再也不睡了，给我们烧谷衣汤喝，她自己也喝。喝完之后，他又把门外台阶上早先洗净晒干的一堆草胡子和骆驼蓬抱进灶房在面板上剁碎。她的胳膊没力气，切刀在手里重如千斤，剁上几下就提不起了，她就停下来缓着，过一会儿接着剁。

转天我娘把剁碎的草胡子和骆驼蓬炒熟了，又放在磨子上推成炒面。她推上转上一圈就走不动了，但她缓上一下就又推。奶奶对她这种突然爆发出来的劲头困惑不解，说她：你缓着嘛，你这么急做啥？口袋里还有谷衣哩，吃完了再推。娘一句话不说，还是推。

推了两天，我娘把那一堆草胡子和骆驼蓬推成了炒面，和家里的谷衣拌在一起，装进一个毛口袋里。然后她又拿个瓦罐子到门外山水沟里的泉上提水。赶天黑前把水缸提满了。

就是这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娘坐在炕上对奶奶说，娘，我把炒面推下了，缸里的水也提满了，明天我想出趟门。奶奶问，你到哪达去？我娘说，我想出去要馍馍去。奶奶没出声，很久，我娘又说，娘，一家人在家里坐着等死，不如我出去一趟，我要上馍馍了来救你们。奶奶还是不吭声，凹陷的眼睛布满皱纹的脸花白的头发对着我娘。我娘也把她空荡荡的眼睛看着奶奶。

后来，我娘就躺下睡了。

转天早晨喝汤的时候，我娘对我说，元元，你和奶奶把家看好，把你妹妹看好，我出去要馍馍去。要上馍馍我就回来了。我心里明白白的，家里没吃的，一家人坐着不动就得饿死，我说，娘，我跟你一搭儿去。娘说，你还小，你走不动，你和你奶奶把家看好，把妹妹看好，我出去半个月就回来了。

天亮起来喝完了汤，娘跟奶奶说，娘，我要走了。你把娃娃们看好。听说娘要走，大妹妹咧着嘴哭，也说要跟娘走，但奶奶把她抱住了，说，我的娃娃，你娘要馍馍去哩，你跟上做啥？你娘抱不动你，你也走不动。我没哭，我送我娘到门口，看着我娘下了门前的山水沟，又走上了去黄家岔梁的坡路。我娘说要往寺子川去，她走的不是去黄家岔村的路，走的是西边山坡坡上的那条路。那条路窄得很，也陡得很，拐来拐去的。我娘手里拄着个棍，一个手里还提着个手笼儿，里边放了一只讨饭用的粗瓷碗。她走上几步就站下来喘气，回头看我，招手，叫我回家去。我没回去，我站着看娘上山，我喊，娘，你慢些走，乏了就坐下缓一下再走。

我娘坐在山坡上了，缓着。过了一会儿她又站起来往上走。她缓一下再走，再缓一下再走，慢慢地转过一个湾子又转过一个湾子，走得再也看不见了，我才回家了。

我娘说，她出去要馍馍半个月就回来。我和妹子和奶奶等呀等呀，十五天过去了，没有

回来。二十天过去了，也没回来。第二十天上，我大妹妹没有了。那是夜里，大妹妹在我和奶奶中间睡着，她说渴得很，说哥，我想喝口水。但这时我已经不敢下炕了。我娘走了以后，我奶奶给我们烧汤喝。后来奶奶也烧不成汤了，她下了地一走路就栽跟头。她趴在地上，在茶炉上给我和妹妹烧汤。烧汤好了，舀上，往炕上端，也是爬着挪。她还要添炕哩，也是爬着走，门坎都过不去；好不容易爬到炕洞门上了，添炕的又送不进炕洞里。后来，奶奶就不敢下炕了，怕下去上不来。我就下炕了，把娘磨下的炒面捧到炕头上，饿了就吃炒面，渴了喝水。那是大妹妹没的头一天，我下炕舀水，我也端不动碗了，一碗水端在手里，拍啦拍拉地抖，撒得剩下半碗。我上炕也上不来了，还是把一个木墩墩滚到炕跟前踩上爬上来的。所以大妹妹要水，我不敢下炕。奶奶也不叫我下炕，奶奶说，你下去上不来咋办哩？我拉不动你。那可冻死哩！天亮的时候我大妹妹断气了。她的头吊在炕沿上，人趴着，像一块破布搭在炕沿上。她的嘴里吐出来不多的一些白沫沫。我大妹妹那年五岁。

《定西孤儿院纪事》 独庄子(9)

我和奶奶把大妹妹掀到上炕上去还费劲了！我们掀着滚到我大身旁了，可是他们三个人并排躺着占的地方太大了。奶奶说把爷爷再往炕柜那边搡一下，和我大挤紧一些，腾些地方出来。爷爷已经在炕上放了三个月了，他的脸皮都干干的了，胳膊腿也干干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纸贴在木头棍子上。爷爷变得轻轻的了，我和奶奶一用力就掀得翻过了，而这时我发现爷爷后背上的骨头扎出来了。原来爷爷的后背腐烂了。

把爷爷、我大和我妹子摆着放好之后，我和奶奶就在炕上坐着等死。奶奶啥话都不说，我也啥话都不说。我心里明白得很，娘要是一两天能回来的话，我们就能活下，娘要是再不回来，出不去三天，我和奶奶就没命了，渴也得渴死！冻也得冻死！因为我和奶奶都下不了炕，就没人添抗了，也喝不上水了。炕一阵比一阵凉了。我和奶奶把能穿的都穿在身上，把两床被子围在身上，奶奶抱着我一动不动坐着。

你问我那时候想的啥吗？不想，啥也不想，想的就是要死了，像爷爷我大那样要死了。再想的就是娘为啥还不回来呀？她说的半个月回来，这都二十多天了，她为啥不回来？遇到啥事了？

也不害怕死。那时间心已经木下了，不害怕死。我大死了，爷爷死了，妹妹死了，黄家岔那么多人都死了，不是也没啥吗？我死了有啥可怕的。不过，有时一阵一阵的，也觉得死了有些可惜，我还没长大哩。人都是长大了，老了，才死哩，我还没长大就死掉，是有点可惜。但也没害怕死，心想，既然人一辈子要受那么多苦，还是死掉吧，死掉就不知道生活有多苦了。咳咳，就是这么随便想一想，也没深想。

那是我和奶奶在炕上坐着的第二天吧，中午时分，奶奶抱我的手已经抱不紧的时候，我家的大门被人推开了，院子里脚步声响。我的心当当地跳起来，心想是我娘回来了，她要上馍馍了，救我们来了。但脚步声到了台阶跟前，我又听着不像我娘，就没出声。接下来房门又推开了，进来一个生人。是个男人，大个子，瘦瘦的。那人可能是从阳光下走进房里看不清，站在地下看了一会儿才说话：你们还活着哩？你们是展家吗？奶奶回答就是，那人又说，我是寺子川的周家。你们在李家岔是不是有个亲戚？奶奶说我有个丫头给到寺子川了，在李家岔。那人说，我就是受你丫头的托付来看你们的，你们家里好着吗？那人已经适应房子里的光线了，就又哀叹起来：啊呀，这怎么齐刷刷地摆下了？奶奶说，这是我的老汉，这是大后人，这是孙女子，还有个孙女子没了，撇过了。活着的就剩我和这个孙娃子了，还有个媳妇出去要馍馍了……呜呜呜呜……奶奶说着就哭起来了。那人也唏嘘不已，但她说，老人家，不要伤心了，不光是你一家这样，我的一家人也饿光了。我这达拿着几个菜饼子里，你和孙娃子先吃上，我们再说话。这人的穿衣有点怪，你说他是干部吧，一身农民的黑棉袄黑棉裤。

你说他是个农民吧，棉袄上套着一件中山装的单褂褂。这人从他中山装褂褂的抽抽里掏出两个白面饼子，从那个抽抽里又掏出两个饼子。我接过一个咬了一口，原来是馅儿饼，是苜蓿馅子。奶奶吃了一口也吃出苜蓿来了，说，苜蓿长出来了吗？那人说，老人家，你多少日子没出门了？春天到了。奶奶说，我也不记得几个月没出门了，我的腿蜷上了，连炕都下不去了。说着话，那人又到外边去抱了柴来，给我们点火烧水，把开水端到炕头上，说，老人家，你喝些开水。这时候奶奶吃下一个饼子了，才问，好人，你是个啥人呀，你为啥这么伺候我？那人说，老人家，你问哩，我就把话说明，我是寺子川大队的人，我到李家岔检查工作，见到你的丫头了。她的婆家没人了，男人也没了。我就跟她说，你是个可怜人，我也是个可怜人，我的一家人也没了，老人没了，婆娘娃娃都没了，你要是愿意，我们就凑到一搭过吧。她说行呀，一搭过吧，我就把她领到我的家里去了。到家之后她跟我说，他是黄家岔村黄沟的人，不知家里还有人没有了，叫我来看一下。她想来看一下，就是腿软得走不动……

原来这个人是我的姑父，一下子我们就变得亲近了，奶奶就和他商量后事。姑父说，今天时间迟了，你们就先吃上些饼子缓着，明天我再来接你们。我给你们把炕添上。

姑父添了炕，又把开水给我们用一个瓦盆端到炕沿上放下，叫我们好喝水，然后就回去了。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又来了。这次他又拿了几个苜蓿饼，还拿了一碗莜麦炒面。他烧了一锅开水，把炒面倒进去搅成稠糊糊，叫我和奶奶一人喝了两大碗，喝饱了。然后他说：

老人家，现在你们下炕，我们走，到我家去。

奇怪得很，昨天我和奶奶还下不了炕哩，吃了两顿好饭，我和奶奶竟然能爬出院子去了。爬到房背后的坡上之后，我竟然又能站起来了。只是腿软得很，心发慌，走上几步就栽跟头，就又跪下爬着走。然后休息，然后又站着起来走一截，然后又爬着走……

奶奶站不起来，就一直跪下爬着走，爬着走一截又跪着走一截儿……爬不动就坐下缓上一会儿。

从黄家岔梁往西，山梁长得很，过朱坡湾，过宋家庄。我们走到宋家庄的时候，奶奶实在爬不动了，我姑父就背她走。姑父的身体也瓢，背上一截放下来叫奶奶爬一截，再背……我们从鸭儿湾下了那大梁，就到了寺子川。这条路总共是二十几里吧，我们从太阳升起来走到日头落尽才走到姑父家。奶奶的棉裤在膝盖那儿磨破了，膝盖淌血了。

《定西孤儿院纪事》 独庄子(10)

见到我娘娘，我们才知道姑父是大队书记，是省上派下来的工作组新任命的书记。姑父原先是寺子川大队副书记，以往工作中对社员好，不太粗野，所以任命了个书记。原来的书记队长那时都撤职了。我和奶奶在姑父家过了七八天。姑父是干部，那时一月供应十五斤粮。那时省上已经给通渭县放粮半个月了，但我们在黄沟不知道。救济粮一人一天二两到半斤，不一样。娘娘是吃四两。我和奶奶不是寺子川的，吃不上寺子川的救济粮，就吃姑父和娘娘的。姑父要工作哩，娘娘就每天去挖野菜，掐苜蓿。四个人凑合着吃。七八天以后的一天，我听见姑父跟娘娘说，他想把我送到义岗川公社孤儿院去。义岗川公社成立孤儿院了，孤儿院的娃娃们吃得好，政府还给穿的。

第二天我没和奶奶娘娘打招呼，就自己跑上到义岗川公社去了。寺子川村到义岗川公社大约三十华里的路，我一天就走到了。我是顺着金牛河边的小路走的。在姑父家吃了几天饭，我的腿已经有力量了，不栽跟头了。

展金元的讲述在这儿嘎然而上。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

展金元讲述家事过程中，黄沟的老汉老奶奶静静地坐着听，就问过几句话。他们的小孙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在热炕上睡着了。后来老汉才猛地叫起来:

哎呀，你看天黑了，黑黑的了！

UnRegistered

是的，天已经黑透了，他们互相看对方脸部都不清晰了。老汉这才点煤油灯，对老奶奶说：

你看，你看，都啥时间了，你还不做饭去，咱们的客人饿坏了！

老奶奶如梦初醒，急忙下炕往灶房去了。老汉才对展金元说，喝茶，喝茶，哎呀，你看这火都灭了。他一边点茶炉一边问：

你娘再没回来？

没回来，一直没消息。

你奶奶呢？

过了两年，我奶奶叫二爸接走了，接到宁夏去了。那年二爸跑出去到了宁夏的固原，给一个人家当了招女婿。我工作以后回家探亲就是看奶奶，看娘娘，看姑父。我跟娘娘嘱咐过，叫她注意打听我娘回来过没有。我 1966 年回来过，那时我还在孤儿院呢，说是要分配工作哩，怕分远再回不来了，来看了一回娘娘和姑父。那次我问娘娘听到我娘的消息没有，娘娘说姑父每次到黄家岔梁都打问我娘。有一次听人说我娘死在华家岭的公路上了，有个人见过。姑父找到那人家里，那人又说是没这回事，他没说过这话。后来，我姑父劝我，娃娃你不要找了，你娘走出去就两种下场，一是死在哪达了，再就是跟了旁人了；如果是跟了旁人了，那就再不回来了，你找也找不见。但我不死心，每次见了娘娘都要问问有啥消息吗？我是这样想的：我娘就是跟了旁人，生活好了以后也该有个消息呀。她不想我吗？不想我妹子吗？老大大你说呢？

老汉不回答，静静地坐着，许久又问：

你爷爷和你大是谁埋了的？

我和奶奶到了姑父家两天，姑父叫上人来把我爷我大收拾过了。姑父回到家说，埋在庄后的菜地里了。66 年那趟见到姑父，姑父说黄沟的庄子已经平掉了，庄子变成一片庄稼地，庄稼长的好得很！

我也没问过人，——没操过这心嘛———你家为啥独门独户住在这山根里？老汉又问。你们家要是住在大庄里，你大妹妹就能保住命，那时间已经放粮了！你们是个独庄子，没人管！

我长大以后奶奶告诉我的：我家原先是陇山乡人。家里穷，我爷到黄家岔这达给富汉打活，富汉家在这达有一片地，叫我大给他种这片地。富汉家给盖的房房，叫我大在这达成家。解放以后土改，工作组把这片地划给我家了。

注 1：方言，一户人家的村庄。

注 2：一垧为二亩半。

注 3：方言，定西地区把院落称庄廓、庄子，老院子叫老庄。

注 4：方言，怎么样，如何。

注 5：方言，姑姑。

注 6：方言，去世，死亡。

注 7：方言，休息，住宿。

注 8：西北农民自制的酸菜，菜少汤多。

注 9：方言，刚刚，才。

注 10：方言，指严重的飞蝇症。

注 11：方言，怎么，如何。

注 12：方言，哪里。

注 13：方言，小的布袋，或者衣服上的口袋。

注 14：方言，石臼。

注 15:方言，捣，砸。

注 16：方言，烧火炕用的树叶、驴粪、杂草之类的总称。

注 17：方言，砸了，拆了，挖了。

注 18：方言，生分，害怕，诧异。

注 19：方言，凝固。

注 20：方言，扛长工。

《定西孤儿院纪事》 第二部分

《定西孤儿院纪事》 黑石头(1)

黑 石 头

我是通渭县襄南乡黑石头的人。

黑石头是个很出名的村子。听老辈子的人说，一天夜里，随着呼隆隆的一声巨响，天上飞来两块神石落在村前的牛谷河边上。这两块石头一瘦一胖一高一矮，高的近乎一丈，矮的半人多长，黑黝黝铁疙瘩一样杵在地上。十里八乡的人们跑着来看，谁都不相信石头会飞。但时间不长，石头又飞了一次。一个妇女晚上收工回家，在牛谷河洗完了脚，把裹脚布晾在石头上没拿，她想第二天下地时再裹脚，不料去找的时候石头不见了。全村人惊了，到处去找，发现两块石头都杵在村后种谷子的坡地里。这下人们才相信了，这是一对神石。人们都说，神石被女人的不洁之物冲撞是不吉之兆，全村人都要遭受报应的。

黑石头有三个商号，一个是斗行，人们买粮粜粮的铺子；一个叫荣福祥，是个杂货铺，收土产品也卖土产品的商店；还有个字号叫钱永昌的，是个钱庄，给农民放款的。

荣福祥是我大大（注 1）家开的。我大弟兄三个，我大是老三；二大在县城当老师。

我大解放前也是经商的，在碧玉关有铺子。解放后政府给我大戴了顶地主分子帽子，赶回家来了。

1958 年，我大上引洮（注 2）工地，我哥去靖远县大炼钢铁，我娘去大战华家岭（注 3）。到了第二年农历九、十月，生产队的食堂没粮食吃了，散伙了。

食堂没粮食吃了，家里就更没吃的了。从五八年开始公社化吃食堂以来，生产队就没给社员分过粮食；打场的时候县和公社的工作组就守在场上，打下多少拉走多少，说是交公粮交征购粮。就这，征购粮还没交够，工作组挨家挨户搜陈粮。

为了搜陈粮，把我们全家人都撵到二大家了。工作组在我家搜了三天，拿铁棍捣地，拿斧头砸墙。我跟村里的娃娃们跑进去看了，我家的院子里面挖出来几个窑，但没有搜出一颗粮食。我回家给我娘说了，娘说那是解放前没分家时我大大窖下粮的空窑窑，窑里的粮食土改时早就搞光了。

我二大家的院子也搜了，挖了十几个坑，连猪圈都挖了，也没挖出粮食来。二大的房子是临解放才盖的，二大是中学老师，家里根本就没有窖过粮。

食堂没散伙时，天天喝稀汤，食堂散伙后连汤都没处喝了，我娘就把谷衣（注 4）炒熟，磨细了，再把苜蓿根挖出来剁碎炒干磨成面，两搀和着打糊糊喝，当炒面吃。

食堂散伙一个月，我奶奶不行了。谷衣和草根吃下去排不出来，就是现在说的梗阻，我娘拿筷子给我掏粪蛋蛋，也给奶奶掏。我奶奶临断气的时候躺在炕上说胡话，喊大大、二大和我大的名字。那时我娘的身体也不行了，走路摇摇摆摆的，我娘就打发我去叫大大家的大嫂子。大大家的大哥会木匠活，结婚后分出去单过。那时大哥已经不在人世了，他背着木匠家什去外边做活，叫人谋害了。大嫂子不知道，还在家里守着。我找到大嫂子说，奶奶放命着哩，我娘叫你去看一下。一叫，大嫂子赶快拿了一块榆树皮做的馍馍到我家去，给奶奶吃。那时候榆树皮馍馍就是最好的吃头了！食堂一散伙，家家没吃的，抢着剥榆树皮。我妈身体

弱没剥上。榆树皮切成碎疙瘩，炒干，再磨成面，煮汤。那汤好喝得很；粘乎乎的，放凉了吸着喝，一碗汤一口就喝下去了。你说怪不怪，我奶奶都昏迷了，说胡话了，可是大嫂子把榆树皮馍馍往奶奶嘴里一放，奶奶就不胡喊了，啃着吃开了。可是奶奶七十多岁了，早就没牙了，哪里嚼得动放凉了的榆树皮馍馍呀！我嫂子用刀切碎了给奶奶喂，我给奶奶灌水，奶奶就能嚼动了。喂着榆树皮馍馍，大嫂子说，奶奶怕是真不行了，我娘就把老衣给穿上了，就是裙子扣子没系住。我们那儿的风俗是老人死了要穿裙子，不是现在的年轻人穿的那种裙子。

奶奶吃完那块榆树皮馍馍又活了三天，三天后再没吃的，就去世了。

当时我和我娘我奶奶睡在一盘炕上，奶奶睡在窗根离炕洞口近的地方，这儿炕热一些，娘睡在离炕洞口远的上半截炕上，我睡在奶奶和娘中间。睡到半夜里，娘把我推醒说，巧儿，奶奶没了。我娘又说，来，巧儿，咱们把奶奶抬到上炕上。奶奶那时干瘦干瘦的成了一把骨头，但我们没抬动。我没力气，我娘更没力气；我娘那时已经不能出门了，在家里走路要扶锅台，扶墙。我和娘在炕上跪着，从一边掀，把奶奶掀着滚了两下，滚到上炕上去了。

然后我和娘又睡下了。我娘没哭，我也没哭。那时候人死的多，看下的也多，神经都麻木了，不知道哭，也不知道害怕。

天亮之后，我娘又说，巧儿，你出去叫个人去，不管谁家的，有大人了就叫来，就说奶奶没了，帮着抬埋一下。

黑石头是个很大的村子，人口稠得很，一、四、七的日子，左近二三十里的人都来这赶集。可是今年以来除去赶集的日子，街上根本就看不见人。很多人家的门上挂着锁子，没锁的人家也空荡荡的不见人。我到街上转了几家没锁门的人家，只有一家有人，是个姓毛的老奶奶在家里。我进了她家一间房一间房地找人，都是空空的。老奶奶看我乱窜，问我，巧儿，你做啥哩？我说毛奶奶，我奶奶没了，我娘叫我找个大人。毛奶奶说，巧儿，你奶走了吗？走了好，走了好。我看她洋混子（注 5）着哩，就大声说，毛奶奶你家的人呢？毛奶奶说，死的死掉了，活的就剩个福祥娃拾地软儿（注 6）去了。

我没找上人，回家告诉我娘，娘说，快上来，上炕暖和一下。我上了炕和我娘坐着。奶奶就在上炕上躺着。

时间快到中午了，我娘又说，巧儿，你再看一下去，毛奶奶家的福祥娃回来了没有。回来了就叫他找一下队长去，叫队上帮个忙。我下了炕正要走，突然听见院门被人拍得啪啪响。我心里一惊：这是谁知道奶奶没了！

娘说，快去开门！看谁来了！

《定西孤儿院纪事》 黑石头(2)

我跑出去开门，原来是福堂哥来了。他是我奶奶娘家的侄孙子，二十来岁。他的脊背上还背着个背篓。我说福堂哥：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是来看看姑奶奶的。我说我奶奶没了，饿死的。福堂哥一听就跺脚：哎呀，我大怕姑奶奶没吃的，叫我送些吃的来。你看这还来晚了！

福堂哥进了房子，看奶奶停在炕上，我娘也在炕上坐着，就说，人已经没了，你们就这么坐着吗？也不找人抬埋？我娘说我出不去门了。我也说一早上就去找了，没找上人。福堂哥说他看看去。

福堂哥去街上转了一圈，也没找到人。他回来后说，我先回去，明天从碧玉叫几个人来。

第二天，奶奶的娘家来了几个人。奶奶的棺材是几年前我大就做好的，只是没有合卯，没刷漆。娘家人合了卯，白皮子棺材把奶奶抬出去埋了。埋在老坟旁的一条向阳的地埂子旁边，天冷，地冻上了，没法在祖坟里挖坑。

UnRegistered

奶奶去世后，我和娘靠着福堂哥背来的东西将就着过日子。他的背篓里装了些晒干的萝卜叶子，萝卜叶子下面压着四五斤糜子，还有些烙熟的麻腐（注 7）饼子。我娘身体弱得下不了炕，家里一切都靠我：我把糜子在石臼里捣碎，捣成面面再煮成汤，放上萝卜叶子或是苜蓿根磨下的渣渣，和我娘喝。福堂哥拿来的东西大部分叫我吃了：我娘光喝汤不吃麻腐饼子。我叫娘吃，娘说你吃吧，你多吃些干的，我喝些汤就成了。我已经动弹不成了，你再不能饿垮了，里里外外都靠你哩。其实那年我才十岁。

我奶奶很惨。奶奶去世的时候，她的几个儿子都没有了。我大大是死在引洮工地的，挖土方的时候崖塌下来砸死的。二大是右派送到酒泉的一个农场劳改去了，农场来通知说已经死掉了。我大娘外出讨饭，听人说饿死在义岗川北边的路上了，叫人刮着吃了肉了。我大是奶奶去世前一个月从引洮工地回家来的，是挣出病以后马车捎回来的，到家时摇摇晃晃连路都走不稳了，一进家门就躺下了，几天就过世了。我大临死的那天不闭眼睛，跟我娘说，巧儿她娘，我走了，我的巧儿还没成人，我放心不下。咱家就这一个独苗苗了。

我大为啥说这样的话哩？我哥比我大死的还早。我哥是 1959 年春上从靖远大炼钢铁后回到家的。八九月谷子快熟的时候，他钻进地里捋谷穗吃。叫队长看见了，拿棒子打了一顿。打得头像南瓜那么大，耳朵里往外流脓流血，在炕上躺了十几天就死掉了。我哥那年整十八岁。还没成家。

那天，我娘对我大说，娃她大，你就放心，只要我得活，巧儿就得活。

我大和我娘的感情特别好。我娘人长得漂亮。我娘是襄南乡的人，是我大做生意时看下的，看见我娘长得漂亮，叫媒人去说亲。谁知我外爷（注 8）不同意。我外爷家也是大户人家，但不封建，嫁姑娘要姑娘同意，我娘却不同意，嫌我大长得不俊。其实，我大长得不难看，就是皮肤黑，我娘看不上。可是我大就是看上我娘了，我大跟人说，非我娘不娶。后来他自己跑到我娘家里去说亲。旧社会哪有自己给自己说亲的，特别是在农村，那不成体统呀！可他把我娘感动了，我娘嫁给他了。

从哪里说我大和我娘感情好？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农村的家庭，谁见过男人给女人做饭的，尤其是光景好的人家！我大就给我娘做饭。我大和我娘结婚以后，我娘在黑石头侍奉我爷爷和奶奶，我大在碧玉关做生意，一两个月回家来住两三天；每次回到家里，我大就和面擀面做饭，不叫我娘动手。这是我娘自己给我说下的，解放前的事。我娘还说，就因为我大给她做饭，我奶奶还生气得很，说我大怕媳妇；我大就给我奶奶解释：我一年四季在外头，都是媳妇侍奉你，媳妇也辛苦嘛，我回家来了，做两顿饭她休息一下有啥不行的。解放后我大回家种地了，那就更是经常性地做饭了，因为我娘那时也下地劳动，收工回来就累得很了。我娘是娇小姐出身，从小没受过苦。

我再举个例子，我大去世后，我娘烧了七次纸，逢七就烧，七七四十九，烧了七次。现在看来烧七次纸没什么，家家都这样。可那是六零年呀，大量死人的时期呀，一般人家拉出去埋了，烧上一次纸就罢了，可我娘烧了七次。尤其是后来的两次，我娘走不动了，——那是奶奶死后的事了——娘是跪着挪到大门外，又挪到村外头，给我大烧纸的。

说起烧纸，我又想起一件事来。那是我奶奶去世后的两三天的一个晚上，那天又是我大去世后逢七烧纸的日子，不记得是四七还是五七，我娘说要给我大烧纸去。可她扶着墙走到大门口就再也走不动了，扑通跌倒了。还是我扶着她慢慢地走出巷道去的。我和娘烧完纸了，慢慢地走回来。那天我和娘进了院子关上大门，刚进房子，一个披头散发的人突然从院子里冲进了房子，拿个灰爪打我和我娘。我娘吓坏了，噢地叫了一声，往炕上爬。虽然天黑看不清这个人的面孔，但是我感觉出来她是谁了，就喊了一声：这不是扣儿娘吗！那人看我认出她来，扔了灰爪转身就走。我心想扣儿娘今儿是咋了，就跟出去了，一边走还一边问她：扣儿娘你打我咋哩？你打我娘咋哩？扣儿娘不说话，拉开门栓走出去了。我关上门回到房子，点上灯，看见娘的头钻在被窝里。我说娘，出来吧，扣儿娘走了。我娘掀掉被子看我，说我

Unregistered

的头流血了。到现在我的前额上还有伤疤，在左边。我娘一边给我擦血，一边说我：你怎么这么大胆子，知道是扣儿娘还跟出去送她？我说咋了？我娘回答，她是想把我们娘母子打死，吃肉哩！我不信扣儿娘要吃我们，但我问我娘：庆祥说，扣儿娘把扣儿的弟弟吃了肉了，真事吗？娘长长地叹息一声没回答，半晌才说，门关好了吗？记住，以后不准你到扣儿家去。

过了十几天，福堂哥背来的菜叶子和粮食吃完了。家里一点儿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谷衣也吃光了，只好吃麦衣和荞皮。

《定西孤儿院纪事》 黑石头(3)

连着两三年生产队不种荞麦了，嫌荞麦产量低，想吃荞皮也没有呀！我娘就把枕头里的陈荞皮倒出来吃。荞皮硬得很，吃起来很麻烦：拿火点着，烧焦烧酥了，叫我用石舀捣碎捣成面面。然后放在砂锅里倒上水煮，一边煮一边搅。那是草木灰呀，在水上漂着和水不融合呀。等搅得成了黑汤汤，大口喝下去。荞麦皮苦得很，就要大口喝，小口喝不下去。喝些荞麦皮灰然后一定要吃些地软儿什么的，否则就排泄不下来，肚子胀得要死。有一次，我趴在炕沿上，我娘拿筷子给我掏；痛得我杀猪一样叫，血把我娘的手都染红了。我哭着跟我娘说，娘，我再也不吃荞皮了，饿死也不吃了。我一哭，我娘也哭，娘说，我的娃，要死容易得很呀，我早就不想活了，可我死了，你也不得活呀。你不得活了，我咋给你大交待哩。

我好久没哭过了，我大去世的时候没哭，奶奶去世也没哭，但是这天为了吃不吃荞皮的事大哭了一场。原因是以前家里没了那么多人，我已经麻木了，也不害怕，因为我娘不管吃什么都多给我一点，我没有太挨过饿，没有想过自己会死，觉得有娘哩天大的事都能过去。而这几天吃下的荞皮差点把我胀死，我突然觉得死离我是这样的近，就像只隔着一张纸，一捅就破。而且我娘的痛哭使我觉察到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以为是保护人的我娘并不那么强大，相反很是软弱无力！巨大的恐惧揪紧了我的心：我才十一岁，还没长大，就要死去吗？就要像人们扔在山沟沟里的死娃娃一样叫狗叫狼啃去吗？这太可怕了！

娘，我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真是要饿死了吗？哭了好久之后，我抽抽噎噎地说。我的心都在颤抖。

我娘这时已经不哭了，她目光呆滞滞地看着我。好久好久才说，巧儿，我的娃，你害怕死了吗？

我没回答我娘的问题，那一刹间，我感觉到我娘一眼看透我的灵魂了，看出我的恐惧了。不知是羞愧，还是害怕，我哑口无言。这时我娘又宽慰我说：

我的娃，你把心放宽，娘能把你养活了。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说，娘，那我们吃啥呢？

我的娃，你到街上看一下去，今天是集日，看一下赶集的人多不多？

到集市做啥呢，你要买啥吗？我对娘的话很不理解，不愿动弹。可娘催我：

去嘛我的娃，你去看一下去，村西的那块空地上有没有卖木头买木头的人？要是有一堆一堆的木头，有人买，你就把他叫到咱家来。你跟他说，咱家有木头，比集上的便宜。

我还是不理解娘说的话，我说，娘，咱哪有木头，你能变戏法变出木头来吗？

娘说，咱家怎么没木头？下前川的房子拆了不是木头吗？

我心里一惊，说，娘，咱住的这房是二大家的：二大没了，二娘跑到陕西去了。要是二娘回来要房子，咱家的房子又拆了，咱到哪里去住哩？

娃娃，顾不得那么多了。有再多的家业也是闲的，把肚子吃饱，是顶要紧的。

尽管是灾荒年间，集市上仍然有稀稀拉拉赶集人。我和庆祥吉祥还有扣儿去牛谷河边的草滩上拾地软儿，总是从集上过，总看见卖馍馍卖油饼卖粮食和麸皮的人。卖馍馍的人把馍馍装在怀里，遇到要买的人就从怀里掏出来馍馍叫人看一下，接着很快就又塞进怀里。等对

方把钱交了，他才摸出馍馍交给对方。一个馍二元钱，一个油饼四元钱，一斤小米七元。

但这天我没在这儿停留，我直奔买卖木头的地方。这地方也比前几年萧条多了，卖木头买木头的人稀稀拉拉的，新木头很少，人们都是买卖旧木头旧椽子的。

我在集市上转来转去许久，才鼓起勇气走到一个要买椽子的大人跟前，仰着脸说，大大，你要买椽子吗？我家有椽子，你要不要？那买椽子的人侧着身看我，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你家的椽子在哪里，一根卖多少钱？我说价钱你跟我娘说去。我娘病了，在炕上睡着呢。

黑石头村在牛谷河边上一片很缓的山坡上，集市把村子分成上前川和下前川。我把那人领到上前川叫他去见我娘。那人进了院子四下看，没发现椽子，进房后问我娘：你们家的椽子在哪里？

我娘说，我们先谈价钱，价钱谈好了，你拆房子，房子在下前川，椽子是上等的松木。那人说要先看椽子，我就又领着他到下前川我家的房子去了一趟。我家解放后定为地主成分，四合院的房子没收了三排，给我家留下了一排四间房。看完房子，那人又去见我娘说椽子是上等的，但拆房子是个累活，一根椽子比集市上的便宜五角钱卖不卖？我娘说卖。

那人拆了八根，一个毛驴驮走了。这天下午我就买了六个谷子面馍馍回到家里。我娘说这六个馍馍得一斤半面才能蒸出来。六个馍馍我和我娘吃了三天。我把馍馍揉碎，和我拾来的地软儿煮成糊糊，一天喝一顿。一顿我喝两碗，我娘喝一碗。

下一个集日又卖了十六根椽子……后来，椽子卖完了，我娘 把三根大梁子也卖了，一根梁卖十元钱。多粗多大的梁呀，比我穿着棉袄的身子还粗。最后，我娘把我家的一盘石磨也卖了。买磨的来了两个人，是我看着他们把磨盘卸下来，滚到大门口，一辆架子车拉走了。卖这盘磨的钱买了十个谷子面馍馍。这样我和我娘就凑合到腊月底了。

正是一年里最寒冷的时间，家里又没吃的了。我娘的身体更加衰弱了，干脆就下不了炕了，天天在炕上不是坐着就是睡着。我娘的脸干干的了，眼睛塌成两个洞洞，脸腮也陷成两个坑坑。肉皮像是一张白纸。贴在骨头上。娘下不了炕就得我添坑了。我用扣儿娘打过我的灰爪——一个木头棍棍，前头钉了一块横着的木条条——把麦衣和秋天我娘从山沟里扫来的树叶干草推进坑洞，一天两次。每过两天，还要把死灰扒出来一次。这是我娘能动弹时教会我的。我娘说，丫头，你要学会添坑，我死了没人给你添炕，把你冻死哩。我不爱听娘说这样的话，她一说我就不添炕了，我说我不学了，你死了我就跟你一搭死去。这时我娘就哄我,说,死丫头,你还歹上(注 9)了。娘不死，娘要陪你过一辈子，可是你长大出嫁了还要我给你添坑吗？我说我不嫁人，我就跟你过一辈子。

并不会因为天气冷肚子就不饿了。不，天越冷肚子饿得越厉害，没办法，我跟着庆祥吉祥弟兄又去拾地软儿了。庆祥和吉祥是我三姨娘的娃娃。庆祥比我大两岁，吉祥比我小一岁。我娘跟我说，她嫁给我大不久，三姨娘也嫁到黑石头来了，给了钱永昌钱庄老板家的大少爷。三姨夫前两年因病去世了，三姨娘三个月前就死了。三姨娘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几月前就跑到内蒙去了，两个小的现在大大家过日子。入冬后他们弟兄天天在沟里拾地软儿。他们的大大有个儿子在襄南公社粮管所工作，家里没死人。

冬天的地软儿特别不好拾。天旱，地软儿小得很，在草低下藏着不容易找到。但地软儿泡软了好吃，有营养，我和娘烧汤喝。

靠着拾地软儿过了半个月，我也饿得走不动了。正好这时供应救济粮了。

是生产队长王仓有到我家通知到大队背救济粮的。大队就在黑石头村里，我去背的，给我和娘四斤大米。

《定西孤儿院纪事》 黑石头(4)

当时家里没有锅。头一年大炼钢铁，我家的锅呀铁壶呀，所有金属的东西都叫生产队搜

走了，家里就剩下一个沙锅。也没有柴了。院子里只有一个不知啥时候挖下的树根，可我和我娘劈不开。我娘就把沙锅放在树根上，——由于有了大米，我娘精神大了，鼓起劲儿从房子里爬出来了——我娘叫我抱些麦草放在树根底下点着。我娘想把树根烧着，我们从两边吹气。树根上的树皮着了火，有了红火，后来麦草烧完了，红火又灭了。想煮米汤，水没烧开，米倒是泡软了，我们就喝了。

过了五六天，那几斤大米喝光了。这时候生产队的食堂又恢复了，一天叫社员打两次稀汤。我听人说，救济粮一人一天四两（注 10）的标准。四两粮能做什么饭，就只能喝两顿稀汤。

就在我们喝稀汤过日子的一天，庆祥和吉祥到我家玩来了。我娘问他们：这几天不见你们两个人，你们到哪里去了？庆祥和吉祥抢着回答，我们到福利院去了。我娘问福利院是做啥的，庆祥说福利院是收娃娃的，那里能吃饱。我娘又问福利院在哪达哩？庆祥说，福利院就在襄南公社院子的隔壁，福利院一天吃两顿饭，早上吃一顿糜面馍馍，后晌一顿汤面，有时候是棋花块块，有时候是柳叶子片片，饭里还有不少洋芋疙瘩。顿顿都能吃饱。

我娘坐在炕上和三姨娘的娃娃说话，听说在福利院能吃饱饭，就又问：福利院能不能把巧儿也要下？

庆祥说，那不行呀姨娘。福利院要家里没人了的娃娃。

庆祥和吉祥说完就走了。他们是从襄南来看一下黑石头的大大的，还要赶回福利院吃晚饭，二十里路呢。

我娘和庆祥兄弟说话的时候在炕上坐着，那兄弟走后，我娘就躺下了。她的一只手搭在脑门上，长时间闭着眼睛。我当成娘坐的时间长了，乏了，要缓一下，提上树皮桶桶拾地软儿去了。可是这天后晌回来，我从食堂打来的汤我娘一口也没喝。第二天上午也没喝汤，还是静静地躺着。

娘的情况把我吓坏了。我以为娘不行了——我大我哥和我奶奶临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一句话不说，睡着睡着就没气了。我想，娘要是走了，我可怎么办呀，天不就塌下来了吗！这天我没出去，我把头一天拾下的地软儿泡软，洗净。晚上的面汤打来之后把地软儿放进去煮了煮，稠乎乎地给娘舀了一碗，端过去：

娘，起来喝些汤。

娘没说话，只是把睡在枕头上的头轻轻地摇了摇。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而且是大声地嚎。

像是我的哭声把娘惊了一下，我娘一下子就坐起来，比平常坐起来的速度快得多。娘惊愕地瞪着我：

你哭啥呢？

我还是哭：你怎么不喝汤呀……我当成你不行了……

我娘嘴咧了一下，她是想笑，但她干巴巴薄得没肉的嘴唇没笑出来，嗔怪地说，死女子，你怎么胡说哩。我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不行了？

我说，那你为啥不喝汤？

死女子！娘这两天不觉得饿，就不想喝呗。

我说，可我当成你要死了……

死女子！我能死吗？我死了谁管你去！谁给你做衣裳哩！拿来拿来，把我的碗端来，我叫你看看我能喝不能喝，我是死哩还是活哩！

这天晚饭，娘喝了两碗稠糊糊。而且第二天早饭端来食堂的稀汤之后，她也比往常多喝了半碗。

我娘不光是能吃了，还能干活了：这天喝完早上的一顿汤，我去掐苜蓿了。黄昏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的情况把我吓了一跳。我娘在炕上忙碌着：不知道她从哪里翻出来一捆羊毛，

UnRegistered

扯着，撕着，把炕都堆满了，连空中都飘着毛絮。我说她，娘你不缓着，撕羊毛做啥呢？娘说，我给你做条棉裤。

娘能坐起来做活了，我心里多高兴，这说明她的身体比前一段时间好了，但我怕娘累着，就说她：我的棉裤是去年拆洗过的，添了新棉花，暖和着哩，你就不要再做新的了。你睡着暖着。我说的实话，我们村子的娃娃们冬天都穿的破棉袄，还是空心穿棉袄，下身只穿单裤单鞋。更有甚者，十几岁的男娃女娃连单裤都没有，冬天冷得出不了门，在炕上蹴着。而我娘两年就要给我做一身新棉衣和新鸡窝（注 11），第二年穿时衣裳旧了，就做一件新褂子套上，过年总要穿新的。这两年我大上引洮工地，我娘也时不时地被队长派出去劳动，大战华家岭，拓宽华双公路，没时间也没钱给我做新棉衣。不过旧棉衣拆洗过了，裤腿也加长了，穿着挺暖和。在沟里洼里拾地软儿，剜野菜，我没觉过冷。但我娘不听我的话，用嘲笑的口气说，你潮着哩（注 12）！衣裳穿不破吗？

我说，破了再说破了的，明年再做嘛。

可是娘不听我的话，喝完汤之后在煤油灯下还撕扯了一阵子羊毛。她把一疙瘩一疙瘩的羊毛撕开，扯虚，把里边的尘土抖干净，扯成一片一片的堆在炕上。全部羊毛撕扯完了，才睡觉。

后来的几天里，娘的身体和精神越来越好，她把箱子里的碎布找出来，又把她年轻时穿过还有八成新的衣裳翻出来拆了，量呀裁呀絮羊毛呀，给我做了一条厚厚的棉裤。棉裤做成的那一天傍晚娘叫我换衣裳，把旧的脱了，把新的穿上。我换了，把新裤穿上了，但是娘絮的羊毛太厚了，我的两条腿变成两个棉花包子了，上炕下炕弯一下腿都很吃力。我很不高兴，说她：你把裤子做这么厚，我以后怎么跳房房（注 13）掐苜蓿？腿都弯不下嘛！

娘笑了一下说，你潮着里，厚了不是热吗？

这也太长了呀！你看，裤腰都提到腔子上了，脚还没出来！我怎么穿？怎么走路呢？

娘又笑一下说，你不长吗？长大就不长了。

我嫌新棉裤大，没穿，转天早晨又穿上旧棉裤提上树皮桶桶掐苜蓿去了。

其实，再穿不了几天棉裤了；已经是农历二月了，春天已经悄悄地到来了黑石头。虽然，我们通渭类似高寒阴湿山区，但是春天毕竟来了，阴山洼洼的残雪还斑斑点点闪着蓝莹莹的白光，阳坡上的青草芽芽已经冒出地皮来了，山坡上的冬麦地也开始由黄转绿。从上前川背后的山岭上往远处看，一层又一层的山头就像升起了一层淡淡的绿雾。空气也像是比冬天的干净鲜亮，吸到嘴里舒服得很，有一股青草芽儿的气息。

苜蓿地就在黑石头村背后的山坡上。苜蓿长得真快呀，前几天来掐苜蓿，还要把地面上的土疙瘩刨开才能掐到黄芽儿，现在就不刨土了，因为苜蓿芽芽已经把地皮拱翻了，长出来半寸长了，圆圆的叶片由黄色变成嫩绿。

掐苜蓿的人多得很，在我爬到最高的一块苜蓿地的路上，我看见所有的苜蓿地里都有人，长得好的地里有十几个人。经过严寒和饥饿、吃了一冬荞皮和谷衣的人们看见了苜蓿，就像春天赶到绿草地上抢青的羊群，抢着掐嫩芽芽。有的人掐下苜蓿就往嘴里塞，嚼得牙都绿了。

可是，我再也看不见庆祥和吉祥了，也看不见扣儿了。吉祥和庆祥去福利院了，扣儿早就殁了。

扣儿殁得太惨了。

《定西孤儿院纪事》 黑石头(5)

那还是我和我娘拆房子卖椽子的时候，庆祥和吉祥到家里来找我，说是拾地软儿去。那些天我们几乎天天拾地软儿，还叫着扣儿。所以那天我们路过扣儿家的大门，庆祥和吉祥又跑进去叫扣儿了。

我没进去，自从扣儿娘拿灰爪打了我和我娘以后，我再也没进过她家的院子。我害怕扣儿娘。扣儿娘的眼睛红红的，水汪汪的发着亮光。人们都说，吃过人肉的就是那个样子。人们还都说，扣儿兄妹五个人，两个哥哥跟他爸讨饭去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死了，白天扔到山沟里了，晚上她娘又抱回家，煮着吃了。

扣儿，扣儿！庆祥喊着跑进扣儿家院子，我从大门口看见他往人住的正房跑去了。像是扣儿不在那间房里，庆祥又出来了，往院旮旯走去了，我看不见了。他弟弟在院子中间站着。但是突然之间庆祥飞一般地跑到院中间来了，拉了一把吉祥说了声走！吉祥差点摔倒，趔趄了几步跟着庆祥跑出大门来了。庆祥一付惊慌失措的样子，眼睛睁得大大的，脸白得像是抹了石灰。我问咋了，他不回答，只喊跑，快跑！

我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也跟着跑。一直跑得喘不上气了，跑到人多的集市上，庆祥才停住脚步。我们都站着喘气，然后庆祥才说了他为什么疯跑！他说他进了正房没找到扣儿，出门一看灶房的门缝往外冒热气，他就又往灶房找去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听见门响，转过脸来问他做啥？他说找扣儿拾地软儿去。扣儿娘说扣儿去舅舅家了。他有点不信，昨天还一起拾地软儿的，便问了一声扣儿啥时间走的？扣儿娘说今早走的。他又问跟谁走的？扣儿娘说，你问这么详细咋哩？庆祥说，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锅里咕嘟嘟响。那气味香得很。但是说着话，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以为扣儿藏在水缸后边了，故意叫她妈说谎话骗他哩，就又喊了一声扣儿并且走过去看，但令他惊愕是水缸后边空空的，就是扣儿的辫子长拖拖地放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后来扣儿娘又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吓得他转身就往外跑。

这天我掐了满满一桶桶苜蓿。往常拾地软儿，几个人光顾玩了，今天就我一个人，掐苜蓿掐得快。

我每天回家一推开大门就喊一声娘。每当这个时候，娘总是答应一声：

哎，我的娃，你回来了吗？

我回来了，我回答。有时候我娘还要说，把桶桶拿过来我看看，我的娃拾了多少地软儿。当我叫她看的时候，她拨弄着地软儿总要夸我几句，说拾了这么多地软儿呀，我的娃长大了呀，有本事了呀。无论我拾的地软儿多与少，她都这样说。

这天因为掐苜蓿掐得多，我有意要给娘炫耀一下，所以使劲儿推开大门，大喊了一声娘，娘却没有应声。

哎，娘怎么没声音呢，是这几天做裤子累了，这阵儿睡着了？这么想着，我就又大声喊道：

娘，我回来了！

娘还是没有应声。

我心里察觉到有点不对头，噔噔噔几步就进了房子。

娘，你做啥呢？

进了房子，我又问了一声，因为我看见娘跪在窗前的炕上，像是在从窗棂上往外看什么。几个月了，娘总是佝偻着脊背坐在炕上，手搭在盖着双腿的被子上，有气无力的样子。而她现在的姿式却很精神——她的身板挺得直直的，就像个很健康的人一样。

但是，我的心突然猛地一跳，胸腔里像是有个什么东西突然掉下去了，掉进无底的深渊里去了。

我看见了一样东西——一条布带带挂在窗棂上，布带带的两端系在一起。娘的脖子搭在这条布带带上。

娘！我急促地喊了一声，往前扑过去。我的膝盖在炕沿上碰了一下，但我没感到痛；我跪着爬了两步，抱住了娘的腰。我用力往上一举，娘的头就从布带带里褪出来了。娘的身体

Unregistered

轻得像一包棉花，一团羊毛，我都能抱起来嘛！

娘没死，我绝对相信娘没死。当我把娘抱下来的时候，娘的脸色还像她平常一样，非常平静。娘的头在布条里套着的时候，她的膝盖还在炕上跪着。只不过她的身体比平常伸得直一些，脖子也抻得长长的；娘在没挨饿的年月里就是这样挺着身板走路，抻着脖子站立，她的脖子平常就显得光滑并且很长。

人们都说，上吊死去的人吐着舌头，面孔非常可怕，因为是憋死的，死前无意识的挣扎是很剧烈的。大人们吓唬小孩的时候都扮出吊死鬼的样子：吐舌头，睁圆眼睛。可娘的眼睛闭着，嘴也闭着，娘的舌头并没有吐出来，脸上的表情很是安详。

《定西孤儿院纪事》 黑石头(6)

我把娘放在炕上，喊娘！娘！我一连声地喊娘，并且摇她的身体。但她一声也不答应，也不睁眼，也不动弹。后来，还是大嫂子经过门前，听见我的喊声走进来看了看，骂我：

瓜子（注 14）！三妈走了，你还叫唤啥哩！

我放声大哭起来。娘真是走了！我想给我娘换一换衣裳，但是她的腿已经僵硬了，弯曲着——还是跪着的那个姿态，怎么也拉不直。娘真的走了！娘的身体太弱了，跪着吊上之后，连本能的挣扎一下的力量都没有，就咽气了。这天晚上，大嫂子叫我到她家去睡，我没去，我说我要给我娘守灵，我一个人在娘的身旁坐了一夜。天亮之后，大嫂子把生产队长王仓有叫来了。王仓有和大嫂子用席子卷住我娘抬出去埋掉了。他们把我娘埋在我大的坟旁边。我听见王仓有说，孽障，这一家人大人没了，娃娃也没了，绝后（注 15）了。过了一天，王仓有把我领到襄南公社的福利院去了。

在福利院能吃饱。

1968 年我回了一趟黑石头。那时我已经到五大坪农场当农工一年多了，一个月挣二十五块钱。我存下了一些钱，我把钱寄给我奶奶娘家的福堂哥，并且写了一封信给福堂哥。我说我存下了五十元钱，你操心着打三口棺材，我要把我奶奶、我大和我娘的坟迁一下，迁到祖坟里去。我家没儿子了，就我一个女子了，我要给我大我娘尽孝心哩。福堂哥把棺材打好后给我回了一封信，我就请假回黑石头去了。我娘的坟挖开后,是我自己把我大我娘的骨头收敛起来装进棺材的。帮助迁坟的富堂哥说他来干，女娃子不能收骨头。我非要自己收不可，我说我们家没有男娃子，但是有后人，我就是后人！

那一次回家，我见到扣儿娘了，扣儿娘避开了，没和我说话。

扣儿娘现在九十岁了。

注 1：甘肃中部方言，爸爸称大，若父亲有兄弟多人，则将父亲的大哥称为大大，二哥称为二大……比大小的，是老几就称几爸。

注 2：甘肃省委 1958 年大跃进上马的共产主义工程，要把洮河水引到中部干旱山区，说是要修一条山上运河。十六万民工辛苦三年，以失败告终。

注 3：甘肃中部的最高山脉，主峰海拔 2457 公尺。1926 年始建 1929 年贯通的西（安）兰（州）公路经过此处。

注 4：谷糠。

注 5：糊涂，神志不正常。

注 6：生长在高寒阴湿地区的一种菌类植物，生长在地面上，貌似木耳，但形体小，薄。

注 7：麻籽磨碎，成豆腐渣状。

注 8：方言，姥爷。

注 9：方言，生气，发脾气。

注 10：旧秤，十六两为一斤。

Unregistered

注 11：手工制作的絮有棉花的布棉鞋。

注 12：方言，傻瓜，弱智。

注 13：五六十年代小女孩们的游戏。

注 14：傻瓜。

注 15：家庭没有了男孩子，在农村被称为绝后。

《定西孤儿院纪事》 姐 姐(1)

姐姐

我的老家是通渭县第三铺乡的槐树湾村。

我大（注 1）是 1959 年旧历七月从洮河（注 2）跑回来的。没别的原因，就是想家。那时候洮河工地的民工都吃不饱肚子了，他想，一大家人呢，家里人吃啥呢？怎么过日子呢？

我大弟兄四个，解放前就分家了。我大是老大，家里情况最好，——1958 年吃食堂时队上叫往食堂交粮，我娘在我家后院的菜园里埋了一缸莜麦——我们一家人凑合到这时还没饿死人。家里有娘、大姐二姐妹子和我。这时我大姐二姐出去要饭不在家。我还有个奶奶和四爸在一起过，四爸这年三月跑到新疆去了，在沙湾县，家里有四妈。三爸在一个小学当过老师，五七年定了右派下放回家种地呢，年初就没了。爷爷是这年八、九月去世的。记得有一天我奶奶打发我去万家岔叫我小姑姑，有八九里路，说爷爷快不行了，叫你回去。姑姑当天没动身，抓紧时间在磨子上推了些谷衣，放下叫娃娃们吃，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往家奔。等我们进村时听人说爷爷没了，姑姑坐在村口大哭一场。

我大回到家的时候，那一缸莜麦已经吃完了。生产队夏粮收完了，但没分粮食，食堂也没留，悉数拉走交公粮交征购粮（注 3）了。我大就抓紧时间在房后的我家菜园里种了点文艾（注 4）和苦荞。（注 5）

由于种的太迟，下雪天荞麦还开花呢，只长了不多的一点点颗颗。收荞，我大还不在家里，县上大战华家岭，我大又被派到华家岭（注 6）挖鱼鳞坑修梯田去了。我奶和我娘把荞拔了，刚收拾完，县上搜粮队来了。进来了十几个人，只有一个认识的，是我们大队的队长，碧玉公社碧玉大队的人。那时候不叫本地人当队长，怕你营私呢，怕你瞒产私分呢。那人叫吕连连，过去在我们村狗儿家扛过活，这时候是脱产干部。他领着十几个县上和其他公社抽调的人组成的搜粮队在我们村挨家逐户地搜粮呢。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持续更大的大跃进，吹牛皮吹得更大，征购粮任务比五八年还重，全县的征购任务没完成，从家家户户搜陈粮交征购呢。他们拿的矛子、斧头、铲子满墙扎，地上打，听音，房子、院子里想到哪儿就挖哪儿，挖了三天三夜。我家是个老庄（注 7），住了几代人了，有前院、后院、正院，都挖遍了，到处挖下的坑，堆下的土。把房子里的空面柜挪开挖下的坑，把炕砸了，炕里头也挖了。四爸跑新疆时还埋下着二百斤粮食在庄后的菜地里，地上种上了韭菜。那粮是给我爷我奶留的，说实在没吃的了再挖出来吃，救命粮，叫他们挖出来了。我家刚收拾好的荞麦连缸都挖走了。荞麦放在洋芋窖里，洋芋窖里是空的，我娘在窖底上挖的坑埋下的，挖走了。

这三天搜查队在我家挖，在我家吃，他们撤走时粮没了，文艾菜也叫他们吃光了。

搜查队走后十几天，我大从华家岭回来了；是马车拉回来的，走不动了。我大回来时我娘和二爸家的大哥不在家。家里有个油坊，在庄外的麦场上，分家时给我大和二爸两家了。这时家里没柴烧，我娘和二爸家的大哥拆着烧火了，队里说那油坊已经入社了，是集体的财产，把我娘和二爸家的大哥拉到公社批斗去了。那是快天黑的时候，听见有人敲门，我当是娘回来了，出去开门，却是我大回来了。我大饿得变相了，不像我大了，走路都走不稳。

第二天我娘和大哥才回来。

又到第二天，两个姐姐要饭回来了。这天晚上我娘烧了一锅榆树皮汤全家喝，喝完，睡

下了。两个月没见我大了，这夜我睡在我大的怀里。天蒙蒙亮，我大怀里湿溜溜的，像是出了一身汗，——实际我大失禁了，我傻着呢，辨不过来——我冷得不行，我就喊娘：我大身上出水了！娘叫我喊大，我喊大，大不喘（注 8）。大姐喊大，也喊不喘。我娘骂我：赶快起来！我娘也起来叫我奶去了。我奶住四爸家里，听说我大叫不喘了，一进门就在院子跪下了，把头在地上磕得咚咚响，呼天抢地地哭：我这辈子做啥孽了，我的儿子一个跟一个地不行了！

我二爸和大哥把我家的面柜的腿腿锯掉了，把隔板打掉了，把我大放里面，叫了两个人帮忙抬出去了。旧历十一月的天气地上冻了，挖不动坟坑，只好放在庄后的一孔窑里。这是放添炕的（注 9）用的土窑。门口立了些树枝堵住。

我大去世后烧了七天纸。那几天我大姐姐就说，烧过七天纸领着我要饭去。在家里吃树皮吃谷衣非饿死不可。我娘不同意，说这都快到腊月了，出去冻死呢。我奶说我娘，你叫要去吧，你就这一个独苗苗了，蹲在家里饿死呢！我娘不拦了。

头一天要出门，怕公社干部挡住，娘说明天走吧，早些走。第二天天还黑着就起来要走，天上下起雪花来了。娘说，下雪了，冰天雪地的，衣裳下湿了咋办呢？等雪停了吧。还是我奶办事果断，说我娘：你不要拦了，赶快叫走！走的晚就赶不到要饭的地方了。

我娘不反对了，默默地把她准备好的两碗谷衣炒面叫我大姐背上。谷衣炒面就是在辗子上辗下来的谷子皮，谷壳壳。炒熟，磨细，能煮汤，也能干吃。

从第三铺槐树湾天不亮走起，路过宁家湾和万家岔，到万家岔时天亮了。这时候又刮风又下大雪，身上刮透了，脚上的鞋湿透了——因为沾在脚上的雪化了。雪花飘飘，寒风割脸，确实冻得受不了，但两个姐姐催着我快走。她们说还没出第三铺公社呢，遇上公社干部非挡回去不可。公社有规定，社员不许外出逃荒，那给社会主义丢脸，给公社干部丢脸。

又走到温泉、西川，没进通渭县城，后晌上了北山。北山上白雪茫茫，除了黑楚楚光秃秃的在北风里日日响的树棵子，山梁融化在茫茫的白雪里。大雪旋裹的雪柱子在空中旋着转着。天黑了下来。我们走一步脚下就咕吱吱响一声。我害怕得很，怕狼，怕夜里冻死，可我姐说前边有个村子，我们今天缓在那里。我跟着走，进了山梁东坡洼洼的一个村子，两个姐姐领着我找住处。央求几家都不叫住，后来找到一个老大妈家，老大妈把我们收留下住了一夜，她说她家的娃娃也要饭去了。老大妈家还有两个小娃。大妈小个子瘦得很，和我娘一样瘦，风能刮倒的样子。炕烧得很热，几个人挤着睡了一夜。这天走了一整天没吃东西，我口干，吃不下去。姐姐也没吃，她是给我留着不敢吃，怕头两天要不上吃的饿着我。大妈给我们烧着喝了点开水，把我们的鞋放在炕角上烘干。

天亮后继续走，走在去义岗川的山梁上听见前边有马车的声音。当时我已经走不动，大姐说赶快走赶马车去！到车上坐一下。追了一截，马车下山了，走弯来弯去的车路，我们走截路从坡上溜了下去，追上了。我姐央求赶车人：把我兄弟带一下，兄弟走不动了。赶马车的不叫坐。这人三十岁左右，戴顶皮帽子，穿皮袄，烂布鞋，坐在车辕上。我姐嘴里央求带一下，一边说，一边把我抱上了车。坐上后赶车的再没说啥，两个姐姐也爬上车来。一直坐到义岗川，马车进了一家大车店停下，我们下来。赶车的进了一间房子，我大姐进了另一间房子，要点水出来叫我喝。把碗还回去时央求那房里的一个女人，女人叫我们进去了，上炕，和这女人睡在一盘炕上。

《定西孤儿院纪事》 姐 姐(2)

第二天早上我姐一定要我吃几口谷衣炒面，说再不吃就饿垮呢！两个姐姐都吃了，我还是没吃，吃不下去。谷衣太干，在家煮汤能喝下去，干吃我真吃不下去，扎嗓子，苦。再上路我就走不动了，饿得洋混子（注 10）了，脑子木呆呆的脚抬不起来了，不会走路了。两

个姐姐拉着我走，上山的时候从后边推着我，轮换着推。这一天又走了四五十里路，——三天总共走了一百五十里路——傍晚时走到一个名叫沙家湾的地方。大姐说前头有个独庄子（注 11），上次她和二姐来这儿要饭吃饱过肚子。

我大姐二姐要过一次饭了，她们认路，也认识大多数地方叫得上名字。大姐十七岁，二姐十五岁，我十岁。大姐已经说好婆家，原定五九年正月婆家娶亲的，五八年生活紧张了，婆家来人说缓一缓，过了这一段艰苦时期再结婚。大姐比二姐长得俊，瘦高条，二姐长得矮，胖，那时也不胖了。

听两个姐说能要上吃的，我就鼓劲儿走。一会儿走到那个独庄儿，却是没一个人——庄子在，人搬走了，空空个儿。我们三个人一下子泄气了，扑腾坐在地上了。

坐了一会儿，大姐说，缓一下咱还走，没人怎么办！我已经站不起来了，是我大姐拉我起来的，拉着往前走。走到沟底里，有十几户人家，我们就去要饭。这是离开家三天来我们第一次要饭；前两天没要饭，光赶路了，到了村子就是找地方过夜。这都是我大姐决定的，她要过一次饭有经验，知道在通渭县境内要不上饭。到这个村庄，我姐说能要饭了，我们就开始要饭了，但是连着要了几户人家，都没要上：家里的大人开会去了，娃娃们在家。我姐说，谁家也没干粮，吃饭的时候再要吧。我们就在街上坐着等大人。天快黑时大人们回来了，各家的烟筒冒烟了，我们开始要饭。我没要过饭，不敢要，大姐领着我要；二姐分开了，她自己去要。头一家要饭，我姐站在门口喊，大奶奶，给上些吃的。喊了几声没人出来，也没人答应。我拉姐的手叫我姐快走。我那时还羞得很，要饭是丢人的事；我还害怕得很，我也不知怕什么，反正心里恐惧得很。我姐不走，连续喊大奶奶给上一些吃的。终于，一个老婆婆出现了，花白的头发，瘦瘦的黄黄的脸。她走到大门跟前说，我家也没吃的，连汤也喝不上了。我姐央求说，大奶奶，给上一口嘛。我家里没吃的，出来三天了，一口汤都没喝上；我弟弟快饿倒了，走不动路了。把汤给上些。老婆婆不说话了，转身进了房子。我想，人家不给嘛，走嘛，但这时老婆婆又出来了，拿着舀饭的铁勺走到我们跟前说，实在是没吃的，把这口汤喝上吧。我姐忙忙把她提着的提篮儿里的一只黑碗伸出去，接住老婆婆铁勺里的汤，嘴里说，谢谢大奶奶。老婆婆还站着，我姐就把碗给我了：

拴拴，快喝，趁热喝。

这是糜面汤，还有一块煮烂了的指头蛋蛋大的洋芋（注 12）块块。我一口喝完了汤，第二口又喝掉了洋芋块块。

又连续要了三家，连口汤都没给。我失望得很，不想要了，但姐姐拉着我往前走，接着要了两家，又都给了些糜面汤。姐姐都叫我喝了。又有一家人给了两个生洋芋，放在姐提的篮儿里。这时我们已经穿过这个村子了，到村口了。

二姐怎么要饭的，我不知道。我和大姐跟二姐分手的时候说好的，要罢了饭在村口见面。我和大姐在村口等呀等呀，天黑黑的了，没等着二姐。我们又进了村子找二姐，没找见。问了几家人，有人说看见了，从那个方向走了，我们顺着人说的方向找了几遍，还是没找见。后来找到这个村的马号旁边了，大姐说，二姐可能蹴在（注 13）马号里了，进马号问问吧。马号的院子里有个小房，灯亮着，有个老汉。大姐问他有个要饭的丫头来马号没有？老汉说没有，没看见个要饭的丫头。说着话老汉知道了我们是姐弟三个人出来要饭的，老汉说我姐：你兄弟这么小，天这么冷，你领出来要馍馍，饿成这个样子了，你的胆子这么大呀!把兄弟饿死怎么办！他数落了几句我姐，又说，别找了，你妹子可能在谁家蹴下了，你把兄弟领进来，就在这达蹴下。我和姐正发愁这天夜里没处睡觉，就在马号里蹴下了。炕热得很。

饲养员老汉善良得很，他说，可不敢在村里乱跑。队长开会时说了，上边有指示，外流人口不叫收留，看见了要报告，送到收容站去。

第二天早上，老汉忙着喂牲口，我姐把洋芋塞进炕洞里烧熟了，叫我吃，她吃了一把谷衣炒面，喝了口凉水。从家里带出来的谷衣就吃完了。

UnRegistered

吃完洋芋离开了马号，这时还不到饭时候（注 14），大姐说找二姐去。我们在村子里找了一圈还是没找见，大姐失望了，说二姐可能离开这个村子了，咱往前走吧。

这天中午要饭的村子我没记下，但是却在村子里遇见了二姐。

大姐为二姐担了一夜心，怕她出啥事了，或者叫坏人欺辱了，或者冻死了。如今在路上碰见，她一腔子的怨气都发泄出来了。我大姐的名字叫芬儿，二姐叫芳儿，大姐厉声喝道：

芳儿，你昨晚哪去啦！

我二姐没说话，大姐就骂开了：

你个混帐，给你说下的要罢饭在路口上等着，谁先到谁等着，你做啥不等！你说，你做啥不等！你把人能急死嘛！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找了半夜！

二姐当时解释一下就好了，可她没解释，就那么站着，看着大姐，看着我。大姐接着骂：

你哑了吗？你说呀！你为啥不说话！分手的时候说下的谁先到谁等着，你为啥不等！你混帐东西！你家去，你自己要馍去！你不要跟我们在一搭，你叫人把心操死哩！

大概是大姐太凶了，二姐受不了啦，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噔噔噔地往村外走去！

我看二姐走了，心里害怕，说大姐：

姐，你再不要骂了，二姐着气了。

《定西孤儿院纪事》 姐 姐(3)

大姐说：

着气了？她还着气？我的气还没出来哩，她就着气了！走去，叫她走去！我看她上天去！

当然，二姐是上不了天，但二姐转身噔噔噔走了之后，我们再也没看见她。以后的两天里大姐也很后悔，她猜测，二姐那天夜里可能没找到住处，可能在哪个麦草堆里睡了一夜，也心里窝囊着呢。她一顿骂，不许二姐还嘴，二姐可能真正生气了，赌气走掉了。于是大姐领着我一边要饭，一边找二姐。大姐估计，二姐可能还会走夏秋之际她们要饭走过的那些村庄，便领着我也到那些村庄去要饭，找二姐，但始终也没见着二姐打听着二姐的下落。

在沙家湾要了几天饭，大姐就领我到了青天堡。青天堡是回民集中的地方，头天到那儿，饭能要上，但晚上睡觉没地方去，找了多少人家，都不叫我们住。怎么央求也没人要，都说政策紧得很，不敢收留。那天找住处到深夜了，我们到了一个人家，有一个老奶奶，我们就央求叫我们缓一晚上暖和一下。那老奶奶说你们出去，到外头找住处去。我姐说太晚了，叫我们好歹过上一夜，在地下蹲着都行。那老奶奶说不成，你们不能在这达蹴着。不是我不叫你们缓着，你们可可怜怜的也孽障得很。我把你们留下，后人来了肯定不行，把你们撵出去哩！我和姐不走，就在房里的地下蹲着，我姐说，这时间了，我们确实没处去了，你家后人来了再说吧。老奶奶的后人来了，干脆不叫蹲，开了门撵我们，还把我姐踢了一脚。吓得我和姐赶紧跑了出来。就这他还追了出来，叫我们离开村子。我和我姐不愿走，人生地不熟，又是深更半夜，我们能往哪去！但是老奶奶的儿子跟上来了，一连声地喝走，走，走！他把我们赶过了一道沟，翻了一道梁。这时候他蹲下了，说你们愿往哪走就往哪走，不要回来！啊呀，那个年轻人，我没见过那么坏的人！我想，回回都这么坏吗？没办法，他在那儿拦着，我们进不了村，只能摸黑往前走。没月亮，那几天夜里没月亮，黑得很。深一脚浅一脚，一会儿像是有路，一会儿又没路了，遇到了塄坎，原来是走到野地里去了。我当时心里恐惧死了，心想，今晚上没命了，不是狼吃掉就是冻死。我的眼睛里都含着眼泪了。还是我姐有本事，她就像是有夜眼，拉着我走了一程进了另一个村庄，而且立即我们就闻到了新鲜的马粪味道——我们走到这个村的马号跟前来了！

按说，马号是最理想的住处，但我们不敢进去。那个村的回回把我们撵出来了，这个村的回回能收留我们吗？

Unregistered

我和姐想找一找，看这儿的麦场在那里，我们想找个草垛钻进去。就在我们转身离开马号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间草窑——用土坯旋的房子，房顶上没有椽子，里边堆着铡好了的麦草。在这寒冷的腊月，又是无处栖身的关头，一个草窑当然是可以勉强栖身的了。我和姐立即钻了进去，并很快地在一堆铡碎的麦草里安顿下来。但是，毕竟这是腊月的数九寒天，没有门的草窑，西北风直接就灌进来，加之我们冻僵的身体本身就没有多少热量，我和姐睡下很久，姐搂着我我也睡不着觉。姐也睡不着，我们抖得索索的。

就在这时候，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一个人走进来了，在我们头顶蹲下了，把一个啥东西放在地上。我当时怕极了，以为是那个撵我们出来的年轻人还在跟踪我们，要加害我们，要掐死我和我姐。或者是在我们走进这个村的时候，有个坏人跟上了我们，要把我和姐怎么的……还在家的时候就时不时听见这样的传闻：某某某在外头要饭叫人打死了，谁谁谁叫人刮着吃了肉了！可是没想到的是那个人伸开了手划了一下草，他的手碰到了我的头，竟然惊得呀地叫起来，噔噔噔退了几步跑出去了。过了一会儿，窑外边出现了一盏马灯的亮光，两个人说着话走进来了。看见了我和姐，其中一个人说：

啊呀呀，你们是做啥的，咋睡在这里？把我吓死了！原来他是饲养员，拿着背斗进来揽（注 15）草的，给牲口上料呢！他们把我们领到饲养员住的房子去了，叫我们在炕上睡，把身体暖和过来了。我和姐都睡着了。

其实回回和汉人一样，好人多，坏人少。

转天，我们往关川一带走。青天堡的回回生活也差，也吃谷衣，吃荞皮，我们就往关川走。关川一带生活稍好一点，能要上一点洋芋汤和糜谷汤，也有的给些酸菜，吃不饱但饿不死，能把命吊住。

我们没进会宁城，姐知道城里有收容站，抓住要饭的就往回送。我们是翻山过乡到关川的。关川是会宁县的西川，是以一条河出名的，那条河叫关川河；它随后流进祖厉河，再往北流，流进黄河。一天，我们在一个村里要饭，遇到的一个人说，走，我给你们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去。那人像是个村干部，把我们领到河畔公社的收容所去了。那是个临时的收容所，不是公安局办的，看来就是专门收容要饭人的，因为它是在一个私人的院子里，有二十几个要饭的，大部分是大人，就几个娃娃，还都比我大。进了收容所我和我姐很害怕，怕他们把我们遣送回通渭去，那就得饿死。可是他们没遣送，给了些谷米面煮的汤喝，就把我们领上了一片塬地，给我们一人一个背斗，叫我们到压沙地（注 16）背沙子。背沙子要从山沟沟里背，走的路长。背了几趟，累得很。在一个转弯的地方，我姐前后看看没人，就撂下背斗拉着我跑。

我姐一边拉着我跑一边往后看，专往僻背的山沟沟里钻，怕有人追上来。跑了一阵之后藏在一条坡地的地埂下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缓了一会儿，看没人追上来，这才慢慢站起来往前走。这时候我们也没目标了，也不知道走到那里了，看见村庄就进去，要着吃。我们这样乱跑就是为了躲开河畔的收容站。这样走了两天，我们走到了白草塬。白草塬的情况比通渭好一些，但和关川差不多，人们也挨饿着呢，要饭时有的给有的不给，天天能吃上一点儿，但总是吃不饱。不过我的腿比在第三铺槐树湾时有劲了，有时一天走几十里不觉得太累。

我记得离开家的那些日子——有一个多月——就吃饱了几次。

一次是走到刘寨遇到了一家人，只有老两口——四十几岁快五十岁的样子吧。我和姐进了他家院里要饭，老两口把我们叫进窑里，端出来几个糜面馍馍叫我们吃。那馍馍一个就有碗那么大——半斤重。我已经一年没吃过饱饭和馍馍了，馍馍一端上来放在炕桌上，我的心里就说不出的兴奋！老两口说吃吧，你们往饱吃。我伸手去拿馍馍，这时我的心跳得咚咚的，慌得很，也激动得很，嘴里气都喘不匀了，气短得不够用了！要晕过去的感觉！我的手抖得我想控制一下——不要抖——可是控制不住。我把馍馍拿过来吃了一口，那馍馍那个甜呀，像是嘴里含着冰糖！那个香呀，香得没法形容，比吃肉还香！一会儿我就把两个吃下去了。

Unregistered

这时候我姐姐也吃完了两个，正伸手拿第三个，我也去拿第三个，但这时坐在板凳上的老汉说话了：你们饿了的人，一下子不敢多吃，吃多了胀呢。

《定西孤儿院纪事》 姐 姐(4)

这要是在家里我大我娘说，我是不听的，——心里饿呢——可这是吃人家给的馍馍，尽管想吃，但还是忍住了，没再吃。我姐也把抓起来的馍馍放下了。这时老奶奶又端上开水来说喝些水，渴了吧。我和姐一人喝了两碗水。

喝完了水，老两口说，你们姐弟今天就在这达缓下，我们家里再没人，炕大着呢。

我感动得心里热乎乎的：自从离家要饭以来，这是第一次别人先说出来叫我和姐住下的话。我心里觉得幸福极了，也感动极了，没法形容的感动。我的眼睛里含满了眼泪。

于是我和姐脱了鞋上炕坐下，用被子盖上了腿，暖腿。立刻，全身都暖和了。这时老两口跟我姐喧（注 17）开了，那老汉说：

我们家是缺儿女的，没个娃娃。你看，把这么心疼（注 18）的娃娃饿成这样了，叫人心痛得很呀。

停顿了一下，他又说：

这丫头，我跟你说句话——如果能行，把你弟弟给我家留下。我们老两口认个后人你看行不行？

我姐说：

老爷爷，我家姊妹几个，就这一个男娃。我娘怕他在家里饿死没后人了，叫我领出来混个口，我娘在家等着我把兄弟囫囵个儿领回去呢。我大刚刚没了。这兄弟不敢给人。

老两口听姐这么说，不言喘了。睡了一夜，天亮又拿干粮——糜面馍——给我们吃，叫我和姐吃饱了。还给我姐的提笼里装了几个糜面馍，我和姐就动身走了。走的时候，老两口还跟我姐说呢：丫头，你要是舍不得兄弟，连你也留下，我们把你认成自个的丫头，行不行？吃的我们有呢。我姐说，老爷爷，你把我留下，我也不能把兄弟给你。我是一片树叶落到哪达都行哩，可兄弟不行。他不家去，我家就没顶门（注 19）的了。

老爷爷说，你这个丫头，天这么冷，你领上兄弟往哪里要吃的去！

我姐说：

老爷爷，那没办法，我家穷，不要饭就饿死呢！

然后姐转过身来说我：

拴栓，走。

离开刘寨，又到了大沟。在大沟有一家人也好得很。那是在一个小地名叫猪槽沟的村子要馍馍，又吃饱了一顿。

离开大沟，离开猪槽沟，我和姐还往北走。我们一路上听人说下的，靖远县的情况比会宁还好，那边靠着黄河，产量高，不缺粮，要饭能吃饱肚子。可是越往北走，人口越稀，一片接一片的荒滩，一道一道的荒岭，有时一二十里路看不见人，看不见村庄。

还在大沟猪槽沟的时候，那一家好心人就劝过我们，不要去靖远，山高滩大狼多得很，狼吃了的要馍馍人多得很。我姐不信，说那是好心人怕咱出事吓唬咱呢，咱就往前走，到靖远就能吃饱肚子了。

在大沟北边的几个村子里又要着吃了两天，有一天中午吃了一顿饱饭，我姐就说，今天下午咱趱紧了走上一截，今天就要到靖远县。

那天下午鼓着劲儿走了三十里路，过了一个庄子，又走过了一个庄，又过了一道沟爬上一道长长的山梁。光是在山梁上高高低低走了十几里路，来到一座山峁上。我们问下人的：下了那个山峁是一片大荒滩，荒滩的那头山根里有个村子，那就到靖远了。我们站在山峁上

UnRegistered

看见了那村子。这时已经黄昏了，一会儿天就要黑了，我们急急忙忙地往峁下走，朝着荒滩上的一群羊走过去。我们知道，有羊群就有放羊的，但就在这时从东边的山沟里跑出来两只狼，一下子钻进羊群里把一只羊扯（注 20）倒了，又扯倒了一只，把羊群整个冲散了。明明白白荒滩上有个放羊的人，狼还是把羊扯倒了。我和姐吓坏了，不敢走了，慌慌张张又上了山峁。我姐说，咱原路回去吧。

可是，回去又谈何容易，刚刚爬上山峁，走过一个凹塌，天就黑下来了。我的心里害怕极了，我想，天黑了，山梁上可不要窜出狼来。我就跟姐说，姐，不要走了，天黑了，出来狼咋办呢！就这里蹲下吧。我姐这时也有点害怕了，但她说，蹲下哪行，蹲下就没狼了？蹲下还不冻死吗！

我姐说得对。蹲下就是避开了狼，也非冻死不可。已经腊月二十几了，正是三九天气，太阳一落就冷得受不了。我和姐除了穿个破棉袄，下身是单裤子，两条腿已经冻麻木了，如果停下，时间不长就能冻死。

我们就接着走，但是走了也就是五六里路，我就走不动了。饿是次要的，就是冷，再加上害怕遇上狼，心里恐惧，这寒冷就格外压迫人。我的两条腿已经冻得透透的，腿都伸不直了，走不成路了。

我姐看我的确走不动了，就背起我走。提笼儿交到我手里。她的手揽着我的腿。

我姐那年十七岁，个子大，但终究是挨饿的人，走一截也乏了，越走越慢，后来站下了，放下我缓一会儿。她说，这怎么办呀，路还远着哩，我也乏了。我没喘。喘啥哩，我成了我姐的拖累了！我抽抽噎噎地哭起来。我脑子里就想着一个问题：今晚上不是叫狼吃掉就是冻死，再也看不见娘了！

就在我抽抽搭搭哭的时候，我姐突然说，拴娃，你看，那是不是一盏灯？

这是腊月二十几的日子，天刚黑月亮就下山了，山山洼洼一片漆黑，我根本就看不见哪里有一盏灯。姐说:

你看，在半山坡上，有一点亮光呢。

我按着姐指定的方向看，果然看见了一点点黄色发亮的东西。凭经验判断，那里有一间房子，房子里点着灯，灯光照在窗纸上。姐说；

走，到那达缓着去。

姐背着我从陡坡上往下溜了一截儿，出现了坡地的塄坎，在一块坡地的边上出现了几间房子。一只狗叫起来了。是个羊圈。我姐说。

那时候农村的人家早不养狗了，狗吃粮食，只有生产队的羊圈才养狗，而且是山坡上攒粪的羊圈才养狗。会宁县和我们通渭县一样，山多川少，庄稼地都在山坡山梁上，为了往地里背粪方便，很多羊圈建在离村庄很远的山坡和山顶上。

这个羊圈就是在靠近山梁的山坡上，一间大棚子圈羊，旁边还有两间放羊人的住房和草窑。听见狗叫，房门开了，一片黄色的灯光洒到门口，一个人走出来问了一声：做啥的？

《定西孤儿院纪事》 姐 姐(5)

我姐忙说，要馍馍的。

要馍馍的？那人反问了一句，接着又说，三更半夜的你们要馍馍哩！

老大大，我们是往靖远去哩。走到北边的山梁上看见狼了，不敢走，折回来了。

放羊的说，你还背着个人？

姐回答：是我兄弟。老大大，我兄弟冻零干了，（注 21）你叫我们在你房里缓一下。

去去去，我这里没处住。

放羊的大声说完转过身去就要关门，但我姐紧蹿两步用身体抵住了门板。我理解姐姐的

心情：真要是被那人拒之门外，我们可就麻烦了，因此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同时我姐又说，老大大，把我们留一夜嘛。

但放羊的吼开了：哎，你还进来了？出去！出去！谁叫你进来的！

但我姐挤了进去说，老大大，求你了，叫我们缓一下嘛。

那人还是吼，谁是你的大大！出去！出去！出去！

姐姐不仅不出去，反而把我放下了。我因为腿冻得没了知觉，一放下就跌倒了，坐在地上，咚的把地砸得响了一声。这时我看清了，这个放羊人大概四十岁的样子，一脸胡子，很凶的样子。但姐姐不害怕，姐姐和我被人骂惯了：滚！走开！这样的话我们一天不知道要听见几次。所以姐姐放下我之后继续央求：

老大大，叫我们缓上一夜嘛。没处去呀，这荒山野岭的。你看，我兄弟已经冻得站不住了。

放羊人还是不松口：我管你站住站不住哩！我这么小个房，这么小个炕，你们两个人一睡，我到哪里睡去！

的确，他这间房子很小，二三尺宽的一条地，不足四尺宽的窄溜溜炕。我姐忙说：

老大大，留一下我们嘛，可怜可怜；我们不上炕，就叫我们在地下蹲一夜也行。

可能是我姐说的在地上蹲一夜也行的话打动那个放羊的了，那人在炕上坐下了，打量着我姐问起话来：你们是哪达人？咋到这里来的？

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我和姐姐一天不知道要回答几次，而且都是说实话，——我们是通渭第三铺公社的人，我爷饿死了，我大饿死了，家里剩下我奶、我妈、和一个妹子，我们姐弟三个人出来要饭，二姐又丢失了，不知死活……而且，这天我姐还说起了我二爸、三爸和四爸家的情况，三爸死了，三妈到陕西要饭去了……

我姐要饭有经验了，为了打动人心，得到同情，一说起来就痛哭流涕，往往就是最严厉无情的人，听了也为之动容。所以这天我姐说完，那个放羊人就不撵我们了，还说噢，你们家这么可怜！

于是，我姐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放到炕上，接着央求：老大大，可怜一下我兄弟，我们家就这一个后人，你行个善，叫我兄弟在炕上暖和一下。我在地上蹲着都行呢。

缓上一夜就缓上一夜吧。放羊人终于松口了，但他眼珠一转又说，我答应你们两个在这达过夜，你们给我啥好处哩？

你要啥好处？我姐惊讶地问。

啥好处？嗯……这话……当着你弟弟的面，我还不好说……

那人不知为什么突然就吱唔起来，脸上的表情有点不自然。

你说嘛。我姐催他，看着他。

还真有点……不好说。那人似乎还真有点难言的样子，站了起来，扭过脸去不看我和我姐，但他沉默片刻后又说，走，你到外边去，我跟你说个话。

我姐怔了一下说，到外边做啥呢，怪冷的。你有话就在这达说嘛。

但那人噔噔噔几步走出门去了，在门外喊，你出来，到旁边草房来，我跟你说话。

我姐没出去。姐可能觉出了什么不祥的事情，坐着没动。后来那人又喊了：你出来不出来？我姐看了看我，说，栓拴，你坐着，我出去一下。

我姐出去后在门口站着说，你有啥话你就说嘛，但那人的声音说，你喊啥哩？来，到草房来，我在草房跟你说，外面太冷。接着，我就听见了门轴的吱扭的响声和那人的招呼声：进来，进来。

我不知道那人说了些啥话，但我姐很快就回来了。煤油灯的光线照在姐的脸上，我看见我姐的脸色红红的，又像是很生气的样子。接着那人也跟进来了，很厉害的声音说：

怎么，你不答应吗？

我姐咬着嘴唇说，不行！
那人很凶的样子，很吓人地说，不行？不行了你们就走！我这里不招你们！你和你的兄弟愿到哪睡去就到哪睡去！
我姐不说话，在地上站着，背朝放羊的，也背朝着我。后来，她默默地把头会儿进门后从头上抹下来的一块棉线织的遮风挡寒的头巾拿起来，默默地包在头上，然后拉我：
拴拴，下炕，咱走。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不想走。我知道，出了门就要受冻。我说那个放羊的:
老大大，你不叫我们睡吗？
放羊的脸上一种怪模怪样的表情:娃娃,不是老大大不叫你睡？是你姐不愿意在这达睡。
我又问姐；姐，你咋不愿睡？
姐不回答，厉声喊，下炕，叫你下炕你就下炕。走！
我一下子哭了：姐，就在这达睡吧，外头冻死呢……
姐突然哇的一声哭了，接着扑腾一声跪在地上，哭着央求：
老大大，你就可怜我一下。我已经许了人了，说下今年娶亲的，闹年成才没娶……你可怜一下我，我把你认个干亲，你是我干大，行不行？
不行不行，你想走就走，领上你的兄弟快走……那人说。
我姐还是哭着说，干大，你是我干大。不管你认不认，我都叫你干大。干大，你可怜一下我和我兄弟。我兄弟一出门就得冻死，就得叫狼吃了。可怜一下，行个善……
那人说，不是我不可怜你兄弟，是你不可怜你兄弟！你就不要怪我不行善。

《定西孤儿院纪事》 姐 姐(6)

姐说，干大呀，你行行好，救我兄弟一命……
那人说，少胡说八道，谁是你干大，谁球稀罕你叫一声干大！走！领上你兄弟走，滚出去！
以我当时的年龄的确辨不清当时出啥事了。我那年才十岁，还不懂事呢。我只是感觉出来那人不叫我们住他那达，是因为那人要我姐做一件事，而我姐又不答应。于是我就问我姐：姐，他要做啥呢，咋这么凶？
我姐光是哭，不回答我。哭了好久，她像是作出了决定，她又摘下了头巾，咬着嘴唇对我说：
拴拴，不走了，咱们不走了。睡吧，你先睡。姐等会儿就睡……
那个放羊人笑了，说，这就对了。把你个要馍的，还高贵得很！你当你是啥人？皇亲国戚？青枝枝绿叶叶？
我不懂那个人说的啥话，反正是他不撵我们走了，我就放心了，放心地脱了棉袄钻进被窝里了。睡着了。羊圈里的炕都烧得热，有羊粪……这一觉睡得香得很，直到我姐把我叫醒。我们在人家过夜的时候，我姐经常半夜里把我叫醒。那时我身体弱有时把人家的炕尿湿。但这天姐叫醒我之后没叫我下炕尿尿，却说，拴拴，穿鞋，咱走！这时候天还没大亮，就见门缝里刚刚透进来一束淡淡的清光。我跟姐说天还没亮嘛，急着咋哩？我还想睡。但姐不解释，态度很粗暴地一把拉起我来，不等我穿鞋，她就把鞋给我穿上了，拉着我出了门往山梁上爬去。
姐好久没说话，就是走。等到上了山梁，姐才回过头来说：
咱回，回家去！
这时我才看见姐的眼睛哭得红红的。姐跟我解释：咱回家吧。快过年了。我想娘、想奶奶了。

Unregistered

我说我也想娘，想奶奶。

我们就沿着山梁往南走，往通渭走。

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个放羊的老大大在羊圈的炕上睡得跟死猪一样，打着呼噜。

我和姐姐是大年初一回到槐树湾的。那时我娘已经去世了，奶奶活着，妹妹活着。到家还是没吃的，第二日早上我姐又出门要饭去了。我跟着奶奶过了一个月，妹妹先殁了，接着奶奶也下场了，生产队就把我送到了公社的幼儿院去了。

我再见到大姐，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我已经到了定西孤儿院了，上一年级。那是七月的一天下午，孤儿院李院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了，说是有人来看我。原来是我大姐。大姐说她要饭去陕西了，她是从陕西回到定西，然后要回通渭县家里去，在定西城里遇到了年家湾村的年至真。年至真是和我一起来孤儿院的，他比我大两岁上四年级，和几个大娃娃在定西县的大成小学上课，在孤儿院吃住。他在去上学的路上认出了我姐，告诉姐我在定西孤儿院呢，我姐就到孤儿院来看我了。我姐问我孤儿院能吃饱吗，我碍于李院长的面不好说挨饿的话，就说能吃饱。我姐说能吃饱就好。

那次来孤儿院看我，我姐还买了一把枣给我吃。那时枣刚下来，我姐用一个手巾包着。

到兵团工作以后，两三年我就回家探一次亲，探亲就是看大姐。不回家的一年，过年时给大姐寄几十元钱。大姐还在世。大姐成家后生了三个儿子一个丫头，丫头出嫁了，大儿二儿成家了，小儿还上高中呢。

十八年以后大姐打听到二姐那次出去要饭在靖远县的周家咀跟了个男人。1978 年我和大姐专门找去了，找到后二姐不认识我和大姐了，我和大姐也认不出二姐了。

注 1：甘肃中部地区习俗：把父亲叫大，父亲的大哥叫大大，二哥叫二大……父亲的弟弟排行老几就叫几爸，如二爸，三爸……如此类推。

注 2：1958 年，甘肃省委决定要把发源于甘南藏区的洮河水全部引流到陇东董志塬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工程”，途径中部干旱山区，修一条“山上银河”。十六万民工苦干三年，以失败告终。

注 3：五六七十年代，农民除了交公粮，还要把余粮卖给国家；余粮是有定额的必须卖的，农民把这种粮叫做征购粮。由于各级领导左倾和浮夸，吹牛放卫星创高产，征购粮定额很高，有些地方把全部口粮交征购还完不成定额。

注 4：类似于油菜的一种油料植物，菜籽榨出的油味苦，其叶片可煮熟漂洗之后食用，味同苦苦菜。

注 5：荞麦分甜荞苦荞两种，甜荞独杆儿，产量低，生产期短，霜一打就枯死，苦荞生长期长，耐寒，产量高。

注 6：甘肃中部山区最高山脉，主峰海拔 2457 公尺。跨省的西（安）兰（州）公路和华（家岭）双（陕西双石铺）公路经过这里。

注 7：甘肃大部分地区把院子叫庄子，几代人居住过的院子叫老庄。

注 8：方言，不说话，不出声。

注 9：西北农村冬季烧火炕取暖，烧炕用的柴草谷衣麦衣树叶和晒干了的驴马粪统称添炕的。

注 10：方言，胡涂，神志不清。

注 11：方言，一个村子只有一户人家。

注 12：方言，土豆，马铃薯。

注 13：方言，住下，睡下，待下。

注 14：方言，中午。

注 15：方言，取，装，抱。

注 16：西北某些地区高寒，为提高地温以利农作物生长，便在田里铺一层石子用来吸

Unregistered

收太阳的热量，这样的农田叫压沙地。

注 17：方言，说话，聊天。

注 18：方言，可爱。

注 19：方言，没继承人，没儿子。

注 20：方言，咬，扑。

注 21：方言，不行了，形容情况不妙，很严重。

2004 年 2 月天津塘沽

《定西孤儿院纪事》 第三部分

《定西孤儿院纪事》 华家岭(1)

华家岭

芬儿一旦决定回家，就心焦火燎地赶路，连要饭的心思都没有了；她领着弟弟顺着南北贯通会宁县的祖厉河畔的公路往南走，饿了就在路边的村庄要口汤喝。三四天时间，就进了会宁县城。前一段时间要饭往北走，她领着弟弟没敢进会宁城，怕被城里的收容所扣住遣送回去，可这次他领着拴拴直奔县城。她对弟弟说，咱就到收容所去，叫公家把咱押送回去。收容所有汽车，说不定到家还能赶上过年。

芬儿还真说对了。拴拴跟着她打听收容所找到城西南角的一个收容所的时候，正是吃晚饭喝糊糊汤的时候。六七十个被收容的乞丐排队打汤，一个穿蓝色制服棉袄的干部站在打汤的地方说：

吃完饭，你们就休息，明天送你们回通渭去。

收容所设在了一家私人的庄子（注 1）里，有两排平房，还有两三间土坯旋砌的土窑。这里只有几个民政局的干部，还有雇来做饭的和协助工作的几个城镇居民。看来，这个收容所是专为收容乞丐而设置的，因为没有一个警察。

一人一碗谷子面的糊糊汤喝完，乞丐们就被赶进了土窑，门外上了锁。乞丐们拥挤着在铺了麦草的地上过夜，没有炉子取暖。好在风刮不进来，又都是风餐露宿惯了的，没有人喊冷，只有呻唤声，咳嗽声，且渐渐平静下来。

有一件事姐姐没说对：没有什么汽车。第二天早上起来，民政局干部就叫大家排队。还是那个穿蓝色棉制服的人喊：走了！走了！排好队！有人叫唤起来：不给些吃的吗？蓝色棉制服说，走，联系好了，在前头路上吃饭！有人说给上些吃的嘛，不吃饭能走动吗？蓝色棉制服说，走，少废话！给上些吃的？给上些吃的你们腿攒劲（注 2）了，跑了！另一个工作人员大声喊：

放心走，饿不着你们。背着粮哩！

人们看时，几个身体有劲的乞丐背着面口袋跟在一个干部后边走出大门去了。

人们似乎放心了一些，不吭声了，跟着这两个民政干部走出院子。什么样的人都有，五六十岁的老汉，老婆子，中年男女，十来岁的娃娃，夫妇领着孩子的。共同的特点是衣着破烂蓬头垢面，脸色蜡黄，很多人有棉袄没有棉裤，出了院子冷风刮来，人就索索地抖起来。民政局干部的担心是多余的，走了不长一段路乞丐们就拉开了距离，零零散散了，但没有人逃跑。看来，这些人不论是自愿还乡还是被迫还乡，都是听话的。有些人身体很弱，但挣扎着努力前行。

押送这些人的总共五六个人，一开始他们都很负责任，不断地喊叫跟上！快跟上！今天走到华家岭呢！到那儿就有汽车了，把你们送回家去！后来就都不吭声了，和乞丐们混在一

Unregistered

起走，因为他们也看出来了，这些乞丐都是想回家过年的，也都走得很努力。

拴拴和一个中年人走在一起。早晨一出窑门，民政局干部就把姐姐喊出去了，叫姐姐背上些粮食，前边走。昨天一进收容所，管理干部就认下她了，认为她自觉来收容所的，可靠，她的身体也高也强壮。她便把弟弟托付给了昨天认识的一家人。

昨天晚上喝完了汤在土窑的麦草上躺着的时候，姐身旁坐着个女人，三十七八岁的样子。那女人是全家出来要饭的，一个男人在旁边躺着，还有个十五六岁的女子在两人中间坐着。那女人看他俩是新来的生面孔，就问姐：你们是哪达人？姐回答，通渭第三铺人。又问哪个村？姐说槐树湾。一听是第三铺槐树湾的人，那个男人翻身坐起来问，槐树湾？槐树湾谁家的？姐说我大叫那永福。那人叫了起来：那永福，你是那永福的丫头吗？你认得我吗？姐姐摇了摇头反问你认得我大？那人说，怎么不认得呢，我是袁家沟的何家嘛，离槐树湾十一二里路嘛。我还去过你家。你家有爷爷奶奶，还有你大你妈，有两个丫头。姐姐纠正他：三个丫头。那人说，两个，那次到你家，你大说的两个，还有个男娃。姐说，男娃就是我这个兄弟，可丫头是三个，我还有个碎（注 3）妹子哩。男人说是吗？你碎妹几岁了？姐说五岁了。那男人说，那就对着哩，我是五六年前去的，你碎妹还没出生哩。唉，日子过得真真快！那年我是做啥呀……对了，那是我家的牛跑了，我到槐树湾的山沟里去找，回来渴了，想喝口水，进了你们家的。以前就知道你大，也见过面，没说过话。那次见了，就认识下了。

昨晚那人还问了姐许多话：为啥出来要饭？都到哪些地方要的？姐一一回答了，那人不断地叹息，叹息人生无常，叹息世事艰辛。

由于谈得热火，早晨民政局干部把姐叫去背粮，说背粮的要前边走，姐就把拴拴托付给这家人了。姐说，何大大，我前头走了，收容所叫我背口粮呢，就是大家路上吃的。你把我兄弟领上。

乞丐们出了会宁城，先是沿着通（渭）会（宁）公路走，后来就脱离了公路，沿着田间小道，沿着村道，顺着河谷，爬坡翻梁前行，向着高耸的华家岭方向。有些人喊起来，怎么不走正路呢？民政局干部说，走捷路呢，今天要赶到华家岭。

这一走就走了半天，到饭时候（注 4）已经走进华家岭的群山之中了，周围都是白雪皑皑的山梁，民政干部还催着大家快走。乞丐的队伍拉开了距离，稀稀拉拉有二三里长。有些人走不动了，喊腿痛，喊饿了，但民政局干部说，再坚持坚持，到王家寨子吃饭。

拴拴不知道王家寨子在哪里，只是咬紧了牙关跟着走。

终于，太阳滑过头顶了，乞丐的队伍走进了王家寨子，一个向阳的山坡坡上的一片村庄。先期到达的一个干部在村口路上站着，招呼后边走来的人：

到这边来，到这边来，在这个庄缓一下，喝汤。

先期到达的乞丐们已经在烧汤了，分在两户农民家里。那拴拴进去的一家正好是姐姐烧汤，已经烧熟一锅疙瘩汤了。农民家的锅小，烧了三四锅，人们才吃饱。——这一顿饭还真吃饱了，民政局干部知道今天的路远，还都是上坡，舍得下面，疙瘩汤里有许多指甲盖大的面核核。

先喝完汤的人，民政局干部催着叫先走。乞丐们分成两三拨出发了。姐姐叫拴拴还是跟着那个袁家沟的中年人走，说到华家岭收容所见面。姐姐还要给没喝汤的人烧汤。

那拴拴跟着人走，路越来越难走，一个劲儿钻沟，爬坡，有些地方小路被雪埋掉了，民政局干部领着他们走，雪有半尺厚。后来上到华家岭了，沿着山梁上平坦的公路走。公路南北方向，公路上汽车轧出的辙印层层叠叠。风大极了，也冷极了。刮的西北风。

《定西孤儿院纪事》 华家岭(2)

这时候天已经黄昏了，那个中年人说还有十多里路就到新站了。那拴拴前后左右看去，

他们走的这道山梁最高，两边的山都矮。云彩在他们脚下，太阳也在脚下，太阳在云彩里藏着，把云彩烧红了。

又走了五六里路，太阳从西边的云彩后边消失了，他们前方的公路边上出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不小，有些房顶的烟筒冒着淡淡的蓝色烟雾。这是麦秸、谷草燃烧的烟雾，它和城镇的烟筒里冒出的黑烟不一样。蓝烟一出烟筒就像被扫帚刷地扫掉了，消失了。华家岭的风太大了。风把拴拴的两条套着穿的单裤刮得哗啦啦响。虽然他的脸已经冻木了，但还是被风打得疼痛难忍。

娃娃，你现在阿么（注 5）办哩？我们不走了。

走到那片村庄旁边了，那个中年男人站住了说。拴拴不明白他的话，看他。他又说：

我实在走不动了，这达有个熟人，我们要到这里站（注 6）一夜去。你是往前走呢，还是在这达等你姐呢？

拴拴听明白那男人的话了，突然就觉到了骇怕。从会宁城出来，姐走在前头，吃过中午饭姐留在后边给人烧汤，现在，姐还落在后边很远的地方，而他们前后走着的人一个也看不见了。这个人说他们要到熟人家去，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天已经黑下来了，左右看出去都是深沟，深沟被夜色填满了，如同万丈深渊一样可怕。他的前面是一座黑魆魆的山头，脚下的汽车轧下的辙印往那个山头爬去。

娃娃，你往前走吧。这里是老站，往前五六里就是新站。收容所在新站，前边走的人都到新站去了。那人又说。

拴拴一点儿都不明白这个人说的老站新站是什么意思。还在明清时代，华家岭上的这条铺满积雪的道路，就是中原通往定西、兰州的必由之路。无数的商旅马帮、左宗棠征伐甘（肃）新（疆）的大军就从这儿走过，这儿形成了盛极一时的驿站和兵站。民国二十六年，国民政府出于抗战的需要，开始修建和拓宽这条驿道，二十九年贯通的西（安）兰（州）公路在老驿站南边三公里处建立了汽车站，修建了很高级的招待所，苏联援华战争物资经由此处运往抗日前线，中央大员和地方官员来往于东部和甘新青之间也要在此处落脚住宿。拴拴又一次回顾走过来的茫茫雪路和瞻望黑楚楚的前程，心都颤抖起来：

大大，你把我领上吧，我跟你去蹴一夜（注 7）。

中年男人也回头和前瞻了片刻，很为难的样子说：

那就走吧。

那一家人进了一个土墙土房的院落。主人烧汤招待，也给拴拴舀了一碗，但是睡觉时为难了：主人家就一盘炕，主人家两个大人两个娃娃，客人两个大人一个女子，打颠倒睡把一盘炕挤得满满的。中年男人就说拴拴：

你就在地下蹴着吧。

拴拴在地上蹲了一会儿，华家岭上没有取暖炉子的农家房子跟冰窖一样，冻得他实在睡不着，便央求主人：

老大大，叫我在炕旮旯上蹲着吧。我不占地方，就蹲着。

主人不忍心了，说，上来吧。

拴拴上了炕在炕旮旯里蹲下，但后来主人客人都睡着了，他也睡着了，歪着头，不知不觉就躺倒了。

早晨起来，主人不做饭，客人也自觉，说，我们到收容所吃去。拴拴就跟着出来了。拴拴已经习惯和姐姐分开过夜了。他们在要饭的日子里，每走进一个村庄，都是分头要饭，——这样可以多要一口馍或者一口汤，因此，经常各自在给馍的人家睡觉，然后第二天早晨在村口碰头。但是，这天走到新站附近的时候姐姐在街口站着，一看见他就发火了，就像刚出来要饭的那一天对待二姐一样：

你到哪里去了！

他说，跟这个大大在人家屋里蹴了一夜。

姐姐啪的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

我给你说过没有，在收容所等我！

他不吭声。姐又说：

你把我吓死了！我当成你叫狼吃了！怕你在路上冻死了！我等到半夜不见你，天不亮又在这儿找你。

拴拴不回嘴，他知道姐为他操心了。这时那个中年妇女说话了：

你不是托付给我们了吗，我们能把你兄弟撇了吗？

姐又高兴了，赶紧从手中的提笼里摸出个馍给拴拴，说快吃，饿坏了吧！

还在从会宁与靖远县的交界处往回返的路上，在会宁北川的甘沟公社的一个村庄里，进了一个庄廓，一个人也没，家搬空了，但在一个房角上发现了几捧秕胡麻，里边也有许多雀粪和老鼠屎。拴拴和姐把粪拣出去把胡麻拿上了，又在一户有磨的人家磨碎了，又在一户给了两碗甜汤（注 8）的人家搀上汤烙成了馍。这些馍他们舍不得吃，说带回家给娘和奶奶吃，还有妹子。他们姐弟俩人要饭每天能吃上些，身体已经强多了，饥饿感减弱了，能存住馍了。几个人回到收容所。进门的时候，头天管他们的那个穿蓝色棉制服的民政干部问姐姐：

丫头，找着你弟弟了？

《定西孤儿院纪事》 华家岭(3)

姐高兴地笑着回答找着了。然后，姐就跑到灶房烧汤去了。姐勤快，到了哪儿都帮人干活，人都喜欢，都愿意招呼她。

一人两碗汤喝完了，人们都挤到收容所的办公室门口，问汽车啥时来？还在会宁收容所的时候，民政干部就讲了，会宁城里雇不上汽车，到华家岭汽车站再找车，那里是枢纽站，班车多，谁去那儿都可以坐上车，车票钱收容所出。但这时华家岭收容所的一个警察说话了：这么厚的雪，哪个司机敢出车？今儿个腊月二十九了，能走动的就自己走，走上回家。走不动的等着看，看来车不来车。很多人哭开了：这么厚的雪，怎么走到家呀？

很多人走了，他们回家过年的心切，他们也心里清楚，路上雪太厚不会来车的。拴拴姐没动弹，她帮着灶上的炊事员和会宁来的管伙食的干部把锅碗收拾洗净了，跟会宁那个穿蓝色棉制服的干部说，我兄弟小，昨天走了一天，腿肿了，你照顾一下，叫我们缓上一天，也等一下车。有车我们坐车，没车我们明天走着走。蓝色棉制服说行哩，晚上你还给我们烧汤。

华家岭收容所是正式的收容所，有警察，有民政局干部，房子里有炕。这天华家岭的管理干部安排拴拴和姐和其他的娃娃们睡在炕上，大人们睡在地下。半夜里，拴拴身旁睡的一个小娃娃没气了，没人往外扔。门从外边锁着的，谁也出不去。早晨管理干部开门进来，看死娃在炕上躺着，把一个大人骂着叫抱出去撇了。那人撇完死娃回来，管理干部说，今天三十了，车肯定是来不了啦！做饭的也回家过年了，没人烧汤了。你们都自己走，想办法回家吧！

本来剩下的人就不多了，离开收容所走了一阵，出了新站，拴拴和姐身边也就剩下袁家沟的那一家人了。雪厚得很，走起路来特别吃力，只听见咯吱吱的脚步声，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还有寒风的啸叫声。拴拴和姐与那家人没有走散，是因为两家人都住在第三铺公社，相距很近，动身之前两家人就说好的，一搭儿走。

他们走的是华双公路。这是一条以华家岭新站为初始站，通过马营公社所在地马营镇，再经过锦屏公社、通渭县城、碧玉公社……进入秦安县再去陕西省双石铺的跨省公路。从华家岭新站到马营镇二十公里，山大沟深，汽车路就在高高的山梁上逶迤旋转一路下坡。

他们计划这天要走到锦屏公社的坡儿川，总共是距新站三十多公里，但是走了不到十公

里，那个男人就走不动了。婆娘娃娃们停下来等。等他跟上来时，瘦瘦的脸黄腊腊的，鼻梁上一道白印印直通到额头上。缓一下再走，男人又落后了，几个人站下来又等。这样数次，那男人站下来喘息，说：

不行了，我走不动了。

拴拴的姐有点着急：这么走，啥时间能到家？

那妇女也是黄渣渣的脸色，也是走得气喘吁吁。看出拴拴的姐不耐烦了，替丈夫解释说，饿的，前天一个猛子走了八九十里路，乏劲没缓过来，今天一口汤也没喝上。

拴拴姐说，强挣着走这梁也要走下去，到马营再缓着。

那妇女说，实在是饿了。

拴拴姐说，哪一个不饿？要强挣着走嘛。

那妇女说，丫头，男人比不上女人娃娃，饿起来饿得劲大（注 9）。

拴拴姐说，这咋办呢，才走了十几里路？

拴拴姐说完这话，扭过脸去朝着山梁旁的深沟看着，心里想这事该如何处理。很快地她就在心里作出了决定，就弯腰放下胳膊弯儿上挎的提笼儿，又摘下挎在肩上的一个面口袋。自打从会宁县城出来，这两天又背粮食又烧汤，她和民政局管伙食的那个干部混熟了。昨天晚上烧汤的时候，那个干部把八九斤谷子面连同装面的口袋递给她了，说丫头，明天食堂就不烧汤了，我们也要回会宁家里过年呢。这几斤面你拿上，领上你的兄弟回家去。当时她快乐的脸上都放光了，一声接一声地叫着大大说，你拿回家去吃嘛。那个干部说，丫头，这是公家的，你拿走没关系，就是预备下叫你们吃的嘛。我拿回家可就犯错误哩，可不敢拿！她接过面粉之后，昨天在灶房里就找了根麻绳扎紧了袋口，另一头扎在面袋底上；今天上路的时候，麻绳搭在肩膀上，面口袋吊在腋下，就像是挎着个书包。她再把提笼儿挎在胳膊弯儿里挡住人们视线，于是，不盯着看的人就发现不了了她背着八九斤面粉。

昨天往口袋上拴麻绳的时候，她还把提笼里的几个胡麻面馍馍也放进面口袋里去了。此刻她背对着那一家人解开了袋口上的麻绳，伸进手摸出一个胡麻面馍馍来。馍馍上沾了些灰黄色的谷子面，她抖了抖，另一只手伸进去把馍馍上粘着抖不下来的谷子面抹进面口袋，转过身把馍馍递给那个男人说：

你把这个馍馍吃上。

一开始那个男人没太在意她的举动，当她解开口袋抹去馍馍上的谷子面的时候，那个男人的眼睛才注意起她的手来。她把馍馍递过去，男人的手就抖得啪啦啦的接住了。嘴里说了一句很感激的话：

丫头……大姐姐，我怎么报答你哩……

拴拴的姐姐说，报答啥哩。你吃上了我们赶路。

那男人手抖得厉害，把馍馍举到嘴上。一开始他伸了一下舌头，想舔一下粘在馍馍上的谷子面，但他的嘴干，他便伸着舌头舔了一下牙齿，又舔了舔唇，然后才用舌尖尖舔了一下馍馍上的谷子面粉。

生谷子面有点甜味，他的舌头在嘴里转动着，转了很久。他一定是品出了甜味，且长时间地品味着甜味，香味。接下来他就三口两口把胡麻面馍馍吞进肚子去了。胡麻是榨油的材料，香得很，且滑润不扎喉咙。只是他吃得太猛了，噎住了，他闭紧了嘴伸着脖子鼓着眼睛咽下去了。

唉，香得很！

《定西孤儿院纪事》 华家岭(4)

后来他说，并且舔了舔手指头。

UnRegistered

出门要饭的后一阶段，由于天天能要上饭，拴拴和姐姐的饥饿感已经不那么强烈了，所以那男人吃胡麻面馍馍的时候，他们两人静静地站着看那人的吃相。那母女两个人也一动不动地站着看。待那人吃完了，姐像是可怜自己一样叹息了一声：

唉，遭的这罪！

她转身弯腰准备系口袋，接着走，但这时那个妇女说了一句：

大姐姐，把你的馍给我的丫头也给上一个。

拴拴姐姐看了她一眼，说，这馍馍我是给我娘我奶奶存下的，自个儿都舍不得吃。

那妇女说，给上个嘛，大姐姐。

那个和姐姐年岁相仿的丫头也说：大娘娘，给上个馍馍。

啊呀，这种声音拴拴太熟悉了——离家要饭的第三个傍晚，那是在沙家湾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姐姐就是第一次这样要饭的：

大奶奶，给上些吃的。

突然，拴拴就热泪盈眶了，说姐姐：

你就给他们一个嘛。

姐姐瞪了他一眼，像是生气了，但是略为停顿一下，又弯腰从面口袋里掏出个馍来，掰成两半，分头给了那母女俩。口袋里还剩四五个馍了，姐的手伸进去摸了好久，掏出一个小点的，像小娃娃的手掌那么大那么薄的，跟拴拴说：

你把这个吃上。

拴拴说了声给娘留着，转身走起来。他这几天特别想娘。自己和姐姐能要着吃上馍馍，能要着喝上面汤，能要着吃上洋芋，可娘和奶奶在家里吃的什么：草胡子根，荞皮，麦衣……他跟娘跟姐姐曾经把苞谷秆秆切碎炒干，放在磨子上推。苞谷秆秆进不了磨眼，娘用一根柳树枝子往下捣。苞谷秆秆磨成粉吃，扎嗓子，的确咽不下去……

拴拴才走出十几步远，就听见姐姐短促地尖叫了一声：

拴拴！

他扭脸往后看，一下子惊呆了：那个男人抓住了姐姐手里的面口袋，姐姐用力往回拽，那男人就是不松手。提笼儿在附近的雪上横着。

姐！他叫了一声。

姐一边夺一边喊：

快过来，我们一起夺！

他反应过来了，噔噔噔跑过去。这时那男人已经扑倒在地了。那个男人身材虽然高大，却是虚弱，没力气，但扑在雪窝里之后，还是抓住口袋不放，姐夺不下来。拴拴跑过去拉住了姐的胳膊，往回夺。那个妇女也扑上来了，他怕男人捏不紧口袋，干脆双手也抓住了口袋。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势，八只手捏着面口袋往两边拉，且拴拴和姐姐占了上风：她们两人比那一对中年夫妇有力，那两个人随着他们姐弟两人的倒退而往前滑动。那个丫头在一边站着，惊呆了。

猛的那个妇女喊起来：

把剪子拿来，戳烂，戳烂了咱吃！

那个手足无措的姑娘说：

人家攒劲，把你打死呢！

那妇女发狠道：

拿来，赶快把剪子拿来！

拴拴和姐以为那妇女吓唬她们，没当回事，一起用力夺口袋。不料那丫头还真拿了个剪子来，狠劲儿往面口袋上扎了一剪子。结果，嘶啦一声响，顺着剪子扎破的地方面口袋断成了两截，八九斤谷子面粉噗的一声洒了出来。由于双方用力很大，面粉在雪地上洒了一大片。

UnRegistered

拴着面口袋的麻绳没断，一头在拴拴姐姐手里，一头在那个妇女手里。

拴拴和姐姐惊呆了，对方的两个人也惊呆了。然而双方很快就清醒了，姐姐去拾那几个胡麻面馍馍，馍馍却被那个中年男人跪在地上先搂在怀里了，用胸膛压住了。姐姐改变了主意，跪在地上捧面，但是捧了一捧，捧在手里还没地方放。后来她摘头巾想把面放在头巾里，可手冻僵了，一时又解不开脖子底下挽住的疙瘩。她又急又气，呜呜地哭，骂了起来：

瞎熊！你们一家人都是瞎熊！说下的一搭儿回家，你们夺我的粮食！你们一家人都这么瞎帐（注 10）！

姐姐终于解开了头巾，铺在地，捧面，但捧起来的却是面和雪的混合物。面撒得太薄太均匀了！姐姐伤心得大哭起来！

瞎帐！太瞎帐了！你们这些瞎帐……哇啊啊啊……

不料那个妇女也发怒了，从丫头手里接过剪子向姐姐走过来，也破口大骂：

你这个小杂种，你骂谁瞎帐，你骂我瞎帐吗？

悲愤交集的姐姐骂道：

《定西孤儿院纪事》 华家岭(5)

瞎熊，你过来，你过来看我不把你掐死！

但是姐姐还是不由得跪着往后退了一下。虽然那个妇女没有她健康，手里却拿着剪子。那妇女也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还就挺着剪子向前逼来，大声吼着：

掐死？你要把我掐死？我今天倒是要看一下，谁能把谁整死！

她的剪子唰的一下就捅过来了。拴拴的姐吓得往旁边跳了一步，这才躲过那把剪子。她嗷嗷地叫起来：

嗷，要杀人了！嗷，要杀人了！你还真戳我哩……

戳你！我今天要吃你的肉哩！那女人已经发疯了，掉转了方向又一次把剪子戳过来。

拴拴的姐姐这一次极为警惕，呼地往后跑了几步，嘴里喊：

拴拴快跑！

栓栓紧跑了几步，跑到姐姐身边去。

姐弟两人害怕那女人追过来戳他们，跑出十几步远，但那女人并没有追过来。那女人跪在地上了，一只手拿着剪子，一只手从地上抓面粉，往嘴里塞。看来，那女人并不像如她所说要整死姐姐。于是，姐弟两人又慢慢地走了回来，两个人也像那女人一样，从雪地上抓面粉，并且，姐姐把头巾又摊在地上了，双手从雪上捧面粉。姐弟两人知道，损失已经无法挽回，那就能拾多少就拾多少吧，竭力多收拾几把带回家去吧。他们很清楚，这时骂和喊没有任何用处，与事无补了。但不料想，姐弟两人刚捧了几把，那女人又站起来了，挥舞着剪子扑过来，嘴里喊着：

再拾，你们再拾，我把你们戳死！

姐弟两人只得又一次后退。于是女人又一次折回去抓面吃去了。于是姐弟两人又一次试图接近，但又被那女人吓退。干脆，这次那女人追过来之后再也不去拾面粉了，而是吼着：

滚！走开！你们不要想抓一把走！

在她的后边，她的丈夫，她的丫头，一把一把地抓面粉，往嘴里塞。

拴拴这时已经泪水汪汪的。他因为这巨大的损失而心痛不已破口大骂：

我日你先人，你这个土匪！你们一家子都是土匪！我日你先人……

姐姐没骂，姐姐明白，这个女人是在保护他们抢夺的成果，不叫他们姐弟染指。她也清楚，她和弟弟夺不回自己的面粉，骂是毫无用处的。她只是心疼失去的面粉，心疼得哭，抹眼泪。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UnRegistered

走，拴拴！咱打不过她，她手里有剪子！叫他们拾着吃去。把他们胀死去！

姐姐和弟弟盘桓一阵子之后无奈地撤离了。三步一回头，五步一驻足，哭着抽泣着向马营镇方向走去。

这天黄昏的时候姐弟两人走到了坡儿川。他们找了两三家人，想缓一缓，过夜，但没有一家人收留她们。不得已，他们在一个空庄廓里过了一夜。这个庄廓的家具摆得好好的，房檐下的台阶上垒着烧火用的木柴，一小捆一小捆码得很高，很整齐，一个冬天都烧不完，可家里没有一个人。姐弟两人抱了足够的木柴走进一间空荡荡的房子，在地上点火，围着火堆坐了一夜。姐姐抢着捧了几把面在头巾里，但他们没舍得吃，要留给娘和奶奶。

转天他们在几个人家里要饭，想喝上口汤再走，走完了半个庄子没要上一口汤。于是他们饿着肚上路了，往第三铺公社槐树湾走去。

过了半个月那拴拴听到人们传言：华家岭到马营的山梁上死下着三个人：那三个人是一家子，第三铺袁家沟村的何家。他们背着的面粉叫人抢了，面粉洒了一地。他们吃了撒在地上的面粉，渴了就吃雪，胀死了！

注 1：方言，院子，也称庄廓。

注 2：方言，有力气，体质好。

注 3：方言，小，最小。

注 4：方言，中午。

注 5：方言，怎么，如何。

注 6：方言，住宿，停，过。

注 7：方言，过一夜，凑合一夜。

注 8：方言，没有放调料的面糊糊。

注 9：方言，厉害，程度严重。

注 10：方言，混帐。

2004 年 2 月天津塘沽

《定西孤儿院纪事》 黑眼睛(1)

黑眼睛

这天早晨又有几个小娃娃被送进病房来了，是李院长领着几个大娃娃抱进来的。保育员上官芳发愁地说，往哪里放呀，你看，挤得满满的。

这些娃娃都是拉痢疾的。

是换肚子的吗？

是换肚子。

上官芳再没说啥，匆匆忙忙把睡在大通铺上的娃娃们一个一个挪动，挤紧，腾出一个娃娃的位置，放下一个娃娃，再挪再挤再放下一个……等到她安排完娃娃，李院长才问：

林大夫呢？

林大夫昨晚上昏倒了，我给打了一针葡萄糖，现在他的房里睡着哩。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有啥事情要跟我汇报？

天快亮昏倒的，没顾上跟你说呢。忙得很。林大夫三天三夜没睡觉了，瘦成一把柴了。

你这达有纸吗？

有，林大夫开方子的。

李院长在一张定西专署人民医院处方笺上写了两行字之后说，你把这条子送给马老师去。叫他一定要安排，从今天起，林大夫和有病的娃娃们一样吃病号饭。

睡在这间房里的都是病号，有大的，十二三岁，有小的，才两三个月。这些娃娃进儿童

UnRegistered

福利院的时候，大部分都瘦得坐不住，吃过饭就躺倒了。有的娃娃穿着新换的棉衣，里外三新，坐在台阶晒太阳，头垂在胸前或歪在肩膀上。坐着坐着就躺倒了，把新衣裳沾了一身土。没办法，他们的骨头没有支撑头颅和身体的力气了。新新的棉衣几天就变成旧衣裳了。

最头痛的还是换肚子。

这些娃娃在家里没了父母，没吃的，成天在麦场拾麦颗颗，吃草籽，吃荞皮，吃葛蓬。榆树皮磨成面煮汤是他们最好的吃食了。他们的肠胃已经习惯了吃草，进了儿童福利院，吃白面馍，吃豌豆面的散饭（注 1）和搀了洋芋块块的禾田面（注 2）的汤面条，很多孩子的肠胃倒不适应了，拉痢疾，呕吐，头上长疮。娃娃们和福利院的老师以及保育员把这种现象称为换肚子。专署医院的儿科病房住不下这么多换肚子和患有其他疾病的娃娃，福利院不得不成立个病房，把专署医院小儿科最权威的大夫借调过来，长期在这儿工作。

早晨是病房最忙的时候，娃娃们要拉要尿，要洗脸。有些娃娃把脓血拉在铺上还不知道，上官芳和给他帮忙的几个孤儿当中抽出来的大女子忙了两个钟头，把屎（注 3）把尿，换褥子擦被子，忙得不可开交。

上阿姨，秀秀又把下了。一个叫黄玲珍的大女子喊。

把下了你给擦掉就行了，喊我咋呢？上官芳说，她自己正在给一个娃娃把尿。

她还吐了！

吐了就擦掉嘛。你没擦过嘛！上官芳有点不满意的口气说。

你来看一下嘛！

黄玲珍不屈不挠，上官芳便有点急火攻心的样子，放下尿尿的孩子之后顺着两张大通铺中间的过道咚咚咚走过去，粗厚着嗓子说：

咋了？咋了？

黄玲珍手里抱着个小姑娘，就两三岁的样子。她的腿被黄玲玲的双手分开着，摆在地下的便盆里有一点点脓血。黄玲珍说，你看枕头边上。

枕头旁边有一大摊血。

黄玲珍又说，那是吐下的。

上官芳觉得问题严重了，大声喊一个正在给另一个小娃擦脸的大女子：改娃，你快去把林大夫叫一下……

谁知她的话还没说完，林大夫推门进来了，问：

出什么事了？

《定西孤儿院纪事》 黑眼睛(2)

上官芳说，林大夫你快来看一下。这是李院长刚才送来的个娃娃，又吐又拉。吐的是血！

林大夫叫林保新，福建人，上海医科大学毕业，1955 年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定西专区的，还不到三十岁。他过去看了看，说，快，给她输液！

很快就输上液了，林保新开的药方，上官芳扎的针，输液瓶挂在头顶上。这是一间大房子，像是仓库，从这头到那头两排大通铺，中间过道的上空扯了一根铁丝，专门用来挂输液瓶的。

这是 1960 年的初冬。这一年的夏季，饥荒迅速地从通渭县蔓延开来，蔓延到定西专区各县，蔓延到相邻的平凉专区和天水专区，蔓延到甘肃全境。定西地委的领导指示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要扩大，要多收孤儿，因各县民政局的压力太大。于是定西县和陇西县的许多孤儿都送到这儿来了，大的十三四岁，小的才两个月。大娃娃们住到了新开辟的福利院二部——原地委讲师团院内，小娃娃们还留在老地方——专区物资局和征用的两家私人宅院里。

病房设在物资局的一个库房里，住了五六十个患病的娃娃。只有一个大夫，一个保育员，

UnRegistered

还有几个孤儿当中挑出来的大女子照看他们。

输上液体之后，上官芳支使那几个大女子给娃娃们擦脸，她坐在床头上守着那个小姑娘。

这小姑娘她看见过。前两天她从院子里走过，见几个来得早已经换过肚子恢复了健康的小姑娘跳房房玩，这小姑娘腿软得站不起来，在台阶上坐着，但她又不甘寂寞，就从台阶上爬下来，往人多的地方爬。

这娃娃除了一双大眼睛朴棱朴棱地动，身体已经没一点精神了，静静地躺着。脸白得像一张纸。她的头皮光溜溜的泛着青光。进了福利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头，他们原先的头发里长满了虱子。伤寒已经在福利院肆虐两次了！剃完了头到县人民浴池洗澡，换上新衣裳。旧衣裳在澡堂子的院子里就地点火焚烧。

小姑娘的脸上有一道伤疤，从鼻梁到左边的脸。

小姑娘的眼睛朴棱朴棱闪着，眼睛盯着铁丝上挂的输液瓶，又看看上官芳。上官芳看出小姑娘疑虑不安的神情了，因为娃娃们都没输过液，看着一个大瓶子挂在头顶既新奇又恐惧。为了消除孩子的疑虑，她说：秀儿，这药给别人都不打，给你用上了。明天你就不拉肚子了。这是好药。

秀秀摆在枕头上的头点了一下，大眼睛朴棱了一下。这孩子的眼睛出奇的大，眼珠又特别黑，还是双眼皮。由于消瘦，双眼皮的褶线非常清晰。眼睫毛又密又长。

秀儿，你是哪里人？

我家是陇西的。

你咋来这儿的？

牲口驮来的。

为了和孩子多说话，上官芳故意说：秀儿，你本事大得很——你才几岁，就敢骑牲口？

不是骑来的，是驮来的。一个驴驮的，一边一个背斗，我在这边的背斗里，我哥在那边的背斗里。

你哥呢？你哥叫啥？

我哥殁了。牲口到福利院，那大大卸背斗哩，一看我哥没气了。李叔叔叫那大大驮回去了。

想着通过谈话转移孩子思想的不安，不料引出如此沉重的话题。怕孩子伤心，上官芳立即转移话题：

秀儿，你把不把？

想把。我忍着呢。

能忍住吗？

我用力忍着。我不愿意麻烦阿姨。

要把还得把，阿姨不嫌麻烦。

阿姨，你真好。

这时候好几个孩子要拉屎，上官芳就忙去了。这一天秀秀拉了十几次，每次不是血就是脓，又吐了两次血。黄昏时林保新医生说就看今晚上了，再吐就得送医院了。

这天晚上，秀秀还拉，但次数少多了，就五六次，再也没吐。转天早晨林大夫检查的时候，又开了液体，说，接着输。但接下来的几天里，孩子的痢疾还是止不住。这时又有十几个新来的孩子拉痢疾，住不进病房来，林保新就把十几个痢疾很顽固的孩子送往专署医院，秀秀也转过去了。是孤儿院的几个大男娃用架子车（注 4）拉过去的，一车拉两三个。架子车每拉一趟上官芳都跟着跑，她不放心，怕男娃们粗心把病号跌伤。

最后一车病号拉过去全安顿好了，上官芳要回福利院了，秀秀喊了一声：

上阿姨，你不要走。

上官芳走过去问，秀儿咋了？

UnRegistered

我害怕。
你怕啥呢？

《定西孤儿院纪事》 黑眼睛(3)

秀秀不说。
上官芳明白，孩子们换了新的环境，总是有恐惧心理，就在旁边坐着陪了一会儿。她和秀秀说话：
秀儿，你脸上伤疤是咋弄下的？
我二妈砍的。秀秀细细的声音说。
上官芳惊了一下：你二妈砍你？咋了？
秀秀说：我大没了以后，我娘给我和我哥炒的扁豆（注 5），一人一碗。我娘说，你们两个一人一碗，慢慢吃，一颗一颗吃，不要打仗。我出去给你们寻吃的去。我娘刚走，我二妈就进来了。她的手里提着一把切刀（注 6）要我的扁豆。我不给，我二妈砍了一刀，把扁豆子连碗夺走了。把我哥的也夺走了。
你娘没回来？
没回来。
那谁管你的？
我和我哥等了三天，我娘没回来。那时我和我哥都站不起来了，队长转进来看见了，把我和我哥送到了幼儿院（注 7）。公社的大夫给我抹的药。
自从定西专区儿童福利院开办以来，上官芳每天下午都要跑一趟专署医院。有病号送病号，没病号送的时候去看病号，接出院的病号，或者取药。她每天把每个病号的病情、送去后死亡的人数和名单向李院长汇报。
她特别心疼（注 8）秀秀，每天来了医院，都要去看一看秀秀，坐着说句话，安慰孩子。
这是秀秀进了专署医院的第三天，她一进小儿科病房，护士就告诉她秀秀不行了。她是有这思想准备的，因为自从福利院开办以来，经常死人，且都从她手上过。有些孩子虽然什么病也没有，但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太虚弱了，一天吃六顿饭，吃很宝贵的点心，吃奶粉，死亡的结局也不能逆转。而得了痢疾的孩子有时候一天就死几个。正是为了不叫福利院的孤儿们看见他们的伙伴死掉，才把病最重的娃娃送到专署人民医院来。这样殁了的娃娃就由医院处理掉，对活着的娃娃们影响小一些。这天上官芳一如既往的一个一个地看孩子，特别是到了秀秀的床前，她在秀秀的身旁多坐了一会儿。她心里很难受：她特别喜爱这个孩子，才三岁，拉血拉脓，她的肚子一定很痛很难过，但她一声也不出，总是睁着一双大眼睛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她也知道这个孩子将不久于人间，却又无法挽留。而这一天，秀秀似乎也有点恋恋不舍，她一坐在床上，秀秀就把自己的一只手从被子下边慢慢地伸出来说：
上阿姨，你摸一下我的手。
上官芳攥住了那只枯瘦如树枝的小手。小手热得烫人。秀秀再没有说话，就是大大的黑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她。她也没有说话；她心里难过，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她不忍心光看孩子眼睛，便多次把眼光转到孩子长出头发茬的泛着青光的头上。她说：
秀儿，等你头发长长了阿姨给你梳两个毛角子（注 9）。
秀秀没说话，只是瞪大眼睛看着她。
后来她要走了，站起来放开秀秀的手说，秀儿，阿姨明天再来看你。秀秀却猛地抓住了她的一个手指头，说：
上阿姨，我看见我大我娘从那个床下头出来了，他们看我来了。我存下的馍馍还有五六个呢，你给我娘给给。

Unregistered

上官芳惊了一下，看床对面的桌子，那里果然有两个白面馒头。她问：

秀儿，你娘在哪达呢?

秀秀说：

就在那达哩，那个床下头。

秀秀放在枕头旁边的手指了一下。上官芳往她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根本就没有床，那是一面石灰刷过的白墙，白生生的白墙。

第二天下午上官芳再来医院，护士说秀秀殁了。护士说，秀秀临死难受得眼睛睁得圆圆的，死了还睁得圆圆的，眼皮没合上。上官芳说，你把太平间的门开一下，我要看一下秀儿去。护士坚决地拒绝了：

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不行，我要看，我一定要看一下去！上官芳哭开了，她一边抹泪一边说，拿来，你把钥匙拿来！

那护士很坚决地说：不给，我不给你钥匙！你不能看，真的不能看！那娃娃眼睛闭不上，我看了都受不了，不能叫你看！

那护士说完就进了一间房子，从里边插上了门，上官芳怎么敲怎么喊她都不答应。上官芳呜呜地哭着回福利院去了，给李院长汇报去了。

注 1：很稠的能用筷子挑起来的糊糊。

注 2：小麦面和冰豆、豌豆等杂粮面搀在一起的面粉。

注 3：方言，西北一些地方把拉屎称为把屎，把小孩抱起来使之排泄也称为把屎，抱着撒尿称为把尿。

注 4：排子车。

注 5：冰豆。

注 6：方言，菜刀。

注 7：饥荒时期，各公社都设立孤儿院，有的叫福利院，有的叫幼儿园。

注 8：方言，喜欢。

注 9：方言，发型：不编辫子，只是用头绳扎着向上翘的两只小刷子。

《定西孤儿院纪事》 院长与家长(1)

院长与家长

李毓奇刚刚送走一个领养孤儿的人回到办公室坐下，拿过一本纪事簿要作记录，福利院的保育员上官芳走进来问：

李校长,你有时间吗？

李毓奇三十五六岁的年纪，脾性温和，办事稳妥。他抬起头来问，怎么了，又出啥急事了吗？

没啥急事。我刚刚去了一趟医院，送去了两个得肝炎的娃娃，又接回来两个病好了的。给你汇报一下。上官芳是去年春季定西卫校毕业的学生，分配到专署儿童福利院当保育员的。当时福利院接来的通渭县的一批孤儿病号太多，专署医院儿科病房接纳不了，福利院紧急成立了病房，病得不很重的娃娃就在孤儿院治疗，吃药打针输液。还从专署医院请来了一个叫林保恒的儿科大夫常住福利院给孤儿们治病。上官芳给林大夫当护士。

没啥急事了你忙去吧。你要多注意休息，千万不要再晕倒。

通渭县的孤儿接来几个月之后，定西县的孤儿又像潮水一样涌进来了。病号更多了，由于人手不够难得有时间休息，上官芳和林保恒累得晕倒过几次。

李毓奇说完接着翻纪事簿要作笔记，上官芳却站着不走，说，有个人要见一下你。

UnRegistered

李毓奇又抬起头来。上官芳接着说，来了一个看娃娃的。李毓奇说，看娃娃的，你叫别的保育员接待一下就行了。上官芳说，我说了我领着看一下去，可人家一定要见一下你哩。

叫王老师接待一下不行吗？

人家说要见领导哩。

教导主任不是领导吗？

可人家一定要见院长哩。

我啥时间给你们说过我是院长嘛……

人家说要找院长。

好吧，叫来，你把他叫来吧。李毓奇是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小学教师，解放初受组织器重任地委干部科科长。后来要提拔他当县长，正遇上内部肃反，地委领导就他的历史问题提出质疑，又不用他了，叫他到临洮县去筹办专署的干部学校。大跃进大炼钢铁开始之后干校停办，此后就参加这个工作组又调那个工作队这几天下乡过几天又集训，实际上挂起来了。直到通渭县的饥荒酷烈蔓延饿殍遍野专署决定抢救通渭县的孤儿，组织部门才找他谈话，叫他领着原干校留下来看大门的王兴中，杨新东、马俊几位老师筹办专署儿童福利院。但也只是对他说了句"你负责"，并未明确他是院长。倒是几位干校过来的老师依然叫他李校长，福利院的保育员和孤儿们也都跟着喊李校长。因了这次政治上的挫折，他在工作上小心谨慎，遇事汇报请示，唯上级的马首是瞻，不敢越雷池半步。

上官芳转身出了门，站在台阶上喊，老大爷，你到这房来。随着她的喊声一个胡子拉碴的人走进来了。这就是我们李院长，你有啥话就说。上官芳说完就走了。那人站在门口喊了一声李院长就不言声了。李毓奇从椅子上站起来问了一声你从哪里来的？他看出来这人是走下远路的，因为这人的身上落了厚厚的一层黄土，一双破布鞋整个就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已经是农历四月了，还穿着破棉袄。脸上的尘土被汗水冲得五马六道的。但他岁数不是很大，也就是四十出头的样子，只是头发白了，胡子长胡子也白了，皱纹多，显老。

从通渭的常河公社来的。那人怯怯地回答。

哎哟，常河公社可不近呀。你是走来的吗？

走来的。

那你快坐下，坐下了缓着。我给你倒水。

李毓奇拿起办公桌另一头的热水瓶。那人忙忙地说不要倒不要倒，我不渴，但李毓奇倒上了，送到他手里，他却吹着喝起来。李毓奇又坐回椅子，看着他喝水，问：

你是看人来的？不知道你要看谁哩？

我看一下苗振山苗振海。

李毓奇反应很快：噢这是兄弟两个。

就是，就是。噢，他们在这达哩，那我就放心了。我找他们半年了。那人长长叹了口气，像是在呻吟，又说，李院长认得他们？

李毓奇说，福利院的娃娃我咋不认得？大的叫根根，小的叫串串。

对对个的，对对个的。

李毓奇又说，这两个娃娃来的时候，身体弱得很，老大还好些，老二脱肛。第一天到人民浴池洗澡，肠子脱出来一拃长，在腿中间吊着，吓人得很。

是吗？肠子脱出来了吗？那人脸上显出担心的样子。

现在好了。那个大娃娃好得很，把鞋底子烤热了给弟弟往上托，天天托，托了两个月托上去了。孤儿院有几个娃娃脱肛，医生都不知道咋办哩，他给弟弟托上去了。

《定西孤儿院纪事》 院长与家长(2)

噢，那就好，那就好。院长，我能见一下娃娃不能？

咋不能见哩？能见。就是现在还见不上，娃娃们上学去了，在大成小学。等一下放学了，你就能见上了。你是娃娃的啥人？

那人突然就拘谨起来，且显出不安的神志，结结巴巴地说，我是……他们的……大。

李毓奇怔了一下说，怎么，你是根根和串串的父亲？亲父亲？

亲父亲。

噢，你是他们的亲父亲呀，你领娃娃来了？

不是的……那人说了半句话，就战战兢兢从板凳上站起来了，一副畏葸的神情，嗫嚅地说，李院长，我求一下你：我就是来看一下娃娃，看他们在不在这达，在了就叫他们还在着……将才你们那个阿姨问我找谁哩，他要领我找去，可我不敢去呀，就是想着先跟领导说清楚……

李毓奇说，那不行吧，政策规定的福利院不能收有大人的娃娃。

可我不能领回去呀，领回去了养不活。求你了，李院长，千万千万……那人要哭的样子。

就在这时院子里有人喊，老李，你还不吃饭去？开饭了。李毓奇站起来从一个柜子上拿起碗说，你先坐着，我给你打饭去，再把娃娃给你喊来。娃娃你得领走。福利院收了几百娃娃，紧张得很，住的紧张，吃的紧张，民政局给的经费也有限。这些事把人都要愁死了，地委、专署和定西县一直在动员城镇居民和娃娃们的亲属领养娃娃，要减轻财政的压力呢。

李院长……

那人还要说话，但李毓奇拿着碗出了门。

福利院开办之初，仅仅是借用了专区物资局的院子和房子，后来孤儿增加，又“吞并”了旁边的蒲剧团和征用了一家民宅，把隔墙上打开豁子连接起来。福利院的办公室和单身职工的宿舍设在民宅里。李毓奇从民宅走到物资局的院子里。院子里娃娃们正在吃饭。他们六个人一组，围成一个圈，有的蹲着，有的坐着。男娃娃们都穿着白衬衣，女娃娃们穿着花衬衣，小娃娃们的胸前还围着一个白生生的饭单。他们一圈一圈地坐着，就像是一朵一朵开放了的桃花梨花。

李毓奇进了食堂，叫厨师打了两份饭，——糜子面碗坨子和小白菜——然后端着碗在院子里看了看，走到一帮吃饭的大娃娃跟前喊：

根根！

一个十二三岁的娃娃站起来了，个子高高的，但很消瘦。李毓奇对他说：

过来，再把你弟弟叫上，跟我走。

根根有点糊涂，问，李叔叔，你叫我和我弟咋哩？

你大来了，接你们来了。

我大来了？根根一愣，继而扭过脸去喊，串串，快过来！一帮小一点的娃娃当中，一个和根根长得一模一样的娃娃站起来问，哥，你叫我咋哩？根根说你过来，大接咱们来了！串串手里还捏着半个馍馍跑了过来。李毓奇说：

走，你们都到办公室去。你们的大接你们来了。

两个娃娃听说父亲来了，转身就要跑。李毓奇叫了起来：站住，你们站住！两个娃娃站住之后李毓奇说，你们吃完饭了吗？串串这才噢了一声，朝那边喊，钱钱，你把我的碗端回去。我大来了，我看我大去。哥哥根根也从地下端起自己的碗来。碗里还有几口开水煮过后用醋用盐拌了的小白菜。他说，不吃了，给我大吃去。

李毓奇说，吃上吃上，把饭吃上了再走。你大的饭在这达哩。给，串串端上。但是根根伸手接住了碗说，李叔叔，我端，小心他撒了！

根根一手端一个碗，串串捏着一块馍馍，他们跟着李毓奇走，但走了几步他们就跑到前头去了。这时李毓奇又把串串叫住说，你看你，裤子上的土！这是上个月才新发的单裤，可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串串便站住了使劲儿拍打了几下坐着吃饭蹭上的土，又跑到前头去了。

UnRegistered

进了办公室，他喊了一声大，父亲颤颤地从板凳上站起来，他呼的一声扑上去抱住了腰，哇的一声哭了。根根把碗放在桌子上一扭身抱住父亲的一只胳膊也喊了一声大，也咧着嘴哭了。父亲搂住了两个娃娃的肩膀，摸摸这个的头，又摸摸那个的头，看看这个的脸又看看那个的脸，后来又把脸伏在两个娃娃的头上哎嘿嘿地哭。

三个人哇哇地哭成一堆，哭稀了。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叫你们的大吃饭。李毓奇第一次遇到父子在福利院相聚的情景，心一酸，眼泪扑索索流了下来，他擤着鼻子喊。但是父子三人哭成一团，根本就听不见。兄弟两个人喊大，大！父亲光是说，我的娃娃，我的娃娃……哎嘿嘿嘿……李毓奇只好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看着，淌着眼泪。

父子三人哭了一顿饭的时间，李毓奇才又抹着眼泪说：

娃娃们，不要哭了，你们的大还没吃饭哩，叫你们的大吃饭。两个娃娃这才松开了手，抢着端饭，哭着说：

大，你吃饭。

但是，两个娃娃把碗筷递到父亲手里，父亲的手抖得端不住碗，眼泪淌着不住。父亲放下了碗擦眼泪，哭着问：

娃娃们，你们在福利院好着吗？

《定西孤儿院纪事》 院长与家长(3)

好着哩。串串抢着回答。

能吃饱吗？

能……吃饱。串串说，但他扭脸看了一眼李毓奇。

李毓奇说，娃娃们，说实话。

串串不说话了，根根也不出声。李毓奇说：

吃饱是办不到，老哥，你知道的，全省都遭灾了，全定西都困难嘛，城镇居民也吃不饱。但饿去也饿不到哪里去，吃的粮和城镇居民一样多，国家照顾娃娃们着哩。

父亲噗噜噜地淌着眼泪说，那就好得很！那就好得很！我在家里吃救济粮，一天才七辆（注 1），娃娃们四两。

大，我奶奶好着吗？根根问。

我的娃，你奶没了。你们出门以后，我也要馍馍去了。去年腊月回到家，你奶奶早没了，没了一年多了。

我娘哩？

你娘……不知道呀，现在在哪达都不知道。自从你们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听见她的音讯。

那你咋过着哩？

我自个过着哩。你尕爸（注 2）今年来了一封信，说和你们一搭出去后失散了，给人家当了招女婿了，在陕西。他来信说在陇西就和你们失散了，他跑到陕西扶凤县了。你们是怎么失散的？

那是在文峰镇，我和我弟上了火车，尕爸叫列车员挡住没上去，火车开了。我们到兰州了，再就没见过尕爸。根根忙忙地回答。不等父亲说话，他又说：

大，我跟你回家去吧？我能给你做饭。

但是，不等父亲说话，串串就抢着说，那不能回，回去饿死哩，你没听大说吗，一天才四两吃的。

大，是不能回吗？根根问。父亲不回答，扭脸看李毓奇，一副乞求的目光，但李毓奇没出声，父亲又面对孩子们说：

UnRegistered

娃娃们，这事就看院长怎么决定了，院长说回去，你们就跟我走，院长单要是能留你们，你们就在这达蹲着。家里情况不好得很，村里的人跑的跑了死的死了，没种上庄稼，没吃的。家去就挨饿哩。

娃娃们都静下来，看李毓奇。李毓奇略一沉吟说，娃娃们，天已经黑黑的了，你们的大走累了，你们先回去，叫你们的大吃饭，吃了饭缓着。你们有啥话了明天再说。你们的大今天不走，住客房哩。你们看好不好？

两个娃娃看出李毓奇不愿留他们的意思了，但他们很听话，一起说，大，那我们回去了。明早上我们再来，你先缓着。

那好那好。父亲说。但是根根和串串刚刚走到门口，他又喊起来：等一下，娃娃们，你们等一下再走！两个娃娃转过身来了，父亲慌慌忙忙地拉过放在板凳上的一个破旧包包，伸进手去摸出一把杏子来，说，我这达拿着几个杏子哩。但他首先把手里的杏子举到李毓奇面前说，李院长，这几个你接住，尝一下。李毓奇说，你给娃娃们。父亲说，接住接住，李院长，确实没个啥拿的，庄门上有两棵杏树，结得也不少，还没熟就叫人打着吃光了……李毓奇盛情难却，接在手里，但他捏在手里没吃。杏子绿绿的，一看见牙根就冒酸水。那父亲接着又给儿子掏绿杏子，李毓奇就走到门外去了。隔着两扇门就是上官芳和一个保育员的宿舍，他敲开门看了看说，上官芳你把客房门打开，把那个看娃娃的安排住下。

李毓奇的住房兼办公室旁边有两间空房子。这是专门留出来接待客人的。孤儿们进了福利院，他们的亲戚——叔叔呀舅舅呀哥呀姐呀——有时来看望他们，又都穷得住不起旅社，福利院就把这两间房空出来。房里的炕是现成的，铺上两条灰色的线毯放了两床花格子被，就成了客房，专供探视孤儿的亲戚临时居住。

上官芳过来把那位父亲领过去了，还把那份客饭也端了过去。李毓奇也坐下来吃饭记笔记。然后又出去在孤儿院转了一圈。福利院有三四十间房子。他一间房一间房地转 ，看孤儿们睡觉盖好被子没有，查娃娃们的房子里值班阿姨是否在岗。孤儿院里还有两三岁的娃娃，还有几个月大就失去父母的娃娃，阿姨把炼乳用开水冲稀了给他们喂着吃，用奶瓶子喂。这些小娃娃一天二十四小时要阿姨伺候，喂吃的，把屎把尿。他们的身体过于羸弱，每过两个钟头阿姨就要抱起来把屎把尿，否则会把铺盖搞得一塌糊涂。

大概十一点钟，李毓奇才回到他的宿舍兼办公室去。走到房门口，他看见客房的灯还亮着，就走过去推了一下门。门没顶，一推就开了，他探头往里看了一下，见那位父亲在炕上静静地倚着墙坐着，头仰在墙上，两只脏脚放在炕上的灰色线毯上，双手搭在膝盖上。门一响，那位父亲扑楞扭了一下脸朝这边看。李毓奇惊奇地问了一声：你怎么还坐着哩？

呦，是院长呀！那人惊了一下，慌忙下炕。

不要动，不要动。李毓奇走进去说，我当你睡着了没熄灯。

《定西孤儿院纪事》 院长与家长(4)

那父亲还是下了地，趿上鞋说，没睡嘛，睡了就吹灯了。院长怎么还没睡，这么晚了？

我看了一下娃娃们。

哎呀，这么晚了还要看娃娃们？

唉唉，现在好多了，一晚上巡视两趟就行了，看娃娃们被子蹬掉没有，看保育脱岗没有。去年一年把人累垮了嘛，两个钟头一趟两个钟头一趟，十几岁的娃娃，你不叫就把炕尿湿了；娃娃们刚刚进来身体瓤得很呀，还有把屎把在炕上的。病号也多得很……

院长这么操心？

不操心不行呀！领导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操心哩。这叫啥，食其禄，司其职。把娃娃们照看不好，对不起娃娃们呀，这些娃娃都是没大没娘的……说着话，李毓奇看着靠墙

Unregistered

的桌子上放着的竹壳壳热水瓶又问，这电壶（注 3）里有开水吧？

有哩有哩，那个阿姨给提下的。

噢，有了就好，渴了你就喝水。福利院条件差，饭也没叫你吃饱，就一个馍馍一碗小白菜……

嗳，吃饱了吃饱了，这就好得很。这年头嘛，能吃上这么一顿饭就过年哩。从 59 年到如今，我就再也没吃过这么好的饭了。

休息吧，休息吧，你睡觉，我也该休息一下了，等一会儿还要巡夜去。

好，你休息，院长。那位父亲说着，走过来送李毓奇。李毓奇拦住说，你快睡觉，我出去把门拉上，不要在炕上坐着了。

那父亲说：睡不着呀！半年了，从打要馍馍回到家里我就得下这病，整夜整夜睡不着。惆怅得很呀……

咋了，你这么惆怅着咋了？

唉……那父亲深深地叹息一声，那叹息就像是从无底深渊发出来的，然后说，惆怅的事就多得很呀。你看你看，人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我是几个月愁白了头。特别是今晚，一点点瞌睡都没有嘛。我在想，这两个娃娃回家去，我们父子三个人怎么过日子哩，吃啥哩？穿啥哩？

李毓奇扭过头来看这位父亲，说，老哥，你是为这事愁得睡不着吗？

就是呀。家里一点点吃的没有嘛，我把他们带回去咋办哩？我在想，回去了还得出去要馍馍去，要不就到陕西投我兄弟去。靠救济粮活命是不成的……

李毓奇不说话了。他看着这个父亲的脸，转身坐到炕沿上，久久才说：

老哥，头会儿你和娃娃们说话，我听着你出去要馍馍了？

要馍馍了呀。不要馍馍我活不到今天。我一家饿死了几口人:我爷，我娘，我大。

老哥，坐下，你坐下，我们今晚喧一会儿。是你的一家人都出去要馍馍了？我记得根根和串串也要馍馍去了。他们是定西火车站的收容所送来的。

出于对李毓奇的敬畏，那位父亲一直站着，李毓奇一再催促他才坐下，坐在炕沿上。他望着李毓奇沉默片刻说：

唉，说起我的家事，难肠得就说不成呀，不知从哪达说起。1959 年 9 月我家里就没吃的了，绝粮三个月。我家那时候还有七口人，我和女人，两个娃娃，还有个大，还有个老娘，有个兄弟——就是娃娃们的尕爸。说是尕爸，可比根根才大两岁。就在这绝粮的三个月当中，县上还从各公社各队抽人到陇西的东边修公路哩。就是从陇西到通渭的公路。修了三个多月路，腊月里修路的人回家来了，我女人没回来。回来的人说，工程临结束的时间，几个女人在一搭商量，回家没吃的，我们要馍馍去吧。她们就跑到陕西去了，从陇西上的火车，去了宝鸡。我问回家来的人：她跟人去陕西的时候没叫你们给我带个话吗？啥话都没说吗？回家来的人说没带话。

这时候家里一点点吃的东西都没有，绝粮三个月了。听说女人要馍馍去了，也提醒了我一下，是得想办法呀！不想办法在家里死挨着咋行哩？我就把两个娃娃——振山振海——和我兄弟安荣叫到跟前说，你们出去要馍馍去，逃命去。蹲在家里饿死哩。安荣问我哩，哥，那你咋办哩？我说，你们要馍去，我在家里守着，还有个老娘哩，我不能走。就是吃谷衣，吃草根，我得守着娘。我爷爷，还有我奶奶，都是 59 年上半年饿死的。那时间还有食堂哩，食堂里就是给些清汤汤，两个老人舍不得喝，叫我们兄弟和娃娃们喝。两个老人上半年就饿死了。我大上半年就出门要着吃去了。

我跟振山振海和我兄弟安荣交待了，我说，你们叔侄三人出去要馍馍，千万不要分开，不要失散了，我在家里等你们一个不少地回来。我还说，单要是老娘下场了你们还没回来，我也就走了——要馍馍去了。

Unregistered

《定西孤儿院纪事》 院长与家长(5)

我家是常家河公社苗家崖湾大队。那天我给兄弟和振山振海说你们出去要饭去，第二天天不亮我就打发他们出门了。不敢白天走。上头不叫要馍馍去，说要馍馍影响不好，给社会主义的脸上抹黑哩。抓住出门的人开斗争会哩。我送他们过了田泉下，过了泉湾里，沿着陈家沟一直上了凤凰山。凤凰山上有去榜罗去陇西的公路。这路是 58 年开始修建的，59 年的腊月才修成的。我女人就是修这条路那一段时间跑了的。我没修过路，我是上下洮河的，两年，58 年去的，59 年腊月回来的。我们大队那时有安排，每家都要出人去参加引洮工程，两年一轮换。

我站在凤凰山头上看着兄弟和儿子走远了。那是十一月的天气，腊月，冷得很。西北风一阵阵就把我刮透了，但我在公路旁的山顶顶上看着三个人影走远了看不见了，才回家。

我把兄弟和儿子送走，这事没跟我娘说。我害怕娘知道我把兄弟儿子打发出去要馍馍了骂我哩。我大那时候要馍馍去了，还没回来呢。那天送兄弟和儿子走的时候我还跟娘编谎了，说叫他们到舅舅家去一趟，看能不能借些粮来。我舅舅家在襄南公社。可是回到家我又觉得这事瞒不过去，就跟娘说了。

我娘一听就骂开了：

那你咋不走！你给我也走！

我当时有点懵，不知娘说的气话还是真话，没出声，我娘就撵开我了：

我的娃呀，你糊涂呀！你把我的孙子打发着要馍馍去了，你做的对呀！那你为啥不要馍馍去！你想在家饿死哩吗？

我明白娘说的话了，我说，娘，我走了谁管你哩，你都六十岁的人了！

我娘说：

你不要管我，你要你的馍馍去，逃荒活命去。你蹲在家里把你也饿死哩！

那天我娘骂了我一天，一会儿骂我糊涂，一会儿说我不走是不孝顺。我说我要在家伺候你哩，这是尽孝哩。她说还不知道谁伺候谁哩！她说，你不走，你饿死了我还要抬埋你哩，我的心不痛碎吗？我能把你抬埋了吗？我哭着说，娘，我走了你怎么办呀？娘说：

他总有管我的人哩！人不管天还不管吗？

我心里清楚楚的，我蹲在家里，两个人都得饿死，可把娘撇在家里饿死，我真是不忍心。我对娘说，娘，我们一搭走吧，出去逃荒去，逃个活命去。我娘说，你走，你走你的，娘走不动了。我说我背你走。娘说不行，娘跟上你是个累赘，把你难肠死哩。再说哩，这天寒地冻的，我也受不了那风餐露宿的罪了。

我和娘在一搭住了两天，这两天我给娘炒着磨了些谷衣炒面。第三天我就走了，要馍馍去了。

我走的时候娘送的我。顺着陈家沟往凤凰山走。我娘一边送我一边哭，走到半坡上就走不动了。我知道我走了娘就要饿死，今后再也见不上娘了，那一阵我心里刀割的一样，痛得呀！我走着走着就跪下了，哭着说，娘，你再不要送了，你家去吧，你不家去我就不走了。我娘拄着棍送我的，——那时我娘浮肿着哩，头肿得背斗那么大，眼睛细得一条缝缝，小腿肿得碗口一样粗，她乏得一坐下就起不来——她拿棍子打我，骂我：

走，你给我快走！

我说：

娘，你快家去吧。

娘说：

你走哩，我送一截还不成吗？

我就站起来又走，我娘也挣扎着往坡上走。走了一截她实在走不动了，站住了说，我的娃，你走，娘就送到这搭了。我说你回去吧，我抹着眼泪往山上走。我走上几步回头看一看娘，走上几步回头看一看娘，我上了凤凰山走过凤凰山顶顶的时候，看见我娘还在山坡上站着朝我招手……哎嘿嘿……

说到这里，苗振山的父亲哭起来，但这是抑制的有节制的哭泣。他的干巴粗糙的大手不停地擦眼睛，泪水却依旧汩汩地流出来。他的眼睛就像山坡坡上往外渗水的咸水泉，渗出一串浑浊的黄水。李毓奇静静地坐着，没劝，也没说话。苗振山的父亲就又接着说起来：

从常家河的凤凰山走上七八里就是榜罗乡的龙首山，再走就是榜罗梁，顺着山梁上的公路走，当天天黑的时候我就到了积麻川。这一天走了五十里路，挣扎着走的，心想不能在半路站下，站下就冻死哩。天冷得很呀，西北风刮在脸上像是刀刀割着哩。是腊月嘛，三九天气嘛。我又没棉裤，就穿着夹裤。光脚穿着一双破单鞋。走着走着就把人冻僵了，走不快，但又不敢站下缓一缓，怕缓下再起不来。积麻川是榜罗公社的一个大队，是个大庄子。想找个人家住下，人家不叫住，找了三四家人都不叫住。有一家人说我：你这个样子，谁敢叫你住。我听出来了，人家是怕我死在他家里。从常家河到积麻川，我就没要馍馍。我知道，通渭县的各乡都一样，要不上吃的。

在积麻川的村庄里，我钻进一个场上的草垛里过夜。路上把人就冻僵了，钻进草垛里冻得睡不着，抖抖索索地蜷了一夜。早上起来走不成路了，手脚都冻硬了，能站起来，可迈不开步。就又在草垛上坐下了。等着太阳出来晒了一会儿，慢慢地把腿活动开了，能走路了。

以前上洮河的时候，是公社组织的，我们从常家河到榜罗，再到陇西，都顺着大路走。这天起来后没走大路，大路太绕远。我想快些到陇西，陇西的川大，通火车，比通渭县富足，想着要快些到陇西县要上些吃的，再饿一天就饿倒哩。我就打听怎么走路近一些。有人说，从这条沟里走出去就是陇西的云田乡了，有火车站。那条沟叫贺家沟，沟大得很，深得很，有三十里长。顺着沟走没有人家，但有零零散散的人在沟里走着。我试着跟他们要吃的，没人给，说他们也是逃荒的，没吃的。口干得很，喝不上水，但有冰，沟里一路上都有冰，我就砸着吃冰块。冰上走着省力，路平，但走着走着就滑倒了，绊上一跤。

《定西孤儿院纪事》 院长与家长(6)

这天走了四十里，天黑时到了云田。在云田要上饭了，要了十几个人家，吃了有一碗汤。每家给一点点，舀饭的铁勺舀上半勺汤汤，或者给上个碎蛋蛋洋芋。时间不长，来了一趟火车，是客车。我问也没问就上车了，跟坐车的客人要着吃；要上了半块块烧饼，二指宽的一条条。当时心想，这在车上要饭还好要，可是车走了几站路列车员就把我赶下去了，说火车不是要饭的地方。下了车才知道到文峰镇了。在文峰镇要了十来天。这里能要上吃的，每天都能要上些，但没吃饱过一顿。白天要着吃，夜里睡在火车站的候车室。候车室里逃荒要饭的人多得很，没人撵，我就多要了几天；候车室有火炉，不很冷，能睡着。在文峰镇要了十几天，一天又上了火车；这时间我知道兰州在哪边了，也知道陕西在那边了，我就上了去陕西的车，到宝鸡下了车。在苗家崖湾的时候，修路回来的人们说我女人去宝鸡要馍馍了，我就想着到宝鸡要馍馍去，看能打听着不能。

在宝鸡要饭到了夏天，又到了陕西东部——靠近潼关那一带。后来又扒火车到了宝鸡。到了腊月，听人说通渭政府给农民放粮了，我就要着饭回到苗家崖湾了。

李毓奇问，在宝鸡没见着你女人吗？

没见着，打听不着。甘肃人到宝鸡要饭的多得很，没办法打听。

家里情况咋样了？

回到家里，就我一个人了。我出去要馍馍半个月，我娘就下场了。庄里人知道的时候在

UnRegistered

炕上硬硬个了。我们村里的苗队长收拾着把我娘给埋了。回到家先给我娘上坟。娘没有埋在祖坟里，没棺材，就埋在庄后的山坡坡上了。哎呀呀，坐在我娘的坟前头，一下子就想起了饿死的娘，想起了外出讨饭的我大，想起了逃荒去的女人，还有两个不知下落的儿子，还有兄弟，心里那个难受呀，火烧一样地痛……

你怎么知道儿子在定西的？

不知道呀。只要有逃荒的人回来，我就打听，见过我的振山振海没有？前半个月，有个逃荒在兰州要下馍馍的人回来了，到家了，跟我说，他在兰州看见过振山和振海，可能叫收容所收容了。他叫我到通渭县福利院去看一下。他说娃娃们被收容以后要送回县上，家里没大人的话就有可能送到福利院。我就到县上福利院打听了，没有；又到城关福利院打听了，也没有。城关福利院的院长是个年轻妇人，说我：你到定西的专署儿童福利院打听一下去，专署儿童福利院从通渭收容所拉走了三四车娃娃，有些娃娃是兰州送回来的，看那达有没有你的娃娃。我就来了。没钱坐车，一路走一路要饭，走了三天。

李毓奇不出声了。那位父亲静了一会儿又说，我大也饿死了。我大走得比我早，还是 59 年的春天离开家的，也是去年腊月里往家走，走到榜罗乡的境内死在榜罗梁上了。四罗坪的一家人挖个坑把我大埋在山坡坡上了。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这趟看完振山振海，回去我就要想办法给我大迁坟去哩。

你们那一带的情况就是严重。福利院有一帮流浪乞讨的常家河公社榜罗公社的娃娃。

对对个的。苗家崖湾是个 700 人的大村子，现在剩下 200 多口人了。

你的两个娃娃乖得很，学习也好。

那两个娃娃前两年在村校上学，老师就夸他们爱学习。

你明天再看一下娃娃就回家去吧，叫他们在这达安心上学。

李毓奇站起来了。苗振山的父亲还没明白啥意思，李毓奇又说句你缓着吧，就走了出去。苗振山的父亲怔了一下追到门口说，你是个善人呀，我怎么谢你哩？

李毓奇说：

不要谢我。你要感谢共产党救了你的娃娃。

后记：1962 年，国家实行巩固调整的经济政策，定西专区撤销了定西县城南的定西专署卫生学校，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从一部二部迁移到卫生学校的旧址上。也就是这一年的夏季，苗振海突然患急性痢疾。头一天拉肚子，第二天送专署医院，第三天就死在传染病科的病房里。当时医院也搞不清楚这孩子何以如此迅速的死亡，提出来要解剖研究，但李毓奇没有同意，叫其哥哥苗振山和几个娃娃用架子车把他拉到那时候还是乱坟岗子的南山根埋葬了。1965 年，国民经济已经好转，定西专区各县福利院的许多长大了的孤儿已被招工，更多的娃娃被亲戚领走，孤儿人数骤减。于是专署作出决定，撤销各县的儿童福利院，将剩余孤儿中的小娃娃集中到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将四年级以上的孤儿送往靖远县河靖坪，在那儿成立了半工半读性质的靖远儿童教养院，试图叫他们在那儿成长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开荒种地走向他们的人生。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除去部分被兰州医学院、兰州炼油厂、玉门石油管理局和甘肃生产建设兵团招工的孤儿之外，其余孤儿均于 1969 年被政府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名义遣返原籍。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不复存在，河靖坪儿童教养院更名为定西专区五七干校。1974 年的一天，在专区干校改造思想的李毓奇在地头上和定西专区水利局的一个副局长聊天，那副局长说他是常家河公社苗湾人，文革前曾在通渭县常河公社当过书记。李毓奇就跟这位副局长讲述了一位常河苗家崖湾大队的父亲来福利院看望儿子的故事。

这位副局长大为惊讶地说，你还认识苗家崖湾的人呀！苗家崖湾的苗家和苗湾的苗家是一个苗家，我和苗振山是一家子，远亲方。他的大我要叫爸爸哩。副局长问李毓奇苗振山后来到哪儿了？李毓奇回答那娃娃招工到生产建设兵团的第十一团去了，后来又调到玉门镇的饮马农场了。李毓奇问副局长：苗振山的家里情况怎么样？父亲还是一个人过日子吗？副局

长说，1962 年省上派工作组到外省招回流落异乡的甘肃人，他娘被工作组叫回苗家崖湾来了。他娘在陕西跟了个男人，回家时怀着陕西人的娃娃。那娃娃出生以后苗振山的父亲当成亲儿子一样拉扯着哩，娃娃出生两年，娘得胃病下场了。老人下场了要写功德谱哩，有一个堂兄不叫写那娃娃的名字，说他不是苗家的后人。我那天也是听着苗振山的娘下场了，去苗家崖湾走个礼去，正遇上振山家的一帮叔伯弟兄争执这事哩。我看粗人要用粗办法，——细道理对牛弹琴呀——我就把那个堂兄骂球了一顿：你能得很，你知道你是你大日下的吗？如果你娘跟别的男人睡觉怀上你了，你能知道吗？你的名字就不写进你娘的功德谱里吗？说得那个堂兄再不出声，写的人把那娃娃就写上了。

那个副局长说，苗振山的大再也没说媳妇，一心一意地拉扯那个娃娃着哩。

注 1：旧度量衡，一斤为十六两；

注 2：甘肃有很多地方把父亲叫大，把父亲的哥哥叫大大，二大，三大……把父亲的弟弟叫爸爸，二爸，三爸，四爸……最小的爸爸称尕爸；

注 3：热水瓶在生活中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大都称其电壶。

《定西孤儿院纪事》 后 记

《定西孤儿院纪事》 后 记(1)

后记

以什么姿态为记忆？

——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李昱

1 抚拒遗忘。

尽管多为当事人的采访纪录，写法也多为《聊斋》式的笔记体，语言也控制得近乎无血无肉无情感的瘦骨嶙工，但是同此前的《夹边沟纪事》一书一样，杨显惠仍将他的新书《定西孤儿院纪事》一书的文体定论为小说。是的，即使当事人的回忆，你敢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复原？何况，还有那么大的外在压力，“丑化”“歪曲”的帽子随时都有可能抡过来，非/纲头/铁臂，杨显惠歪能不怵。但是读了它，任谁都不会怀疑它们的真实。还仅有历史和时间地点背景的真实，还有细节的真实，生活的残酷，人生命运的苦难，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你已经哭不出来了，没有眼泪可流了。特别是当它已不是一个或几个具体的“坏人”造成的时候，你也没有恨了，只是庆幸，庆幸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他们和他们的母亲、孩子，已经告别或远离了这黑暗的日子。

党和国家的正史，已经早已为那段历史作了结论，制定和推行那种“左派”幼稚政策的人也已作古，人们似乎也选择了“原谅”和“遗忘”。领导一个全新的制度，管理一个贫穷的大国，那里避免得了失误？更何况当事人怀有那样崇高的动机和理想。何况那样的饭死人事件，只是一个大国的局部，百万，几百万比七、八亿的局部。

但是，从那种境遇中活过来的孤儿，却不能忘记。亲眼看见一家七八口、五六口亲人饿死情景，侥幸活过来的人不能忘记。今天，后世的国人也不应该忘记。按照犹太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的观点，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的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的是道德感的丧失。杨显惠的写作既是伦理的忠诚，又是道德的践行。他在上山下乡和后来工作过的甘肃生产建设兵团，认识了一些夹边的和定西孤儿院的幸存者并同他们交了朋友，朋友们透露的人生经历，在他内心唤起了“不该忘记”的道德和伦理情感。也成为他的梦魇。他是为了那些“不该忘记”的才当了作家，还是当了作家才想

UnRegistered

起那些“不能忘记”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到了远离西北的天津，他每年都有四、五个月的时间，自费沿着朋友提供的线索，去采访，去寻找，终于形成《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这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剜心”的非关个人，也非关家族之痛的“整个中华民族之痛”。(《当代》杂志在发表《夹边沟纪事》时写的“编后”，见《文艺报》2007年5月19日1版任晶晶文）曾以《黑夜》一书而获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犹在作家威塞尔说：“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下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D30版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同威塞尔不同的是，杨显惠不是定西孤儿院，也不是夹边沟的幸存者，无权作为见证者，《定西孤儿院纪事》也不是本来含我的“见证文学”。但考虑到他采访的见症人无做假动机，他们自身又无文字呈现能力，作者扮演的应是见证者代言人的角色，他无权如威塞尔那样被称为“人类的信使”，但却无愧于“历史和社会良心”的角色。在当今小说的名声被商业化写作，游戏式写作，个人情感渲泄式写作严重败坏的时候，杨显惠的写作方式和他对遗忘的抚拒方式，都可以与人类的尊严、作家人格的高贵，高尚并列。

《定西孤儿院纪事》 后 记(2)

2 以”人性道德的理论记忆”。

徐贲在上引《人以什么理由来忘记？》一文中写道：“哪怕对那些关系不深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由人性道德的忘记而联系在一起。借由人类共同创伤的忘记，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落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大责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定西孤儿院纪事》不仅是抚拒集体遗忘的书，而且是以“人性道德的理由”来记忆的事。它没有如当前一些“全革式大报告”式纪实文字的自负和夸张，但却在背景和细节 上小心翼翼地探寻着造成如此人性大悲剧的存在和根源。

几乎每一个人幸存孤儿的讲述中，都出现当时的一些事件的名词，它们无一例外地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但在当时却直接造成了饥荒的大悲剧。恰巧笔者当时也在农村，也葆有对这些名词的记忆。在与孤儿记忆的叠合中，可以看出当时农民真实的生存情景：

（一）“征购粮”：它源于五十年代 初国家为解决工业化和城市人口生活所需的“统购统销”政策。理论上它征购的是农民的余粮，合作化以前针对的是家有余粮的富裕户，也发生过到农民家“搜粮”强征的事；合作化以后，国家依据估多，直接从生产队打谷场上收走理论上的“余粮”，开始给农民留的数字还可勉强维持；公社化、大跃进以后，受“浮垮风”的影响，农村各级领导夸大产量，这样就发生了天粮留给农民，或留得极少的现象。《定西孤儿院纪事》所写的甘肃和河南省，是“浮夸风”最严重的地区，也是农民被剥夺得最为彻穷的地区。而“公共食堂”又使大量的粮食浪费掉了。个别农民在山荒地带自垦，收了些耐旱的谷子，胡麻之类，就成了搜的对象，当集体已无粮可供时，农民就无路可走了。据笔者所见，今天已有许多经济学家，称当时的政策是“剥夺”农民的政策，它的历史功绩是打下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抽了一些有关经济民生的大项目，但农民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不是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当时普遍存在的违背科学发展和实事求是的“浮夸风”造成的。它所造成的恶果，至今仍是制约中国发展的思想和社会结构瓶颈之一。

（二）“引洮”工程及其他。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各地都上了一些大的水利工程项目，如我的家乡就有宝鸡峡工程，将渭水引向渭北同原，使旱地变水田。开始兵精粮足，对征用的民工实行军事化管理，出身不好的人、有问题的人想去也去不了。后来不出现了粮荒，但任务指标并不减，于是去这里工作，成了对出身不好和有问题的人的惩国手段。我亲眼见

Unregistered

过，好端端的邻居，上宝鸡峡不几天，回来就全身浮肿，大病在身。本书中好多人的父亲、哥哥，都有在类似工程中的惨痛经历。后来这些工程被迫“下马”了，如“宝鸡峡工程”在“文革”中才完成。

（三）“搜粮队”。从“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后就有了，合作化前针对的是不愿将余粮卖给国家，惜粮如金的中农、上中农。后来不针对同样惜粮的一般农户。“公共食堂”出现粮荒时，搜粮就成了乡村一景，哭喊打闹，极为悲惨。搜粮队成员一般由村乡干部和乡村“恶人”组成。针对同村人拉不开脸面的情况，又有了这个村搜那个村的“创造”，其中又搀杂了村社报复的现象。因为父亲是村贫协主席，到我家的搜粮都比较文明，以至我在上中学的头一年，仍然享受母亲开的“小灶”。但到我家搜钢铁那次都记忆深刻，不仅搜走了大锅小锅，和所有与铁有关的家什（锄头等生产工具除外），连今天看来于以称为文物的古代刀、茅等也一件不留。本书中的“搜粮队”就象鬼子进村，使许多家庭、老老少少、一下子断顿。实际上，他们也都是一样饥饿的农民和为上级任务所迫的脱产干部。

（四）“炒豆子”、“掀着绊”、“饼匣子”。这是乡村干部实行的一种逼人就范的民间刑法，其成员多为运动中发现和培养的积极分子，以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居多。当一个有自尊心的男人被同类这样凌辱折磨时，其内心当如何？《父亲》中的父亲就是这样彻底失了去一个男人的尊严，即使不饱死，也将成为一具活死尸。其实，在当时的农村，被当众吊打的事，我也不是没有见过。

这些，和“文革”的荒谬，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忘记，尽管它们已经淡出现实生活视野。杨显惠上它们在孤儿院的回忆中复现，显然不是为了让人们仇恨，而是让人们警惕。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的巨大跨越，并且已经颇有收效的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盛世修史”，《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虽然只是涉及部分地区，部分人的苦难史、血泪史，但它涉及的却是当代人的道德义务，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责任。

《定西孤儿院纪事》 后 记(3)

3 记住苦难，也记住爱与温暖。

笔者一直认为，人生经历中的苦难，对于经历老是一把双人剑，它可以让一个人为得冷漠、自私、残忍，内心充满仇恨，也可以使一个人的心灵充满温暖和阳光，同情、善良，对他人充满关怀与热爱。关键是他的记忆选择是单向复的还是多向复的，是只记住社会和人们亏欠了自己的，还是同时记住了社会和人们给予了自己的。杨显惠的笔下之所以充满了生命和心灵的热力，就是他并没有在大苦大难中失去对于社会和人性的肯定，在直面惨巨的人生苦难时，并没有迦回避，甚至刻意回护了人性中的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爱。所以《定西孤儿院纪事》既是一曲曲低沉哀婉的挽歌，又是一首首暖意融融的爱好赞曲。

这里有刻骨铭心的母爱、父爱、兄弟、姊妹之爱，以及隔代的祖父母对儿孙辈的奉献。当从公共食堂打来的饭汤越来越稀的时候，我们的母亲将底下稠一点的打给能劳动的丈夫，打给家族的继承人儿子；当饭盒只有几勺稀汤时，他又全部分给儿女们，自己却谎称吃过了；一家最早饿死的往往是母亲。当公共食堂已无饭食可供时，我们的母亲又带领年幼的儿女去挖剥已经很稀少的树皮、草根，去搜寻往日烧炕用的谷衣、禾杆，在自己的饥饿中将它们加工成形式的“饼子”。当实在无法可想的时候，又是母亲、祖母，将家里仅有的可以吃的东西，留给要出外讨吃的儿女。为了儿女的生存、多少母亲、姐姐带着子女、兄妹，牺牲自己的道德尊严，嫁给家境稍好的人家，不管对方是老是残。更有甚者有的母亲为了儿女有符合上孤儿院的条件，竟精心而冷静地安排了自己的死。牺牲自己，“换儿女一条生路，“给儿女一条生路”几乎是所有身处绝境的母亲的自觉选择。这是多么高尚无极的母爱，多么伟大的

母亲！而《黑石头》、《老大难》、《守望殷家沟》等作品中，幸存孤儿的回忆，其亲情又是那么浓烈和感人至深。

如果说母爱及亲情渴望之爱，是作为换群，家庭的人的本性，（正因为如此，一家重点保护的往往是可以将来顶门包户的儿子，女子、老人，往往最先牺牲，所以这种爱也是有文化意识的偏见和局限的），也更容易成为关注和写作的视点的话，那么《定西孤儿院纪事》另一个独特之处，就是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人留给孤儿们的美好记忆。第一次让人们看到不灭的人性的是《走进孤儿院》中送孤儿去福利院的村民和干部，为了不使孤儿途中冻饿而死，他们一种上叫着他们，又在柳条筐中垫上软草，其仔细、精心让人看到这些无名者的善良和关怀。第二次让人感动不已的是《顶风》中护送孤儿的原定西专畏于校老师，观福利院教导主任王兴中，一路上对孤儿无微不至的袒护，已经难能可贵了，为路易的莲莲母亲尸骸的流泪，并帮助莲莲埋葬母亲骸骨的行为，让人看到自己不是一个教师的责任心，而且人性的光辉和伟大。此后的中是叙述的重点，已不完全是大同小异的逃荒和死亡，而是地方政府，福利院教师、阿姨、原先全心全意的救助行为，他们对孤儿如亲生儿女般的关爱。先后在《黑眼睛》、《打倒“恶霸”》、《院长与家长》、《梦魇》中给以充分描写的有上皮芳，李毓本（李院长），林大夫（林保新），慕家祥等等，应当永远如父如母一样活在孤儿和人们的心中。尤其是李毓本，本来是一个县的县长，因为冤案，号查无实据被挂起来，在救助活动中才被抽调临时负责福利院工作，但他却以高尚的责任感和巨大的爱心，赢得了孤儿们的热爱与尊敬。《送朵丫头回家》里的专署民政局秘书马永群，为了不让一个孤儿无家可归，多次到一个县的收容站落实、并且亲自骑着自行车，驮着孤儿一村一舍打听寻找。作品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大面积饿死人事件引起重视后，体制的救助力度。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定西孤儿院纪事》不仅是一部抚拒遗忘，以细节和人的命运方面补充和丰富正史的书，也是一部歌颂和肯定人性光明的书。它给当今人们的不只是痛苦和反省，还有灵魂的洗涤和提升，欲望的克制。

2007 年 5 月 23 日草毕。

UnRegistered